



《爱的见证》

翻译：美赫锋 美赫燕

目录

关于穆罕默德玛司特	1
努力见到我的本来面目	3
“做我的活花环”	8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11
全知者美赫巴巴	14
“我是爱之洋”	16
神奇的达善	22
革命者成为巴巴爱者	23
巴巴回应了我的祈祷	25
到至爱足前的旅程	27
他给予爱的拥抱	33
一个无神论者的神爱证明	36
寇诗德的内视	39
用歌声荣耀主	42
与神的约会	45
遇见美赫巴巴	49
红心之王	51
收获他的恩典	57
首次见美赫巴巴	59
爱——心灵的语言	61
巴巴的全知	63
白血球	64
臣服于美赫巴巴	65
平衡与净化	68
阿瓦塔式巧合	69

关于穆罕默德玛司特

作者：沃德·帕克斯

1936年8月，美赫巴巴的满德里凯库希如·普利德，在孟买街道上发现了一位玛司特，将他带回拉乎里，巴巴刚在此为疯人和神醉者建立了第一所埃舍。

穆罕默德是孟买穆斯林社区对这个年轻人的称呼，因神圣陶醉之心血来潮搁浅的穆罕默德，用威廉·邓肯的话说，是个“问题玛司特，被灵性道路上的荆棘缠住”。正如巴巴后来解释，穆罕默德其时卡于第三和第四意识层面之间，处于一种极其困难的入魔（hairat），或者说一种入迷状态，没有大师的帮助几乎不可能从中解脱。这种状况的极致与敏感，无疑有助于解释他——再引邓肯的话来说——即使按玛司特的标准都“怪诞”的行为方式。

在拉乎里，穆罕默德会坐在埃舍的门边，咒骂任何接近他的人；其他时候，则一连几个小时，低头在土里搜捡，寻找他所谓的“地史”（穆罕默德如今弯腰驼背的样子证明了这一终生习惯）。然而，不管他如何顽固和难处，却似乎真正爱戴巴巴，盼望他每日来访。每天巴巴到来时，“仿佛在穆罕默德生命深处点燃一团火，瞬间照亮黑暗和缠结的道路……”（《行道者》第48页）。

以这种方式，穆罕默德在最初的玛司特群体中占据一席之地，通过他们，巴巴连续而集中的十五年玛司特工作阶段开启。今天，时隔六十三年后，当巴巴联系的所有其他玛司特、圣人和灵性高级灵魂早已退场时，穆罕默德仍在我们中间，作为埃舍的最长期永久居民住在下美拉巴德，并（据推测）在此进行其灵性工作。所有这一切皆表明他与阿瓦塔及其工作有着非常独特的联系。实际上作为第五层面的瓦隶，穆罕默德还享有我们所知唯一现存灵性高级埃舍成员身份的殊荣。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拥有伟大命运者，巴巴讲过再过几世他将成为至师。

看到今天的穆罕默德，一个人很难想象他会拥有这样稀有的殊荣；他弯着腰、慢慢走动的样子，更像是马哈拉施特拉版的“ET”（美国电影中的一个角色）。这么多年来，易怒与贾拉里型暴躁业已沉淀，其外表和举止明显变得更加孩子一般。然而即使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也禁不住被他的眼睛所打动，其所带氛围始终渗透着一种古老的感觉，令人心生敬意乃至敬畏。

这个非凡者是谁？除了五十年前威廉·邓肯在巨著中所记，我们对他还知多少？他来自哪里，如何成为他今天之所是？

1999年夏日一个炎热的上午，我向艾瑞克·纳德尔提出这样的问题。艾瑞克是自1970年代中期就来美拉巴德居住的居民，住在紧挨“穆”的房间里；他如此称呼穆罕默德，并贴身照顾玛司特的生活。凭借一口流利的马拉地语，也就是穆罕默德的母语，艾瑞克谙熟甜蜜语言哄玛司特的艺术，多年来经由此道，收集了这个伟大者青年和早年的许多信息。下面是从艾瑞克的传记宝库中摘取的几条。由于“玛司特学”（或者说对玛司特的研究）是一门很初始的科学，这些细节尤其有趣，因为它们从一个高级玛司特自身的角度，阐述了他是如何居于目前其实际行动领域之更高意识世界的。

“不要以为，”艾瑞克开头说道，“穆坐在那里对我们直接一次性讲完自己的事。一开始他很难忆起早年生活的任何片段，相比过去形成经历的时期，现今他的心的运作方式已截然不同。而且，任何玛司特的心运作都是缓慢的，此乃其特点之一。”正如美赫巴巴亲自阐释的：心止是神。

心动是人。

心慢是玛司特。

心快是疯子。

在某些方面，穆像其他玛司特，完全跟孩子一样，诱导他回忆的过程要求耐心，运用魅力和智慧，以适应他的意识节奏。“我会问他一个问题，”艾瑞克说，“并让一个说马拉地语的仆人重复该问题，轻柔地向他念叨；然后我会再次问他。他会回应我们，当然是用马拉地语，说道：‘我在回忆，我在想。’如此过一会儿，他会说：‘我要告诉你们吗？我要告诉你们吗？’我们会说：‘要啊，请讲吧！’这个过程会反复几次，‘我要对你们讲吗？’‘要的，讲吧！’最后他会说道：‘我来告诉你们！’接着道出答案。一旦开始，他不但会回答我们的问题，有时还会自愿讲述自己的过往记忆。

“比如，他可能说：‘我要告诉你们吗？我要告诉你们吗？我们村庄的房子是用树叶和草盖的。’

“就这样通过鼓励，让他回忆童年并向我们描述，我们得知他家里有十四个孩子，他是大家庭中最年幼的。因此被唤作‘纳纳宝’，意为‘小弟’，知道这个对我们非常有用。我们鼓励他吃饭、喝水、坐在室外或锻炼身体就容易多了。我们只要对他说：‘纳纳宝，来喝你的牛奶吧。’他会从中得到巨大的欢愉。”

实际上，穆罕默德的“真”名——他父母给他取的名字叫图克拉姆·拉克什曼·查万。因此，尽管后来得到“穆罕默德”这个绰号，他却生为印度教徒而不是穆斯林。他在拉特纳吉里长大，在马哈拉施特拉邦南部的一个沿海城镇，距离果阿海岸不远。父亲是制陶匠，他仍记得孩提时学会的一些制陶入门技艺。

“记忆之轴被几个回忆片段润滑一些后，”艾瑞克继续讲道，“我问他如何成为了玛司特。我实际上用的是‘提婆’（诸神之一）一词：‘你是怎样成为提婆的？’因为第三层面乃提婆的居所（穆罕默德此生从此状态开始了其灵性旅程），他过去常在此见到他们。

“听到我这个问题时，穆打一个响指，仿佛喻示事情发生得就这么快：‘就像这般！’

“我问他当时在哪里。他告诉我们在他家里，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睡觉。

“我问他是什么时间。他回答：‘清早。’他刚刚睡醒，站起身系用做内衣的红布。他告诉我们，他把内衣系好后就成了提婆。

“‘然后你做了什么？’我问他。他激动地回答：‘我这样举起手臂！’——他把双臂举过头顶。

“‘你这样做了多久？’

“‘大约十天，两周。’

“‘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穿上鞋子去了孟买。’

“‘你为什么去孟买？’我问他。

“这时候穆告诉我——用马拉地语，‘Pushkal dalinder bawaji ahay tita，’大意是：‘那里

有许多不整洁的可敬老人。’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但似乎尚有言外之意。这句话特别让人困惑的是，穆用‘巴瓦吉（bawaji）’这个词指称年老帕西绅士。为何会是表现为外表不洁、令人尊敬的帕西老绅士这样的事吸引他去孟买的呢？

“疑惑了好几天后，突然间我意识到穆在说什么了。他不是指孟买的不洁帕西或不洁老人，他的意思是那里有大量的玛司特。后来我就此深问他一个问题时，他的回答肯定了这个解释。”

就这样穆罕默德离开家与家人，来到孟买。这段时期，就像威廉·邓肯记录的，穆罕默德被众多赌押“棉花日价格走势”的赌徒追逐，投机者为此会纠缠公认的灵性高道，求得暗示和指点。普利德找到他时，穆罕默德在街头流浪，晚上睡在一个小货摊下，向这些棉花投机者提供点拨，以换取饮食。“他成为玛司特后，”艾瑞克说，“不再清楚如何获取食物，似乎成了他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普利德给了穆罕默德多年来的第一顿美餐。

“穆罕默德告诉我们，当他在拉乎里第一次见到巴巴时，没认出他，但还是想拥抱巴巴，巴巴也想拥抱他。他们相互拥抱了，穆说，两人都非常开心。过了些天，穆认出了巴巴是谁：‘Dharma cha Dada，’意为‘人类古老信仰之兄长。’”

所有这些回忆源自穆罕默德 1920 到 30 年代的早期生活。“到如今，”艾瑞克说，“我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纳纳宝’（小弟），坐在下美拉巴德 1948 年建的平房后廊的椅子上。他似乎没做多少事，我若随意问他：‘你在做什么？’有时他会回答：‘Danda challoo hay，’意为‘我在干我的行当。’”

穆罕默德玛司特现年已约九十多岁了，人们仍能看见他在满德里大厅的门廊上“干他的行当”。

随着岁月流逝，本时代阿瓦塔的生活逐渐退出第一手记忆，成为历史和文字记录；穆罕默德玛司特成为至爱巴巴工作的一个最重要阶段与方面的、最后活的提醒者之一。巴巴到底对玛司特做了什么，无人能知。就算知晓，我们绝大多数困于浊意识层面者也根本无法理解。无论这场游戏如何，穆罕默德玛司特似乎都是巴巴的主力队员之一。作为全人类永恒至爱之爱子，他的名与事迹都将在未来的时代被纪念与珍爱。

努力见到我的本来面目

作者：瑞克·查普曼

我是上大学时对神秘主义发生兴趣，在这期间听说美赫巴巴的。我接受他为我的大师，相信他是阿瓦塔。那时我 23 岁，还是个孩子。在这个年纪一个人能知多少？但我内心知道我是巴巴的，巴巴已开门迎我入内。大学毕业后，我申请了富布莱特奖学金，到印度教英语，并研习美赫巴巴。无论如何我都不是最有资格的，但巴巴慈悲地使之成为可能。

1966 年 8 月，我在（古吉拉特邦的）艾哈迈达巴德任教，有十天假期，我得便立即启程赴孟买和普纳，去拜望一些巴巴爱者。我在火车上度过了一个典型的三等车厢之夜，经过九个小时疾驰 250 英里的行程，从艾哈迈达巴德抵达孟买。孟买中心的基山·禅德·伽吉瓦尼和索拉伯吉·西甘珀瑞亚在车站迎接我，将我接到孟买中心。我一坐进汽车，大清早还在睡眠

惶悚努力分辨谁是谁、自己又是谁的当口，听到了最宝贵的言语，仅次于终极“道言”：“巴巴召你 17 号去见他十分钟。”我仍然在做梦吗？

距离 17 号还有七天，这天是 1966 年 8 月 10 日。这给我整整一周的时间，看自己的心怎样翻跟头；我的头脑以平时两倍的速率，跳愚蠢的快步舞。

特别巧合的是，邓·史蒂文斯（《听着，人类》编辑，《神曰》编辑之一）也将于同天到达孟买。西甘珀瑞亚和伽吉瓦尼带我到住处，我洗漱毕，用完早餐，到街对面邓住的旅馆给他留言。

一年前我在旧金山见过邓，可以说，我也是在那里开始爱上美赫巴巴。在旧金山，我初闻至古者新近降临的消息约一两周后，曾与艾薇·杜思详细谈论过巴巴。我还在邓的电影中看见巴巴，当即决定接受他越来越稀少给予的撒唔斯，时间定为 1965 年 12 月的撒唔斯。（结果成为怎样的撒唔斯——巴巴因当时的工作压力以及虚弱的身体，取消了撒唔斯；通过取消外在走向他的旅程，迫使每个人于内心接受他的达善，我们本应且终获达善之处。）

邓于傍晚从他工作的科钦到达，我们在他住的旅馆房间谈了约三个小时。交谈中，他提到巴巴的两部重要著作即将以新版本出版发行。已近售罄的原五卷本《美赫巴巴语录》，很快将以三卷本的形式，在日本再版。《神曰》也将以二次校对版本，在美国再版。

当晚我们与拉姆·金德医生和夫人共进晚餐。拉姆在印度是顶尖的神经外科医生，他频繁被召去为巴巴治疗。他说单就巴巴时常经受的身体痛苦而言，一般常人都是绝对无法忍受的。金德回忆说，他去美拉扎德为巴巴检查和治疗时，巴巴经常看上去毫无问题，巴巴自己也说疼痛已经消失了。然而据满德里所讲，巴巴健康的这种骤然改善，只持续医生在他身边那么久；拉姆转身一走，巴巴的帕瓦蒂伽式疼痛就会再次回到他身上。

第二天，邓和我谈起我们首遇后过去的这一年。在泰姬陵饭店用午餐时，我见到纳瑞曼和阿娜瓦丝·达达禅吉以及凯梯·伊朗尼，三位巴巴的最亲密老爱者。邓下午出发去机场，我去纳瑞曼家谈巴巴——唯一值得填满人心者，一直到晚上。他们忆起八个月前罗伯特·德雷福斯的来访，他从波士顿搭便车，不远万里来赴 12 月的撒唔斯之约；结果在 11 月得到自己的私人会见。我则回忆罗伯特回到波士顿，满载着巴巴对艾伦·科恩和我本人的爱的祝福，我们差不多同时走向巴巴，并带来神人对使用毒品的建议：“若毒品能让人证神，那神就不配为神。禁止毒品。”

我告诉纳瑞曼和阿娜瓦丝，距离一瞥我们的至爱巴巴，还剩六天……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巴巴的秘书阿迪·K·伊朗尼从阿美纳伽打来的，说我原定 17 日见巴巴的计划取消，会见提前到 15 日周一，早上九点于美拉扎德。

14 日晚，我参加了孟买中心的每周聚会；用过晚餐，登上去普纳的夜班列车。11 点，火车准点离开维多利亚车站，我内心忐忑不安，好在计划没再变。此刻我已确实实在奔赴圣酒本身的路上了！

早上 5:30 火车到达普纳，我发现阿迪和普纳爱者巴乌萨正在站台找我。他们即刻把我引到阿迪的车停车处，去阿美纳伽约两个小时的路程随即展开。我们到阿美纳伽时，太阳已完全

跃出地平线。阿迪快速检查了一下邮件，我顺带瞧了一眼他的办公室，阿迪随后匆忙带我去他表兄萨若希·伊朗尼的家。在此我洗漱并吃早餐，吃饭中间，嘴里说的、耳里听的，全是巴巴的名。

“巴巴特别讲究时间。”阿迪伸手帮我二次盛饭时说。“不过别担心，”他说，“他会责备我，不是你，若是我们在你约定时间九点迟到的话。”我倒不太关心责备谁的问题，我在意的是跟永恒者的准时赴约，经漫长等待已近在眼前的这首次的相约，以充分享受永恒时间。我匆匆吃完早饭。

我们从阿美纳伽疾驶九英里到美拉扎德——沿途风景就像堪萨斯州东部，除了远处的高原、泥屋的村庄、路上的牛车和村民，当然还有终点的神圣化身。汽车从主路转入一条通往美拉扎德的私僻道路——“依扎德，阿扎德”——意为唯一值得崇拜的解脱者在人间的居所。这里是神的家。我们到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间石头水泥建筑的平房，散落在泥地院子中间。不见有人，只有几只鸡和一条狗，在汽车停车扬起的烟尘中抬头张望。

车子停下时，埃瑞奇笑容满面地来院子里迎接我。我认出是埃瑞奇，我从电影和照片上见过他，他说：“你能来这里真好。”我一心想着离巴巴召见我，只剩不多几分钟了，把鞋子挨着满德里大厅门口的一溜凉鞋放好，走进去。我几乎一眼就认出房间里的巴巴，在浪费了两三年的光景后，终于看见他就坐在右侧角落的椅子上。

巴巴当时在闭关，却允许我来见，体现出慈悲实义——你所获得的，是你所不配得也无法衡量的。这个同他见面的机会，为他慷慨准予。见他，就像见最亲的密友亲朋。没有任何陌生感，只是瞬间被拉近。当然，这怎么不可能呢？一切众生内的一切众生的大师，张开双臂，露出他明灿的巴巴式笑颜。我只是走过去——我常描述距离为十五英尺，实际上只有约两英尺半——到他的椅子前、他的怀抱里。

我很清楚巴巴身体的虚弱状况，我在《家书》中读到他一直承受怎样的痛苦。因此当我俯身拥抱他时，我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只是很轻柔地胸贴着他的胸。你知道和人拥抱时，头是相互交错的。我正处在这种姿势时，一个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转过来，傻瓜！看着我。”我转过来对着他的脸，他的眼直视我的眼。就仿佛光从他倾泻出来，他眼中的笑意好美。这是个美好的交流时刻，我只能这样形容。然后巴巴亲吻了我的额头，我又转向另一侧拥抱他。埃瑞奇此前对我说过：“巴巴想让你拥抱他，然后坐下。”我拥抱后顺势坐了下来。字面上的理解显然不合巴巴的意思。我见他脸上略显惊愕，因为我直接坐在了他的脚前，埃瑞奇说：“不，不是，我们坐这边。”他让我退后靠墙，面对巴巴而坐；我双腿盘起。

我退后坐好后，宝上前为巴巴按摩了一下小腿。埃瑞奇开始翻译巴巴的手势。初次看这些手势，就像看象形文字。虽然我反复读过巴巴的手势，我在电影里看到过，但其效果好似每个手势是一个框，巴巴的手、手指和手臂在其中所创作的象形文字讯息，为我无法完全吸收。只是看着巴巴的交流方式——如此的天衣无缝——就对我冲击力巨大。巴巴的表述全无间断，完全自如流畅。

他第一个手势是摸摸自己的胡须，看看围坐的满德里，仿佛在说：“瞧这个。”当时在西方，年轻人蓄须并不常见。我留胡须无疑是因见巴巴蓄须而起。埃瑞奇说：“巴巴赞赏你的胡须。”之后巴巴问我昨晚在火车上睡得如何。这是我对巴巴说的第一句话：“睡得很好，巴巴，但

我一直很激动。”

巴巴问：“为什么？”

我回答：“巴巴，因为现在有机会见您，全世界的爱者都渴望见您，这让人非常激动。我从美国来印度前，爱者们让我转达对您的爱。倘若我代他们每人给您一个拥抱，那我得在这里待一个月！”因为这次沉重闭关已为时很长，而巴巴见爱者，他的闭关工作就得拖延。巴巴对此没有多谈，没作表示或评论。似乎他听是听见了，但无关紧要。他打手势道：“不错，此刻你能在这里，确实非常幸运。我在严格闭关，从今天以后，除了亲近满德里，我不见任何人——甚至不见任何阿美纳伽的亲近爱者。”

巴巴开始授述信息，就仿佛是浓缩后的灵性精华。其中，我感到他告诉我、给了我需要知道的一切，受用终生。

谈到我说的我很激动的话，巴巴打手势：“不要关注头脑的念头，头脑本性如此，生各种念头，好的坏的。你必须用心灵渴望我。”实际上，他补充道：“灵性道路上什么都不要关注，甚至意识层面，或任何灵性体验。”

此刻我与唯一的知识源头坐在一起，我对灵性道路的知识源于巴巴的著述。这些事情，我从《神曰》的阅读中得来。现在他却说不要去关注，甚至唯因他写过、我才获知的“意识层面”！至于“任何灵性体验”，我迄今还未曾有过！

巴巴继续：“因为它们什么都不是，不过是孩童的玩具；因为它们全是幻相。你必须努力见到我的本来面目。”我听后如醍醐灌顶：“啊，我明白了。”

埃瑞奇跪坐着，完美无误地翻译着巴巴的手势。巴巴问：“但你如何见到我的真实面目？”他面带极大困惑，让人感觉他正面临最大难题。他对我那么人性，我想到他在向我指明问题。我不甘只做壁画，因此思索着如何作答，但他通过反问让我无暇作轻率的说辞。他打手势：“通过在心中渴望我。”

“可你如何得到这种渴望？”他打手势，“通过爱我。”

接着他再次打手势：“你必须努力见到我的本来面目。”巴巴十分严肃，我知道话题已止，该讯息传递完毕。

巴巴接下来打手势：“神定，人做。”我茫然地坐在那里，因为巴巴说这话时表情直板。随后他微笑着重复刚才的话：“神定，而人做。”他解释道：“让你在这里待几分钟，是我定的；而这个定，则由你来具体实施！我希望你多待一会儿，你见过弗朗西斯·布拉巴赞吗？”

弗朗西斯就坐我旁边，我转过脸才看见他。大厅里光线有点暗，我进来时首先看到巴巴，其他人却没看见。后来我发现彭度和阿娄巴也在那里。我说：“没见过，巴巴。”实际上，目前为止，我的眼睛没离开过巴巴。巴巴打手势：“见见弗朗西斯。”我把这当作一个暗示，类似于：“好了，放松一下，活动活动。”我读过弗朗西斯的书《与神同住》，我伸手与弗朗西斯握手。弗朗西斯属于那种执拗类型的人。他念了自己最近写的一首诗，提到 LSD（迷幻药）：

别想拿 LSD 之旅挡我的路，

我的路一直畅通无阻，我只受爱的指引——明白？

巴巴一时望着我问：“你收到最近我给理查德·阿尔伯特的信件复印件了吗？”在这封信中，巴巴回答了阿尔伯特有关 LSD 的提问。我说：“收到了，巴巴，很棒。”巴巴微笑着，实际上脸色都变粉红，显得非常高兴。那是他跟我对于毒品的唯一交流，尽管前几个月我一直在传播他有关毒品的讯息。

接着巴巴打手势道：“弗朗西斯还要读一首诗，一首格扎尔。你知道什么是格扎尔吗？”这显然不是个修辞学问题，我说：“巴巴，我想是第六层面的圣人看到神无处不在，却不能跨越他们之间的距离，唱给至爱上帝的歌。”巴巴瞅了我一眼，当然这也许是我给出的最可笑的解释，但巴巴是慈悲者。弗朗西斯开始朗读一首格扎尔，听起来相当不同凡响。节奏缓慢，弗朗西斯说话本身也慢，且嗓音粗哑。

满德里大厅有点酒肆的气氛了。我听着，一边抬头看巴巴，见巴巴合着眼，坐在那里给格扎尔打着节拍。身体在椅子上摇动，不时睁眼看看我，仿佛在说：“难道不是这样吗？”巴巴会在每句诗结尾时打个响指。这真是难以置信的体验。我记得这首格扎尔有一段大概是这样的：

当初我来这里时本来年轻力壮，
酒肆总管倒了杯酒给我，我接过饮下。
从此我便开始了四处闲荡，
不知怎么使自己能够有用。
如若再寻得那酒一滴，
就算拿睫毛扫地也心甘情愿。

房间氛围成了这般，巴巴让气氛变得醉人。突然他伸出右手，指向大厅右侧，接下来我听到一阵嘀咕声。我从未听过这种语言，也辨不出是谁在说。原来是阿婆巴在诵读几句格扎尔，现在我知道是波斯语。醉人氛围更浓了，巴巴让埃瑞奇翻译道：

百万的爱神者在神人门前排起了队，
这百万人中，只有一人迈过门槛。
迈过门槛的百万人中，
只有一人见我真容。

接着他第三次打手势道：“你必须努力见到我的本来面目。”这时我明白此次会见的主题原本如此，因为很明显巴巴又在强调它。

然后巴巴面带严肃的表情，在这之前我没见过，也永不会忘记的、只有神能表达的一种痛苦神情，打手势道：“别辜负我。”

我对巴巴说我准备在印度待一年，会按照他的希望利用时间。我对他讲这些时，他没说什么，只是听我说。我倾诉了一些心里话，埃瑞奇说：“现在你的会见时间要结束了。巴巴希望你知知道，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抓紧他的达门（衣边）。你知道达门的含义吧？巴巴说过的。”

巴巴打手势：“它意味着绝对服从我的指示，按我说的做。”他最后的手势是：“我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是神。我是真理。”

我记得手势“T”的意思代表真理，这给前面发生的一切盖章封印。仿佛房间内发生的一切源自于宇宙生处。神揭示了寻找他的最高道路，唯他认识他自己。我离开时，有机会再次拥抱巴巴，亲吻他的脸颊。他让我顶礼并亲吻他的膝，最后我随埃瑞奇走出去。

后来，巴巴从满德里大厅去休息前，召我回去做最后爱的一瞥。我双手合十于心前致敬，“谢谢您”，我说，如果我的舌头运作正常的话，应该加上“让我来”。或者如若真的运作正常，当缄口不言，因为巴巴常说：“真正的东西是在沉默中给予和接受的。”

“做我的活花环”

作者：穆提博士（G·S·N·Moorty）

我出生于南印度一个传统的婆罗门家庭。少年时代师从瑞史克什的斯瓦米·希瓦南达·萨拉斯瓦提（Swami Sivananda Saraswati），学习“瑜伽-吠檀多”，修习体位法、呼吸法、冥想和持咒。还在罗摩克里希那教会举办的《薄伽梵歌》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我是一个印度教至上的虔信者，感到其典籍中存在着对生命问题的解答。我父亲是杂志编辑，至师罗摩克里希那的信徒，有一个约 5000 册灵性书籍的大藏书室。他还经常和其他编辑交换杂志赠本，这样他的图书室里也有几本《美赫讯息》和《美赫巴巴期刊》。那时的我满腔热情，决心把父亲图书室里的书都读一遍。我拿起的第一本书里有一张“赫兹拉（先知 Hazrat）美赫巴巴”的优美照片。照片中，巴巴迷人的散发着爱的面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实际上，这张照片对我内在产生了一种催眠的魔力。页边空白处的小标题“沉默的赛古鲁”，继而将我的灵魂引入一种忘我状态。意识恢复正常后，我发现自己产生了研习美赫巴巴文献的渴望。

其后我开始阅读《美赫讯息》。我陆续发现，巴巴的话语似乎对我在知识的智力探寻以及个人日常生活实践中，所经历的形而上谜团与灵性难题，提出了解决方法。我越来越被巴巴吸引，以至于在某时开始担心这正在损坏我同自己古鲁的关系。读到巴巴的宣称，他不是导师，他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时，我感到释然。

同时我依然笃信《薄伽梵歌》，每年一次，组织大型的梵歌诞生纪念日庆祝。我给很多灵性人物写过信，寻求他们的祝福或者一则讯息，连同我的年度报告一同发布。1941 年，我给赛古鲁美赫巴巴写信。禅吉在回信中写道：

……美赫巴巴从 1940 年 7 月以来一直在闭关，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讯息……不过美赫巴巴在闭关之前曾亲自授述一段讯息，并在后正式签名。

讯息是：

当今人类最大的需求是爱——纯洁而无私的神爱，这唤醒人类对生命中真正责任的正确感知

与理解，在给予而非接受中，在服务而非被服务中，在自愿分担他人痛苦甚于分享其欢乐中，找到真正的幸福。我的使命即在众生内里点燃神爱火花。

M·S·伊朗尼

之后，我继续致力于《薄伽梵歌》讯息的传播，以及寻找自身灵性答案的个人追求。1955年，C·D·德希穆克博士造访卡拉格浦尔（Kharagpur），当时我被派驻此地，我们成了密友。他邀请我参加1955年撒唔斯，但我谢绝了。11月，我收到德希穆克二次邀请的电函，让我汇同马哈拉施特拉团队参加撒唔斯。我仍然犹豫。直到德希穆克给我写了一封加急信，说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要我邀请我参加撒唔斯，我才最终听从。而这主要是出于我对德希穆克的尊敬和友爱才去。

德希穆克在火车站接了我，把我带到美拉巴德。第二天早上，我站在爱者等待巴巴7点到达排的长队里。当时我不是巴巴爱者，是队列里唯一没拿献给巴巴花环的人。虽然我发现巴巴的话语鼓舞人心，但非常反对他是阿瓦塔这种说词。我非常乐意接受他为圣雄（Mahatma）或圣人，而并不愿接受他为阿瓦塔，如罗摩或奎师那。

我知道巴巴保持沉默，且放弃了书写，好奇他是如何进行交流的。正当我那样沉思默想时，巴巴的汽车到了，停在度内火平台旁。身穿粉红色外衣的巴巴走下汽车，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的脸散发着金色的光芒，我惊异地看到他脸上闪动的双目，灿若最明亮的星辰。有一刻我完全陶醉在巴巴那光芒四射的美之中，这种美我平生未见。

巴巴缓慢而威仪地沿着队列向我这边走来。我这才想到也得有一个花环献给巴巴。我看到附近一棵树下有一个卖花的小货摊。我见巴巴边走边接受花环，感觉他起码五分钟以上才能走到我这儿。巴巴用手语同爱者们说话，埃瑞奇翻译。

我转向花摊，正要冲过去，感觉有人在拍我的肩。我回过头，万分惊讶地看见巴巴扶着我的肩膀，其目光穿透我的生命。我被巴巴的神性之美征服，几乎说不出话来。同时，懊悔莫及没能向巴巴献上一个花环。

这时，巴巴打手势道：“我是至古者，我知道一切。诚实地告诉我，当神本人走到你面前时，你为什么看着旁边？”

我很紧张，说：“不，巴巴。不是那样。我只是想为您买一个花环。”

“那你为何不像其他人那样，在来排队之前买一个花环？”巴巴问。

我无言以对，尴尬的境地使我局促不安。怎能告诉巴巴我一直想着反对他呢？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巴巴这个人真的是神，放过我不再质问，该多好啊。”念头闪过，巴巴打手势：“好，我原谅你，别担心。”

少刻，巴巴让我注意仍在他手上挂的几个花环，打手势说：“看这些花环。这些花朵将会凋谢，它们早晚会毁坏……可我希望你做我的活花环。”

我不理解巴巴所说的“活花环”的含义，只是茫然看着巴巴。巴巴握住我的双手，环绕在他的脖子上，说：“现在，你理解了吗？”我感到自己活像个孩子，环在巴巴胸前。

巴巴在我面颊上轻拍一下，指着我的身体表示：“对，这就是活花环。但我希望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活花环。”接着巴巴打手势道：“我知晓一切。爱我，我会帮助你。”

我再次见巴巴是在 1958 年的重要撒唔斯活动中。虽然我开始相信巴巴是一位拥有悉地的大成就者（Siddha Purusha），但仍然不能完全确信他是本时代阿瓦塔。不过自从得到巴巴的第一次拥抱，某些显著的变化在我的内在悄然而崭新地发生了。无疑，为了不让我接受巴巴是阿瓦塔之真理，摩耶会时而跟我玩鬼把戏哄骗我。这次撒唔斯活动，我居住美拉巴德的第一天，就极其愚蠢地被摩耶击中了。由于不习惯自己刮脸，早上 5 点半，我到美拉巴德唯一的理发师那里和大家一起排起了长队。在离度内火平台约五十英尺的苦楝树上，理发师挂了一面小镜子。小剃须梳、肥皂和乡下剃须刀组成了撒唔斯期间的理发室。

巴巴将于上午 7 点到达美拉巴德，因此我赶着尽早做完剃须。理发师严格要求每个人按次序来。大约四十分钟后轮到我了，我坐在理发师面前，请他快点，好赶在巴巴到来之前沐浴。

理发师正要在我脸上打肥皂，一个很粗壮的人没排队从马路对面过来，直接把我推到一边。坐进我的位子，命令理发师先给他剃须，他有急事要做。我没能挡住这个壮汉的推搡，以一种特别尴尬的姿势倒在地上，队列里有几个爱者爆发出笑声。对这个如此粗暴推我的戴甘地帽的家伙的无礼行为，没人出声抗议。理发师谦恭地用印地语对我说：“尊敬的先生，请等两分钟。别介意。给这个人弄完，我就为您剃须。”

此时我的自我开始运作。对这个巴巴爱者的粗鲁行为，我不仅震惊，还感到受辱。作为处于陌生环境的无助受害者，我开始为发生的一切责怪巴巴。我默默地对自己说：“这完全是一种戏弄。巴巴不可能是神，因为神永远公平，他是内在居住者（Antaryamin）。如此缺乏纪律与不公的事情就发生在巴巴，所谓的阿瓦塔鼻子底下，这个事实恰恰表明他不可能是神，一如罗摩或奎师那。”

想到这点，我下决心当天就离开美拉巴德，不参加撒唔斯活动了。与此同时，我还于灵魂深处无声自语道：“噢，巴巴，如果您真的是神和内居者，如果您真正地‘慈悲’与‘公正’，那么您必须关照我先剃须，而不是这个把我推到一边，用武力占先的家伙。”

念头还没完，满德里成员韦希奴从另一侧跑来，指着那个壮汉喊道：“卡里（Khare）先生，今天巴巴来得早，现在就叫你。请快过去。”

我惊呆了，想不到巴巴会这么早到达美拉巴德。同时这也给了我一种感觉，也许巴巴听到了我沉默的抱怨，以让我意识到他的阿瓦塔身份。

然而巴巴的游戏不只这一幕就完。我的下一个念头是巴巴早来只是一个巧合，而巴巴恰好那时叫这个人不过是另一个巧合。我仍然觉得巴巴没什么特别伟大之处，因为这个正在剃须的人并没有听从巴巴的召唤。相反，卡里让韦希奴去告诉巴巴，过几分钟，他剃完须后就过去。卡里要理发师加快速度，赶紧剃完。

而后我恶作剧地开出自己接受巴巴为阿瓦塔的最后条件。在内心对他说：“好吧，巴巴，如果您真的是阿瓦塔，或是有着内居者神圣品质的神，那您为何不再派同一个满德里，把这个胡子刮到一半的家伙就这么叫去？如果您真的做到，巴巴，我会忘记目前为止对我的侮辱和 不公，高高兴兴参加撒唔斯。否则，我一定现在就离开这个地方。”

看吧！惊人的事情发生了！立刻，我看到韦希奴快步来到同样的地方，用印地语对卡里说：“卡里，巴巴很生气。他第二次派我来叫你，说不管你现在怎么样，必须马上去见他。这些是他的命令。”

听到韦希奴的这些话，理发师对卡里说，“现在，先生，请去见巴巴，再回来剃须。您是一个老巴巴爱者，因此绝不能违背他的命令。”

于是卡里先生顺从巴巴的召唤，站起来，带着胡子刮了一半，半边脸粘着肥皂的面孔，跟着韦希奴去见巴巴。周围人看到卡里带着半刮的脸麻溜去见巴巴，都不禁大笑。但唯有我笑不出来，我内在颤栗着，暗自思付：“我质疑巴巴的阿瓦塔身份，犯了多么大的错误啊。他真的是神——正如罗摩和奎师那。他不可能是别的。巴巴甚至回应爱者要证明他是那同一个至古者的如此愚蠢的要求。”

理发师让我坐下来为我剃须，用印地语说道：“尊敬的先生，巴巴是神。也许拖延了，但毕竟没有不公。”

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当天晚些时候巴巴叫我去他那里，让我对他讲讲当天的新闻。我所能想到的就是告诉他早上的事，就讲了。听我说完，巴巴笑容满面，点头道：“是的，没错。你是在说卡里吗？我早上叫他，他来见了。但我只拥抱了他一侧——脸上粘着肥皂的那侧。我没拥抱他刮过脸的那边，你高兴吗？”

我眼未落泪，内心哭泣着。这个给予卡里单侧拥抱的神圣举动，向我揭示了巴巴神圣公正之真理——阿瓦塔所永恒保持的——有时可见有时不可见。那是怎样一种唤醒的拥抱啊！

这就是巴巴如何用他是当代全知阿瓦塔的信心之光祝福我的故事。

“你怎么这么久才来？”

作者：休·查普曼

我的故事真正始于何时，只有巴巴知晓，不过我将要叙述的这件事，则发生于 1983 年 12 月。虽然我不是一直有意识地在求道，但骨子里有一种探寻和好奇的天性。我曾在英国之外做过大量旅行，去过美国和北非，似乎不停地在换工作，变方向。

在经历工作和个人方面的种种危机和失败后，我就像一块浮木漂浮在生活的河溪上。后来有个朋友给我写信，问我愿不愿意跟她和她丈夫去印度学习纺织。那时我在教授纺织术，很高兴离开英国一段时间，为我的混乱生活开辟新的空间。

先倒回去讲一下，我有个朋友是个巴巴爱者。我一直认定他的“巴巴”不过就是个古鲁，对他并没感到特别吸引之处。另一方面，我这个朋友则确信我“成熟得可以收割”，多年来一直努力向我灌输巴巴。他借给我几本书，我没怎么看就归还了。他还给了我一本“谁人”乐队主唱皮特·汤森德的唱片集，里面有他唱的《大师祷文》。我觉得挺可怕，把它转送给了另一个巴巴爱者朋友，他曾给我放过一部他制作的佛瑞德·马克斯的生平电影，我只当看电视纪录片一般看完。换句话说，当时这些对我都没意义！

不过，在最近的一次向我介绍巴巴时，他给了我美赫巴巴信托办公室在印度的地址，请求我若是将来旅行到附近，一定代他向巴巴的秘书，阿迪·k·伊朗尼问候。我朋友曾参加过“1969年大达善”，但此后再没去过印度。他不知道阿迪已经去世。我压根没在意地址的事，只是把它塞进钱包，同时打点行李，为预期三个月的印度逗留做准备。

我们11月中旬到印度，有六周时间从德里辗转于阿杰梅尔、阿格拉、斋浦尔、喀奇、焦特布尔等地，于12月22日到达奥兰加巴德。我们花了两天在阿占陀和埃洛拉石窟游览。12月24日，我的朋友们计划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参观一家纺织作坊。这些我们已经看过太多，我决定这天做自己的事情。我站在旅馆大厅，视线被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幅地图吸引，我注意到阿美纳伽这个地名，好像靠近我们所在的地方。这不是我朋友给我的那个城镇名吗？

问询之下得知，乘巴士只有几小时的车程。我思忖：“怎么不行，这会让我朋友高兴，再者自己也没更好的事情可做。”我收拾好背包，给朋友留了张纸条，以防我当晚回不来，第二天再和他们会面。

到了汽车站，打听去阿美纳伽的巴士，感觉没人能听懂我的话。有些人摇着头，于是我坐下来，削起了苹果，不知道该如何打发这一天的时间。没过多久，有人过来，把我领到一辆巴士前，护送我上车。旅途漫长闷热，好几次感觉古怪，纳闷自己何故如此，同时也会出现这样的念头：“别担心，会好的。”

终于到了阿美纳伽，我的心却轻松不起来。据我朋友1969年经历的描述，我想象这里只是个小镇，没料到一到汽车站，看到的却是一派繁忙景象。这地址我如何找呢？脑子里再次出现了“别担心”这个念头，于是迈步走起来。我想得先查明自己的位置，再仔细研究一下地址。我穿过街道，抬头看时，注意到一个标牌上写着“美赫社区（colony）”。看到“美赫”字样，我想这也许和我在寻找的地址有关，于是走进去询问。

我被领进一个叫杜恩的会讲英语的行动不便女子的卧室。我处于一种茫然状态，想尽快解释清自己来此的用意，她认为我是新来的朝圣者，不断说：“你必须抓紧，三点钟就开始了。”同时用马拉地语对她的仆人说话，并做手势让我一定要听从她。

接下来我所知道的是，我被匆匆推进一辆嘟嘟车，仆人用马拉地语给了司机指示。“哦，我的上帝，”我思忖，“我都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这个家伙甚至不说英语。”再一次，这个念头浮现出来：“别担心。”

嘟嘟车左转右拐出了阿美纳伽，我索性把自己交给这次旅程。接近美拉巴德时，嘟嘟车司机指了指山上一座相当不起眼的塔。“噢，很好，”我想，“又一次废墟观光。”

我们穿过铁道，很快嘟嘟车就停在一个叫美赫静修所的建筑旁。我刚下车，就看到一大群人从右侧出来，下坡走向一个看似露天剧场的地方。太令人震惊了！我可以清楚看到打着伞，走在前面的几个印度女子，还有五十来个西方人——比我之前在印度旅行六周见到的还多。他们在小剧场安顿下来，我看了一会儿，揣测着眼前的景象。自忖：“这样，我先不动声色到后面去，找机会跟人打听一下，或者起码看看阿迪·k·伊朗尼在不在这儿。”

就在我试图尽快摸清情况时，更奇异的景象发生了。“蓝色多瑙河”的旋律飘过闷热的空气，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个穿着古典戏服的芭蕾舞女演员。此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在做梦了。

这时，一个坐在旁边的人开始连珠炮向我提问：我何时过来的？是第一次拜访吗？打算住多久？渐渐地他听明白了，尤其当我略微透露打算给阿迪·k·伊朗尼带话，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这里在干吗时，我注意到他脸上浮现出既惊又乐的表情。原来我刚好赶上了美嬉的生日庆祝！

这个朝圣者迫切希望我留下，见见大家，演出后下山喝茶。我解释说我得在天黑前赶回奥兰加巴德，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这是为何？”我好生奇怪。他的妻子加入我们的谈话，简单交谈了几句，他们劝我去斜坡上一个外观像小圣陵的地方。我记得他们把我介绍给邓·斯蒂文斯，他正急着去孟买赶飞机。然后他们又把我介绍给埃瑞奇，埃瑞奇请他们等几分钟。

俩人没招了，我猜他们不想让我从巴巴的网里漏掉，护送着我去美赫巴巴的圣陵。此刻我心情很是矛盾。他们看起来那么亲切友好而热情，我不想伤害他们的感情，但同时也不想见那么多陌生人，而且我当然不想在他们的圣陵做什么祈祷。救命啊！再次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别担心。你可以只是出于礼貌进去（真正的英国式教养），找个借口，登上嘟嘟车，快快回镇子去。”

我看着别人的动作，思忖：“哦，我该怎么做？”我可以看见墓室里有张照片，一种奇异的美打动了我，我想：“好吧，我只说几句话。”我走进去，看着照片内心说：“我在这里是因为我在英国的朋友杜德雷。我想他是想把他的爱带给您。”我无法描述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完全失去了对自己和时间的概念。我感到深深的喜悦，感觉自己脚步蹒跚走出，我想我在哭。我记得有人试图把一块糖塞到我手里，这一切都太奇特了，而我实际上连站都站不稳。

我的“护卫们”鼓励我下山喝杯茶，此时的我已完全失去了一切防卫边界。我发现自己同意和一群巴巴爱者到阿美纳伽的萨伯卢克（Sablok）旅馆过夜。我甚至不想弄明白眼前发生了什么，只是随着跟进。

我记得我始终都有人陪着，晚餐期间，我听了巴巴的生平故事以及他的基本教导。我发现自己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他们劝我第二天早上跟他们一起去美拉扎德——过圣诞节，再到奥兰加巴德与朋友们会合。在一种英国式的濛濛细雨中到达美拉扎德，我在门廊上听人们唱圣诞颂歌，接着被引进巴巴的卧室：“自己待几分钟吧。”我跪在他床上的照片前，他非常甜蜜，好像在对我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来？”我想起我走过的所有的路程，我到过的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寻找和探求，我知道此时此地，在一间酷似祖父卧室的房间里，我终于到家了。不用再去了。闸门打开，我止不住决堤般的泪水。

那晚我返回奥兰加巴德，向我疑惑不解的朋友们解释，我不再跟他们继续走了。直到今天他们都觉得我疯了。我回到美拉巴德，一直住到我的签证到期才飞回家，重新开始跟随巴巴的新生活。我亲爱的朋友杜德雷·爱德华由于坚持向我打开巴巴的大门而得到应有的回报，对他我永存感激。

在圣诞时刻找到真的基督，这确实是一个人所能接受的最神奇的礼物。除了永远成为他的，已别无所求。

胜利属于至爱美赫巴巴！

全知者美赫巴巴

作者：希文德拉·萨海（Shivendra Sahai）

我最初听说美赫巴巴的名以及他是人身上帝的宣称，缘于婚后我妻子萨茹佳的介绍。做为一个不可知论者，我不是特别感兴趣，而我妻子从不过多谈论巴巴，虽然她和她的家人自从遇到巴巴，就把他当作神来敬拜。

因此当她提到巴巴在普纳的古鲁帕萨德施达善，我若是愿意，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时，我不是很热心。实际上，我甚至没有答复。然而不知为何，这个消息对我形成了一种催化效应，我开始不太认真地考虑去普纳，见见这个作出如此高声明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从没看过他的照片，甚至不知道他的模样。显然巴巴也不知道我。因此我想去普纳从远处看看他，并游览几处名胜，又有何妨。

奇怪的是，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在想美赫巴巴。1960年6月4日，我到达普纳，去了古鲁帕萨德。大厅里坐着很多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进去坐在后面。不一会儿，我看到一位年长的帕西绅士从一间侧室走出来，脸上散发着非凡的光彩与魅力。他由印度中央内阁大臣希瑞·巴布·佳戈吉兰·拉姆随同，后者对他顶礼，触摸他的脚。看到这些，我知道这位绅士一定是美赫巴巴，与此同时众人高呼“捷（Jai,胜利）”，仿佛是在确认。

巴巴优雅地走向椅子，达善和介绍活动开始了。我是一个没人认识的陌生人，因此不存在有谁把我介绍给他的问题，但我十分满意见到了巴巴。空气中弥漫着清澈的和平与宁静。他的整个人与手势都那么富有魅力，让人着迷，我感觉腿脚像生了根，一直待到活动结束。

众人一一见过巴巴，他突然看着一直在做介绍的克沙乌·尼嘎姆。克沙乌转身直接看向我，叫我的名字，示意我去巴巴那里。我走到巴巴面前，他伸出双手，我照别人的样子，拥抱了他。在顶礼他的脚时，模糊听见克沙乌说出我岳父和妻子的名字，以及我们家的事。我已经被拥抱弄晕了，在顶礼他的脚时，失去了所有觉知。我对这一切毫无准备，发现自己坐在旁边的房间里，毫不掩饰地哭泣，对此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

有人把我领到水盆前，让我洗洗脸，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回到大厅，坐在巴巴的左前

方。我仍然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茫然不解。突然冒出个念头：“巴巴，看看我。”他正与坐在他右侧的一位女士谈话，即刻，他马上转身，立眉瞪目看着我。同时一股念头的波浪涌来：“什么事？你为何打扰我？”我目瞪口呆。

活动结束后，我急切找到克沙乌吉，问他怎么认识的我。他平淡地说，当时巴巴看着他，问他是否做完了介绍，有关我的一切就出现在他心里，他只是说了出来。他又解释说这是巴巴必要时，指导他的亲近者进行传递的一个方式。

我带着巴巴知道我、他是最亲最近者的永久印象，离开了古鲁帕萨德。他知道我的一切思想和感受，他是我遇到的最慈爱的人。对他，我感到有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从那天起，我相信巴巴是他本人所宣称的。

去古鲁帕萨德时，我是个不可知论者，回来时成为一个信神者，相信他以美赫巴巴的形体显现为本时代的阿瓦塔。从那以后我总是利用每个可利用的机会，去达善巴巴。

1965年夏天，有一次我们激动地计划去古鲁帕萨德拜见巴巴，我的请假申请被意外取消了。错过时隔两年被慈悲允准的巴巴达善，打击大得难以承受。

我想把我的窘境，连同我的爱传递给巴巴，恳求他在可能时召唤我。我有陶塑技艺，所以决定用陶土塑个巴巴的小半身像，作为我的祈祷器皿送给他。

在我妻子和孩子们出发去普纳的前几天，陶像已干，一切停妥，我决定上漆。就在我找颜料时，我四岁大的儿子玩起了陶像，弄断了塑像上的鼻子。

陶土已全部用光，做什么都来不及了。于是我从塑像头后部刮了些材料，用它把鼻子修补了一下。我把半身像放在一个小木盒里，前面留口，用一片透明塑料封好。我还在四周裱上粉红色绸缎，以增强美观。这种装饰有效地遮盖住了头后部的缺陷。

我妻子与克沙乌·尼嘎姆随行，在到达古鲁帕萨德后，把半身像献给了巴巴。巴巴接受了塑像，交给他的妹妹玛妮。

一个月后，我收到一封电报，召我于某日去古鲁帕萨德。我独自前往，走进房间，见巴巴坐着，神采奕奕。问询完我的旅行和家人的情况，巴巴问我在哪儿学的陶艺。我解释说，我是在向他祈祷给我休闲时念记他的方式，得到回应后获得这个能力的。我开始感到我可以依照巴巴的任何一张照片，来制作三维立体陶像。我试着上手做，结果就是那样。

巴巴面带惊讶的表情，瞅了一眼在侧的弗朗西斯·布拉巴赞，仿佛在说：“瞧，多神奇啊！”随后巴巴看着我，把手指分别放在自己下巴、脸颊、鼻子和前额上，表示欣赏这些显著的部位，表现得神似那座半身像。接着指着他头后部的一点，目光闪烁，打手势道：“做得很好。”

这正是我从陶像上取材料留下凹陷的部位。各面被包好后，肉眼根本看不出来。只有无所不知者知道我们的缺陷、错误和弱点，而在他的无限慈悲中，他将之净化，转化为他的一杯爱酒。

大约 25 年后，发现这座半身像仍存在美拉扎德蓝车后部的架子上，我感到震惊。即使是对他一个微弱的、半心半意的爱的表达，也得到重视、鼓励和保留。他是怎样的爱之海洋啊！

“我是爱之洋”

作者：欧文·勒克

如何开始分享我那样幸运与荣幸地与巴巴在一起的体验呢？自从 1959 年第一次听说巴巴，我分别有四次会见与伴随巴巴的机会，在这中间，有超过十年的不可思议的通信联系。

我初次见美赫巴巴是在 1960 年 5 月，非常不容易，因为我父亲反对巴巴，不能理解我兄弟爱德和我所进行的那种灵性追求。我们只能靠自己去巴巴那里。实际上是我兄弟首先听说了巴巴，他去位于纽约 42 号大街的图书馆，找一本有助于其演艺事业的书。当然图书馆里有上百万册图书，偶然间，他看到了《听着，人类》。他被这本书的题目所吸引。思忖：“看样子作者确实想说点什么，说了什么呢？”我兄弟是不喜欢读厚书的人，于是在手中掂量了一下，看看可读不可读。然后打开扫了几眼，觉得内容还可以。自忖：“那就看看吧，只要带出去不麻烦就行。”因为他没有阅览证。他把书带到前台询问，管理员跳起来说：“噢没问题，你可以把那本书带出去，只要在这里签字就可以了。”所以那一定是巴巴促成的。

读完这本书，爱德打电话告诉我他读了一位大师的书，住在印度，名叫美赫巴巴。我说：“谁？”他重复了几遍，我才弄清这个名字。但我没有兴趣，因为过去几年我一直得到内在的指引与方向。感到神确实在指引我，我不再需要其他的了。

三个月过去了，这期间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内在感受，我要拜读各大宗教书籍，看看先驱们说过什么。于是读了《摩西》，《耶稣福音》，《可兰经》，《佛经》和《薄伽梵歌》五部典籍。我阅读不单纯为了智力理解，还尝试实践诸教理。我意识到本质上他们都在说同样的东西，是其跟随者创造了不同的宗教。他们根本表达的是同样的爱、真理与目标。我开始感到假如他们同处一室，本会和睦相处。

一旦开始了解巴巴，上述所有这些的确让我准备好接受巴巴的教言。这个时期，我有种强烈的感觉，我应该去纽约，在那里会与神取得联系。我不知道该如何跟我父亲讲，他对世俗那么热衷。我一直同他一起生活和工作，因此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向他宣布了这个消息：“你知道，爸爸，我打算离家去纽约。”

“噢，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尽快。”

“为啥？”

他完全不能理解，尤其说到我感到去那里会与神联系上。

“为什么这些事情总要发生在我身上？”他问。

“这不是发生在你身上，而是发生在我身上。你看，我不是想解释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每当我跟随内在指引，总是管用。这就是我打算要做的。”

“如果你去纽约，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你打算去山里接受训戒吗？你想做个先知讨生活吗？”

“以前不是没人做过。”

就这样反复交涉着，直到我父亲清楚有没有他的祝福我都会去。

我口袋里装着 70 美元来到纽约，即使在 1960 年，这也实在是小数目。我在一个十分脏乱的街区登记了一家旅馆。我一连四天静心，一直以来屡试不爽，这次却什么都没发生。我没有收到下面该怎么办的指引。我想：“神啊，我来了，您想让我做什么？”第四天，我去了附近一座教堂，去见我兄弟曾对我提过的一个牧师。牧师建议我读《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他对我说书中讲的是一个，一个求道者，见过很多圣人，拥有非凡的经历，还遇到自己的大师——指引他的人。我是个犹太人，同一个天主教牧师谈话，而他对我讲一个瑜伽士的故事。多奇特的组合呀！

我去图书馆借阅此书，但他们谢绝带出。我只能在图书馆里读，于是接下来两三天都在读这本书，我很喜欢。这期间，我想起我兄弟说过美赫巴巴是位大师。我想知道美赫巴巴是否有尤迦南达的大师那样的高度。我开始思忖：“我得读读我兄弟读过的这本书。”

这个图书馆有一本《听着，人类》，于是开始阅读。巴巴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穷人和麻风病患者的工作——他对他们说神平等地存在于他们之内，即使他们没有体验到这一点。他说他会帮助他们。巴巴这样做不是为了表演，或者出于谦卑，而是因为对人类的爱。我想：“这是真正爱的行动。”如果用行为来衡量一个人，那么他的行为则超越我对任何一个人所能预期的。我读到“高之最高”讯息，关于他时代复时代、现在作为美赫巴巴的来临，对我触动甚大。“我要去会见高之最高，”我对自己说。当即下决心去印度见巴巴。“不管他在哪儿，我都要去，”我想。就在这时，管理员抱过来一摞美赫巴巴的杂志。在其中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纽约组的电话号码。

当天或第二天我去找工作。我需要钱，在电影院找到一份引座员的工作。当晚我给温特菲尔特家打电话，说我非常想得到美赫巴巴的地址，对他们说我计划去见美赫巴巴。温特菲尔特夫人特别好，说她想先见见我，并邀我参加第二天晚上的聚会。我说我不想去聚会，只想见巴巴，这就足够了。温特菲尔特夫人没有妥协，我发现不参加聚会哪儿都去不了。我刚开始新工作，第二晚就请假成什么样子！转念又想：“不行，我等不了一周。我在这儿是为何，是为了工作还是为灵性指引？”于是打电话给我老板，告诉他我不去上班了。幸运的是，他同意了。

当天发生的事令人惊叹。我无故焦虑异常，虽然不知道焦虑什么。一整天都如此，直到聚会的时刻到来。我来到温特菲尔特家，迈过门槛一进家，那种巨大的沉重——焦虑之重——不翼而飞了。取而代之体验到一种奇异的幸福感。在接下来的一小时期间，这种感受越来越强烈，不由自主道：“这种感觉再强烈些，我会亲眼见他显现。”大家在讨论《美赫巴巴语录》，我发现他们兴趣盎然，奇怪为什么人不多。聚会结束了，我准备离去，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

体验了我所体验的。他们轻松愉快，不像我。这种体验是我唯一的一次，一定是巴巴想让我获得对他的信心才给了那种体验。之后我一心要见巴巴。我给巴巴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巴巴：

我计划去看您，将于两周后出发。我写信只是因为您这里的一些追随者说，我应该先联系您，让您知道我打算去看您，看看您有什么话要说。我预计两周后动身，在这段时间内，如果收到您在哪里，如何见您的答复，我会很高兴，不然我就按计划上路了。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没有钱。我打算在船上打工赚旅费，但接下来的两周没能找到工作，虽然巴巴确实回了信。他信中说我只能去见他一个小时，不管他在哪儿，然后回家。他给了我一个可以在印度联系他的电话号码。并签名：“爱，美赫巴巴。”

几周变成了几月。六个月过去了，我仍然没赚到钱，也没有在船上找到工作。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发给所有西方巴巴爱者的通告。说不久巴巴将进入为期六个月的闭关，在这期间不得通信，也不接待来访者。只有紧急情况，可与巴巴电报联系。此时的我找不到赚钱门路，已陷入绝望。突然得到灵感，我给巴巴写信：“我异常渴望您的爱与指引。唯一的阻碍是钱，我不明白金钱怎会障碍如此的理想，除非那是您的意愿。”我发出了信。这封信是我最初真正把美赫巴巴当作他说他所是的一个例证。我确信神会采取行动，最终让我成行，此时我已将他视作神。

我收到一句话的回信：“别担心；环境将自动调节。爱，美赫巴巴。”我满心激动，自忖：“我好想知道会发生什么。”两周后，事情集中在一天之内发生了，仿佛一切注定的一样。

我曾一直跟我父亲一起做不动产，虽然我根本不感兴趣。这期间，我父亲要离家几天，要我在他不在时经管生意。他建议我做些广告，对我们一直在售的一块土地进行推销。我感到这是巴巴安排让我去印度的赚钱途径。我决定在周六的《迈阿密先驱报》上做整页广告，周日做半页。周日版广告价格是双倍，所以花费不小。我做了这种安排。周末前我父亲返回，问我做了什么。我说：“你会满意的，”对他讲了广告的事，他想看看。我一说是整页广告时，他叫道：“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我又告诉他周日还出半页，就这些。他说他打算把广告全都取消，便给报社打电话。然而已过了期限——来不及取消了。于是周六到来，我们早早开张，备战通常会早来的人们。我们所有的销售人员都着装整齐，有一个放映机来播放展示各块土地。一整天只有一位女士进来，她说：“我投不了 25 美元，我只有 5 美元，可以吗？”我父亲咬着牙，说行。于是这天结束时，我们只赚了 5 美元！

我父亲很好，没有骂我。第二天一早我们再次开门待客，但没人来。在将近 12 点时，我对巴巴说：“我需要一个奇迹。这是我能尽的最大努力，不然就不能去见您。”就在这时我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近。我们都倾听着，揣测是什么声音。接着门开了，一群人拥了进来了！整个地方立刻挤满了人，电话也开始响起来。人们在询问：“我能投入 1000 美元而不是 25 美元吗？”还有：“对不起我不能来，但是你能派人过来吗？我们需要这块地。”从中午到下午六点，没有停歇。可以说我们的生意好得不行。那么多人签了合同，于是我想：“机会来了。”我到父亲那里，指出事实证明我的主意有多么成功。“我今天就做了几个好广告，儿子。”父亲回答。我对他表明我如此努力工作的原因，是为了挣到钱去印度。父亲说：“噢，没有这个钱，这是做事的原则。多么浪费金钱和时间！这个人说他是

神，你就相信吗？他会让你回家，你又会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你要去，说明你脑子有问题。”

我 23 岁了，完全到了可以照顾自己的年龄。遂决定不管他同不同意都要去。我知道巴巴最终会让我父亲喜爱他，父亲总有一天会感谢我对他讲巴巴。

于是我乘飞机到了印度，被带到普纳的古鲁帕萨德。美赫吉开车，我们驶入车道时，我可以看见巴巴在阳台上守望——在等待我的到来。美赫吉说：“巴巴在等你，你过去吧。”我下了汽车，此时巴巴已进去了。有大约 15 人坐在巴巴面前的地毯上，巴巴坐椅子上。我带着一个大花环走进，是美赫吉的主意。我给巴巴戴上花环，他首先直接把花环取下来，握住我，拥抱我。问我我兄弟在哪里，我只得解释我父亲如何阻止，不让我们两个来。

巴巴打手势说：“你们俩一起来会更好，但爱德即使不在这儿，也会和你一样受益。”

巴巴打手势：“你怎么来的？”

“巴巴，我能来是因为您的意愿。”我回答。

他让我站起来，向房间里的众人复述这句话。这时后面有人举手：“你来这儿的钱是怎么得到的呢？”我心想：“那不是重点，可以有一千零一个方式让它发生。”我这样想时，巴巴打手势道：“那不重要。”巴巴让我坐回去。

我就这样跟巴巴坐着，过了一段时间，他突然扭头问：“你要在这里待多久？”

“一个小时。”

巴巴问埃瑞奇几点了，埃瑞奇告知，巴巴看着我微笑：“已经有两三个小时了。怎么办？”他指着另一个人问：“怎么办？”随后神情严肃起来，打手势说：“每天早上 7 点半来，待到午饭时间。你去旅馆吃午饭，再回来待到晚。”想象一下我的欣喜吧——一小时变成了一次无限期的停留！

跟巴巴一起待了这段不长的时间后，我真切感到他是他所说的。我开始感到我来的意图是想认识他真正所是的一一体验巴巴所说的、他来给予我们的无限状态。我思忖：“巴巴是来赐予解脱的，我来是为了得到解脱。我们组合在一起，是个多么好的团队。”这是我当时的观点。

巴巴非常慈爱。一天，他向我透露：“你是另一位大师送来的，”他就这么转身说道。巴巴能看到灵魂的历史，看到一个人是如何走向他的。另一次巴巴问我：“如果我给予你知识，你会做什么？”我知道他的意思是真知，回答：“您给我知识时，我会知道怎么做。”那时房间里坐满了人，巴巴问谁有问题要问，我感到巴巴想让我提个问题，但我没说什么。他再次问，打手势：“现在是提问时间。”还是没人举手，我也仍没说话，因为我的问题似乎并不重要。接着第三次，巴巴问道：“欧文，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的思想高速运转起来：“我希望提个可以回答所有问题的问题。”我自忖：“怎么提呢？”巴巴说过凡要求他的爱的人是被选者。遂问道：“巴巴，我能体验您全部的爱吗？”

他看着房间里的某人问：“你体验了我全部的爱吗？”

“没有，巴巴，”这个人回答。他问另一个人，回答同样。这些都是跟随他多年的爱者。然后他问我：“为什么我应该把我的爱给你？为什么不应把我的爱给他或者她？”

“巴巴，我希望您把您的爱给您想给的人，但我也想体验。”我说。

巴巴拿起一个罐子，打手势道：“我是爱之洋，爱的无限海洋，你在这个罐子里，罐子里是海洋。罐子上有个盖子，阻挡爱的全能海洋流入。你只须把盖子拿开，就会与我的海洋合一，与我合一。”

我已想好下一个问题，就此向巴巴提问，就在这时凯克巴德走了进来，转移了整个谈话。提问已不再合适。凯克巴德是唯一一个有内在体验的满德里成员，每天持巴巴的名十万遍。我觉得他很可怜，全身皮包骨，戴着眼镜。但不管外表如何，他多么幸运啊！巴巴让凯克巴德对我讲讲他的体验，他叫我跟着他去。我不太想听他说什么，因为我正与巴巴坐在一起，巴巴本是一切中最高体验的化身。凯克巴德不爱说话，因此我们俩在一起真是一对！

巴巴允许我跟他在一起的另一天，我极其幸运地见到了美媞。美媞一直隐居，巴巴不让男子见她。我想是阿娜瓦丝过来找我，说美媞想见我，问我愿不愿见她。我说：“愿意。”她让我去后面的房间等她。美媞出来站在不远处。见到我，一个不远千里来见巴巴的西方人，她真的很开心！那时很少有年轻人来，因此她征得巴巴的许可会见我。我们短暂交谈了一会儿。她十分亲切愉快，我也很欣喜能见到她。后来 1969 年，她逐渐更多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直到最终每个人都可以见她。

另一日，巴巴给了我一次现在看来是考验的经历。房间里有很多人，坐在巴巴面前，他示意让所有人离开。我和其他人一起站起来，但巴巴示意我留下。我独自跟巴巴和埃瑞奇在一起，接着巴巴问了我一些问题。“你相信我是阿瓦塔吗？”我点头表示相信。“说出来，”他打手势。我说：“相信”。

“你准备好服从我吗？”

“准备好了。”

“假若我要你裸身到大街上去，你会做到吗？”

“会。”

“假如我要你吃你不喜欢吃的食物，你会吃吗？”

我的回答仍是：“会。”

“假如我让你把你的头为我割下来，你愿意这样做吗？”

“愿意，”我回答，直到此时我的回答完全不假思索。巴巴示意叫所有人都回到房间。哎呀，我怎么不好好想想再回答！我真的会做到这一切吗，我犹疑起来。“好吧，我可以努力，”我自忖，“如果我确实相信他是他所说的，我会努力。”

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巴巴邀请我随他去一个孤儿院。巴巴一一拥抱孩子们，一时巴巴拿着一盘糖果，每人发一块，来到我跟前，我拿了一块，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他们怎能管这叫糖果？”我想。我吃糖时，正站在巴巴身后。突然我想起巴巴说要给我吃我不喜吃之物的话。我想象巴巴会转过身，让我把糖吃掉，但他没有。那口糖还在我嘴里，我把它吐到手上。对自己说：“巴巴没说我必须吃这个。我为何要自己给自己下命令？”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首次拜访持续了两周，因巴巴即将进入闭关而结束。临行前一天，他问我会不会服从他，我说我会。“如果我让你回美国，你愿意吗？”我能说什么呢？“愿意。”我回答，虽然极不情愿。“我想让你带着我的指示回去，”巴巴示意我近前拥抱他。我退步后，巴巴打手势：“距离对我毫无意义。时间和空间对我构不成障碍。无论你在哪儿，我都将和你在一起。别担心，保持开心，我与你同在。”

离开房间时，我有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能量，仿佛我在浴缸里浸泡，浑身滴着水站起来——就是那种感觉。我被浸透，不是被水，而是被生命源头之能量。这使我极度躁动不宁，这种感觉直到第二天才退去。

一年后，我与兄弟爱德一起来到印度。在我们启程回家那天，一个女子拿着些甜食出来，说甜食是来自巴巴的礼物，每人都要吃一块。通常巴巴给的帕萨德都很好吃，但这次跟上次的一样难吃，现在已无路可逃，我不得不吃。“这让我如何下咽呢？”我犹豫不决。各种吃法都想遍了。“要不我把它弄成小碎块，一点一点吃完？这只能延长痛苦。一口吞下去如何？不行，太大了。不然让自己脑子空白？而我从来就不擅长这个。好了，直接吃吧，别想花招了。”我吃了，我必须说我完全为了神吃了下去。

跟巴巴的命令相比，时间似乎并不重要。距离我不得不执行那个吃命令已经过去一年，这是迄今为止我需要做的三件事中唯一的一件。真正重要的是，如果我甘愿履行极端要求，那么我也能更好地过正常生活，履行日常职责。日常小事也比巴巴提到的任何一个极端事例都难，一个人被呼召为神牺牲生命的情况是稀有的。

在我首次拜访回家后，发生了有趣的事情。我父亲做了两件事。他不仅让我继续为他工作，还给我升了职！我以为他不会让我回去，因为我没得到他的祝福就去了印度。经过一些年后，他也逐渐对巴巴产生了莫大的尊敬。他给巴巴写信，把他作为让我和兄弟做事的媒介，因为我们会服从巴巴。我父亲会列一长串的要求，巴巴会从中挑选。有一天我问父亲：“你会说谁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会说巴巴是你最好的朋友吗？”他花了几天来考虑这事，提到不同的朋友以及他们各自的缺点。列举完所有朋友，他说道：“现在，美赫巴巴，巴巴理解我。是的，我会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美赫巴巴离开肉身时，我父亲实际上见到了巴巴。巴巴向他显现了。

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来自 2000 年 8 月 14 日在美拉巴德的一次谈话。）

神奇的达善

作者：W·D·凯因

1942 年的八月对我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一天，我和我妻子帕拉芭（Prabha）坐在我们位于克什米尔地区古尔默尔格（Gulmarg）镇的小屋的门廊外。远方的云从雪山上倾泻下来，沿着前方的雏菊花田，几近要滴入我们的屋子。这个小屋恰好坐落在古尔默尔格山车站的至高点，不与任何的主干道相近。四周壮观的景色让我们看得入迷，直到听见从主路过来，通向小屋的鹅卵石路上的落叶的沙沙声响，才回过神来。这很不寻常，我们的官派仆人很少走那条小路。我们想有可能是熊，被菜园子里种植的玉米吸引来了。我让帕拉芭赶紧回屋，不远处隐约有个活物正穿过浓雾缓缓走来，我心里一惊，随后松了口气，原来是来送包裹的邮差。

我查看着眼前的包裹，收件人地址栏里写着我的全名（这通常只出现在我的护照上）；包裹是未经转运直接按原地址送到这里来的。寄件人是美赫巴巴的秘书阿迪伊拉尼（Adi K. Irani）。一直以来我是经由他去了解美赫巴巴的。更让人惊奇的是，我和妻子从未对公务圈以外的任何人透露过我们在古尔默尔格的住址。为此，我特地安排了一个信差，把寄给我们的邮件进行密封包装，再从斯利那加（Srinagar）送到这里。按理说其他人不会知道这里的地址！包裹里的物品解开了这个谜。里面装着一本美赫巴巴的《语录》，后续的活动资料，对书的部分章节的深度解析，以及一张亲爱的巴巴的照片。我们确信这是一份礼物，来自本时代高之最高且无所不知的完美大师。他的爱礼是对刚刚缔结连理的我们的祝福。下面是巴巴赠给我们、如花束般怡人的《语录》中，关于爱的讯息：

生命与爱不可分割。哪里有生命，哪里就有爱。所有卫星与恒星所服从的引力定律，都是以自身方式，对渗透宇宙每个角落的爱的一种隐约反映。人爱受愤怒与嫉妒等限制性条件的制约，发自内心的纯爱难以产生。因此，当纯爱在求道者内里出现时，那总是一种馈赠。求道者心中产生的纯爱，得益于大师恩典的降临。纯爱首先作为礼物被接受时，会牢牢扎根于求道者的意识，如同播在肥沃土壤的种子，种子有一天终将长成参天大树。

这份爱礼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根本的变化。到来的不仅仅是礼物，仿佛巴巴亲自前来拥抱了我们。对于我和我妻子来说，则是与巴巴的爱的联结的首次见证。

我立即给阿迪兄写了封信，询问我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能见到巴巴。阿迪在回信里写道：“巴巴的纳扎（关注）在你身上。至于他的达善，你到达善的一天一定会到来。巴巴给你他的爱与祝福。”

七月的古鲁日（满月夜），是全印度的信徒对至师的崇拜日。然而这一天，当其他人得以为他们的大师献上鲜花与甜点，并从大师那里获得祝福时，令我遗憾的是，我的大师却连达善也不施，不用提甜点鲜花。我躺在床上，几乎要流出泪来。我独自一人在房子里，作为巴巴的孩子，没有人来安慰我。整个晚上，我几乎无眠。临近三点三十分时，我似乎打了会儿瞌睡。四点左右，我注意到隔壁的祷告室里透出光亮。我从床上惊跳起来，我知道昨晚我早

早地把那里的灯关掉了。我冲进祷告室，只见巴巴坐在我的祷告座位上，向我微笑着！巴巴记得古鲁日，仁慈地前来赐予祝福，我匍匐在他的脚前，许诺 101 卢比的古鲁日献礼。巴巴摸了一下我的头，我站起身想看他一眼的时候，他神秘地消失了，一如他神秘地出现。

天已蒙蒙亮，我兑现诺言填了一张相应金额的现金支票，在底部对阿迪兄写道：“今天凌晨，巴巴显现在我的祷告室里，并接受这笔款项作为古鲁日献礼。如果这是事实而不是幻觉，那么这笔钱请代为收下。否则，可以退回。”

那张现金支票被收下了。

数年后我得知，像这样巴巴“肉身”在克什米尔地区显现的事件并不是孤例。在其他许多地方，这样的事例也分别出现过。

革命者成为巴巴爱者

作者：保·纳图编辑普卡的故事

1950 年 10 月 16，巴巴走出新生活一天，在马哈巴里什沃召开了一次爱者会议，有两百多人参加。受邀与会者得到通知，有意愿者可以为巴巴对穷人和玛司特的工作捐钱。会议进行到捐款环节，捐助自愿不强制，面对这样难得的机会，很多人都踊跃参加。个人捐了多少，彼此互不知晓。就在这时，众人看到一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默默站起来，脱下身上所有的衣服，除了内衣——一条缠腰布之外。这就是（后被称作普卡）来自北方邦汉默坡的帕拉密施沃瑞·达亚尔·尼戈姆。

普卡自幼虔信罗摩，《罗摩衍那》是他最为崇敬与喜爱的一部书。他能够满怀对神人罗摩的挚爱，大段大段地背诵《罗摩衍那》中的章节。完成学业后，为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普卡逐渐投身政治，誓言解放苦难祖国。年少时崇尚灵性生活的热情逐渐消退，普卡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为北印度某地下组织首脑之一。

最初听说美赫巴巴时，普卡认为巴巴有可能是企图把印度人从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转移开的英国间谍。还怀疑巴巴与那些欺骗轻信者的假大师同属一类。此外，普卡从内心强烈反对巴巴所说当代阿瓦塔的宣称，甚至决意揭露巴巴是骗子，公开表态反对巴巴的神性。尽管竭力反对，却发现汉默坡的几个亲朋好友，开始深爱和崇拜巴巴为人身上帝。亲友的忠信加之自己的反对，驱使他去哈德瓦和德拉敦面见巴巴，但每次都与巴巴失之交臂。

早在 1940 年代，普卡就给美赫巴巴写过几封信，挑战他的权威。批评巴巴频繁更改活动日期，同时又希望跟随者绝对服从的做法。在一封信中他相当无礼地责问巴巴，既然巴巴声称是阿瓦塔，何以本格尔有成百上千人死于大饥荒。他还想知道，这种事就发生在印度、巴巴的鼻子底下，巴巴怎么可能让全人类解脱苦难！那些年巴巴忙于联系玛司特，只对某些信件进行回复。普卡的这封信没有回音。由于对至师所做灵性工作的幼稚见解，他认为巴巴没胆量答复。这使得普卡愈发谴责巴巴。亲友们不顾其严厉抨击，照旧爱巴巴，普卡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处于敌对困惑状态的普卡，得知了马哈巴里什沃的会议事宜。因亲属推举，普卡受到邀请，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对多年来的内在纷争作个了断。从启程去参加会议那天，所经历的若干巧合，使他感到巴巴在将他慢慢拉近。也有让他不解之事，但后来认识到是自己完全误解了事实。不过无可否认的是，从汉默坡到马哈巴里什沃的整个旅程，是他生命中重大而光辉的一笔。在去马哈巴里什沃途中，他参加了巴巴爱者在普纳的一次聚会。巴赞节目深深打动了他，无缘喜悦的泪水不时滚落脸颊。他还饶有兴味地听了巴巴的一些生平故事，为之深受触动。总之，所有这些让他决定，如果巴巴真是他所宣称者，他会将整个生命献出，不再回家。

1950年10月16日上午，在马哈巴里什沃，普卡望着给每个来访者一个慈爱拥抱的巴巴，极为感动。巴巴似乎与会见的每个人都建立了一种完美的亲密关系。到巴巴跟前时，普卡几近崩溃。他泪如泉涌，泪水将他对巴巴神性的诸多怀疑，一洗而净。之后，在佛罗伦斯大厅的会议地点，他面对巴巴而坐，经历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心灵觉醒。

人们怀着爱与尊敬开始为巴巴的工作捐钱。由于捐款自愿随意，普卡事先没想要捐什么钱。但此刻他被情感征服，唯愿献出一切。他将外衣全部脱下，只留下缠腰布，将它们打成捆。此前一刻，他匆匆写了张纸条，连同带的钱一起放入衬衫口袋。字条声明他甘愿将钱财、身体和心一切交付在至师美赫巴巴脚下，全部用于服务穷人。以此字条精神，作为衣捆组成的一部分，普卡站在上面。随后扑倒在巴巴面前，难以自制地哭泣。在他近乎赤裸立于会场中时，有人以为他发疯了，甚至有人当他是玛司特！

这全是巴巴的游戏。他打手势让普卡把衣捆递给他，有人扶他走近巴巴。美赫巴巴专心地看着衣服，亲吻后还给普卡。巴巴指示他：“把衣服穿上。会议结束后，回汉默坡。继续做你一直在做的工作。但要记住一件事，以前你为自己做，现在要想为巴巴做。”这是对普卡在普纳时许愿把生命交给巴巴的回应。巴巴还随意说道：“重要的是内在的态度，而不是外在的表现。”这些建议之言帮助普卡在后来的年间逐渐明白，巴巴的灵性唤醒工作，本质上完全不同于世间慈善协会，或政党所倡导的宣传与活动。

这种理解有助于普卡从政治与社会领域逐渐退身，服务献身巴巴的事业。十月会议，只是他对巴巴神性的一瞥，对巴巴是阿瓦塔的牢固确信则发生在几年之后。第一次会见期间，帕拉密施沃瑞·达亚尔还是印地语周刊《普卡（呼召）》的编辑，涉猎的多是时下政治与社会事件。后来该周刊成为《美赫普卡》月刊，继续出版发行，完全献给阿瓦塔美赫巴巴及其爱与真理的讯息。帕拉密施沃瑞·达亚尔与美赫巴巴联结更紧密时，巴巴将他的长串名字，改昵称为“普卡”，也就是他如今为人所知的名字。

美赫巴巴的新生活阶段于1952年2月结束，巴巴称之为“永恒之新旧生活”的“生活”阶段开始。在这个阶段，1952年11月初，美拉巴德召开了一次巴巴爱者聚会，普卡参加了。会见中巴巴同意访问汉默坡和安得拉省，对大众施达善。11月21日，巴巴去了汉默坡地区的印戈哈塔（Ingohta），同意到访拉克西米·阐德·帕里瓦（Laxmi Chand Paliwal）家，户主是个富有的地主。巴巴希望步行去他的住处，尽管因最近的车祸跨部疼痛。于是满德里和一群巴巴爱者，包括普卡，跟随着他。途中，普卡暗忖：“巴巴只为富人吗？他只喜欢到富人家吗？”这个念头刚闪过脑海，巴巴无明显原因，在土路上坐了一分钟，随后起身向前走。同样的念头又一次掠过普卡的脑子，衣着干净的巴巴再次在土地上坐下，接着继续走路。如此几次后，普卡用来理解巴巴行动的政治视角受到相当大的震动。起初普卡一直用头脑而不

是心灵，来理解巴巴的工作，而此时他深感巴巴在向他表明，无论身处豪宅还是坐于泥土，对他并无区别。

到帕里瓦家后，巴巴坐在大宅前的石砌门廊上。普卡从远处看巴巴，突然生动忆起少年时代做过的一个梦。在梦中，他深深忠爱的罗摩，就像《罗摩衍那》中描写的那样，以淡蓝色的面孔向他显现。

另一次梦中，罗摩的肤色白皙，他为此疑惑不解。不仅如此，罗摩和现在的巴巴一样，以同样的姿势，坐在同样的石廊上。对普卡来说，恰如梦境活现于眼前。普卡切身体验美赫巴巴即作为阿瓦塔再次来临的罗摩，梦中罗摩肤色变白的秘密得以解开。

内在揭示清晰而强烈，普卡的身体开始扭摆。他站立不住，突然砰然倒地。人们忙将他扶起，最后把他领到巴巴面前。巴巴表情惊讶，问普卡发生了什么事。普卡失控地哭泣，声音沙哑地向巴巴讲述，在来帕里瓦家途中自己内心的状态。巴巴会意地点头，向普卡透露在他从前的一次降临中，普卡曾与他有过密切联系。巴巴如此确认，使普卡心中充满巨大的喜悦。

这天是家庭访问日，因此巴巴又莅临几个爱者家庭。其中一个家庭，家里有个结壮，却不幸跛腿的人。他难以走到前屋迎接巴巴。于是充溢着对巴巴之爱的普卡，进去请这个人坐在他的肩上，用肩膀将他扛了出来。

高大的普卡扛着个人过去达善巴巴的景象，令人难忘。巴巴很高兴，面带微笑表示肩扛阿瓦塔爱者的普卡，看起来就像哈奴曼。（哈奴曼是罗摩最爱的门徒之一，曾肩扛过罗摩和罗摩之弟拉克希曼。）

除了上述事件，巴巴访问汉默坡和安得拉邦期间，普卡亲眼目睹的几件事，使普卡确信美赫巴巴即同一个至古者，心甘情愿将整个生命献给美赫巴巴的事业。普卡行遍全印度，传播巴巴的信息，直到 1980 年 5 月去世。

巴巴回应了我的祈祷

作者：杰伊·肖尔

多年前，我最初搬来默土海滨时，经历了几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我的那些适用于大企业工作环境的技能，在这个只算得上海滩小镇的地方难以施展。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接连换了四次工作。我的家庭因而在经济上受到不小的创伤。对我个人来说，也很不容易。我感到自己就像是坐在一架过山车上，不知道怎么可以逃脱出来。

我决定在靠近美赫灵性中心的度假村，开始一份销售临海公寓的房产经纪的工作。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份工作的薪水完全依赖佣金。这就意味着在一单交易成交前的四十五天里，我将没有任何收入。我必须尽快促成房屋交易。基于我严峻的经济情况，如果不能早点拿到薪水，我和家人就不得不搬离默土海滨。而我所有的家人都不会希望如此。

基于已有的成功销售经验，我乐观地认为自己可以在我们的钱全部耗完之前，也就是未来的

六个星期之内，做好需要做的一切。然而，六周过去了，我一笔交易也没有完成。我感到非常地沮丧、失落。我已经为这份工作倾注了全部的努力和精力。我甚至签过六份合同，但这些交易没过多久都失效了。

我强烈感觉巴巴希望我继续留在默土海滨。在和妻子商量了我们的处境之后，我向巴巴祈祷。得到的清晰直感是：巴巴希望我能继续尝试下去。我似乎听到他说：“什么，难道要去挖另一口井吗？还是继续去挖掘你已经开始的这口井吧。”

我决定再给自己十五天的时间，达成一笔交易。在这段时间里，我似乎无时无刻不在念巴巴的名，祈求他的帮助。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去祈求过巴巴的援助。我已经把一切都赌上了。

十五天过去了，我依旧没有完成任何交易。一点成效也没有。最后一晚，我精疲力尽回到家里，内心充满了焦虑和苦闷。像很多男人一样，工作上的不顺遂深深地影响着我。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在家人面前几乎抬不起头来。

我在家里坐立难安，妻子建议我给美赫灵性中心打电话，征求去趟中心，虽然已经过了正常拜访时间。我一边沿着空无一人的小路走向位于树林深处的美赫中心，一边使劲向美赫巴巴控诉着。我希望他可以知道，我有多么愤怒和痛苦。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燥热、疲惫、愤怒、苦恼和绝望不断涌上心头，直到最后来到了湖屋跟前。

我脱下鞋子，走了进去，全身扑倒在巴巴的椅子前。“你想要我怎样？”我问巴巴。“我那么努力地工作。我理应拿到薪水！我要让我的家人吃饱啊！”我感到愤怒的泪水从脸上流下来。“你为什么要让我的生活如此艰难？”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除了无边的寂静。我大声喊道：“你要减轻我的压力！我再也承受不了了！”

难以描述我的感受。我大口地喘着气，而在每一次的喘息中，我都感受到了巴巴。我不希望他这样。我希望他从我身上下来，希望他可以安慰我。我希望他到一个地方，我可以冲着他吼叫咆哮。然而他仿佛和我融为了一体，一言不发。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我极其失落地离开灵性中心，返回家中。

第二天虽然不情愿又不得不照常去上班。我已经下定决心向我的老板请辞，但她不在办公室。两对已婚夫妇同一时间走进了销售中心，我带他们参观度假村。通常而言，同时带两对夫妇看房不亚于一场灾难，因为一方喜欢，另一方就极有可能不喜欢。根本难以让他们协调一致，到最后不管哪对夫妇都不会出手买房。

但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两对夫妇都很喜欢这个地方，对这里的一切赞不绝口。我刚给他们展示了第一套公寓，其中一对夫妇就立马爱上了那里。他们想要一套近海的公寓用来度假，因此决定买下来。另一对夫妇显得有些失落，因为他们也想要这套公寓。我把他们领到了隔壁，一套一模一样的公寓。这对夫妇也决定把它买下来！

我们驱车穿过度假村回售楼中心，第一对夫妇询问我们是否有商用公寓出售。我们有！在领他们看了样板房以后，他们表示希望同时买下这套公寓！而第二对夫妇也半开玩笑地问，隔壁的商用房你们卖不卖？我回复道：“卖。”他们当即决定同样买下。在短短一小时里，我一下子卖出了四套公寓。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平静地准备好四份合同，沉着地应对他们对于即将签署的每一项内容和条款所提出的任何疑虑，然后保持从容，不让交易过程的任何情绪流露脸上。我准备好文件，一一递给他们。他们一边签署合约，一边问需要多久生效。我回答道：“三十到四十五天。”

他们问：“你们不能再快一点吗，比方说几周之内？”

我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这么走运。就在最后一位男士签约的时候，他放下了笔，神情异样地看向我。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有说有笑。但此刻他表情异常严肃起来，“这样的话，”他对我说道，“就可以减轻你的压力，不是吗？”

我想我一定张大了嘴巴。他重复道：“我是说，这将会让你减轻压力。”他紧紧地盯着我。他的妻子显得不自在，让他别弄得这么紧张。然而他并没有理会。

“不！他工作那么努力！他理应拿到薪酬，”他再次看着我，说：“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点了点头。

“他理当让家人吃饱饭。”

我又点了点头。听到这些话，在场其他人都陷入了沉默，感觉不安，尤其是那位男士的妻子，看起来十分尴尬。

“你们看，他刚刚卖出了四套公寓。这样的好事多久能发生一次？我只是觉得这笔生意会让他在一段时间内轻松不少，不是吗？”他看向我，又看看他的妻子。四周是一片令人难堪的沉默。这位男士看似冷静下来，他轻轻地摇了摇头，对我说：“抱歉，我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些。”他冲我略带歉意地微笑了一下，签了合约。

后来，四个合约里有三个没有最后成交，剩下的一个直到九十天后才生效。而我在随后一天内售出的另外两套公寓，的的确确是赶在我的银行账户清零的那天，成交了！此时此刻，我已经放弃了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人生的想法。我确信巴巴是真正的主宰者，主宰一切，主宰中的主宰；没有什么是他所不知、所不能的。

到至爱足前的旅程

作者：罗伯特·德雷弗斯

我最初听说美赫巴巴是在 1964 或 1965 年的初冬。当时我是波士顿一所大学的学生，热心求道。致力于发现意义，探求真实。其形式内容繁杂多样，诸如瑜伽，阅读佛典，葛吉夫和拉马纳·马哈施的教导，最触动我心的是师利罗摩克里希那。可以说这也是一个试验期。那时巴巴尚未对草本、制剂等醉剂的效用做公开声明，人们对使用迷幻药（LSD）获得所谓的

超凡体验十分热衷。这同时也是个政治局势异常紧张的时期。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被刺。真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想那时巴巴一定在使劲煽风点火。

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波士顿郊外的一所大学举办了一场名为“我们皆一”的演出。这是一场多媒体演示，创意设计超出人的负荷。这个团体名叫 USCO，即“伴随我们”，由纽约一群无名艺术家组建，在全国各地作此巡回演出。

巨型屏幕上滚动播放着炫目的影像图像，烘托以音乐和众多的噪音。吵闹之极：卡车启动声，西塔琴声，巴赫，摇滚乐，无所不有。舞台上群灯闪烁出“此地此时，此时此地，否则没地可去”——当然肯定少不了闪光灯。在这一片混乱合集中，在舞台幕布的中央，挂着美赫巴巴于 1956 年摄于华盛顿特区的一张荧光海报。他的脸露出四分之三，戴着花环，笑容亲切。闪光灯下，他的笑容也随之不停闪灭。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中间我睡了几分钟；我的电路超载了。节目最后他们售卖海报，佛陀以及印度教诸神还有美赫巴巴的荧光海报。我问舞台海报上人的是谁？他们说：“是印度的一位大圣人，名叫美赫巴巴。”我大概说了一句：“够前卫，他貌似葛吉夫与田纳西·欧尼·福特（歌手）的结合。”这个描述后来逗乐巴巴。

这期间我和瑞克·查普曼、艾伦·科恩成了好友，所认识的人中只有我们对灵性感兴趣。一天瑞克和我去已毕业参加工作的艾伦的办公室看他。他办公室门上的小卡片上写着美赫巴巴的一段话：

通过在形式世界表现真理、爱、纯与美，透过一切存在与意义的本质，释放内在成就之芬芳，指导与利益他人，是唯一具有绝对价值的游戏。其他所有事件及成就本身，皆无持久重要性。

我站在那里注目凝神，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小段话清晰而有力地传达出生命的本质。一语道出我们旅程的整个目的。我走进艾伦的办公室，他桌上立着一张巴巴的照片。那是去年世博会印刷的《宇宙讯息》手册上的照片，照片上巴巴身穿白袍，目光直视看他的人。我说：“又是他，他是谁？”艾伦对我概括讲了生平简介，我问有没有美赫巴巴的书。他说：“有，”拿出一本《神人》。我翻开浏览着，里面有巴巴从青年时期直到 1962 年东西方大聚会的照片，他似乎总是微笑着。听艾伦说他一直保持沉默时，我深受震动。我想起老子的话：“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我去图书馆查找《神人》，开始阅读。

书未看到一半，我清楚认识到巴巴除了是他所说的，不可能是别的。在罗摩克里希那和拉马纳·马哈西的教导中我所确认的真理路线，在美赫巴巴这里体现，如果美赫巴巴宣称他是阿瓦塔，那么他就是。他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从那一刻起，我全部精力都转向更多了解美赫巴巴。

这个时期，1965 年春，瑞克听说纽约有人播放美赫巴巴的电影，问我想不想去看。我说：“当然想去。”于是瑞克和我搭便车从波士顿去纽约，大约 200 英里的路程，去看我们的首部巴巴电影。电影的放映是在亨利·肯莫尔、一位盲人按摩师的家里。在此我们得知 1965 年 5 月在印度将有一次西方人和巴巴的撒唔斯，另一次在圣诞节和东方人的。后来巴巴做了调换，东方人于 1965 年 5 月，西方人于 12 月。我听说为这次十天的旅行，爱者们打算包专机；从纽约出发往返约花费 600 美元。那时的我热爱着心目中的印度：印度音乐、哲学和艺术。因此感觉只去印度十天的想法很荒谬——花那么多钱只为十天！

我决定经由陆路去，这样我就能看遍沿途所有的国家，仍有足够的钱在印度待几个月。我于1965年9月离开美国，买了单程票飞往伦敦。接下来的两个半月一路招停搭车前往印度。旅途挑战重重，灾祸频发。随着逐渐接近印度，此次朝圣的性质也随之自发清晰起来。当然我一手拿着圣书，一手吸着自谓有意义的大麻，这之间的差距所制造出的内在不协调也愈加明显。

我在科威特待了两周，街头弹琴行乞，被人扔石头，因霍乱流行滞留伊朗的轮船终于抵达。我终于开始了为期八天的航行，和上千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同宿甲板，这种不协调也愈加强烈。我知道轮船靠岸时我就到印度了，我在走近巴巴了。第一晚，我躺在甲板上，仰望头顶无数的星辰，意识到广袤的宇宙中自身多么渺小，倘若我所在的轮船沉没，一切仍复如旧。实际上，就算我们称之为地球的这粒尘埃消失，万物之广，亦寂然不显。因为一切都不重要，高等意志受命于自身，那种意志即大爱。只有大爱，通过服务他人而表达的大爱真正重要。伴随着这一领悟，我停止吸烟，扔掉大麻，回归我旅行的本意——面见与伴随美赫巴巴。

我在印度度过的第一晚是睡在锡克寺庙的地板上，第二天一早起身，搭便车前往普纳。我招手拦住一辆满载的货车，油布和绳索下运载着各式家具。他们让我上车顶。我爬了上去，发现一个厚垫大沙发，我一路坐着它到了普纳！多么棒的印度待遇。

终于到普纳了，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仅限于美赫巴巴出生于此，年轻时生活于此。我漫游到天黑，进一家餐馆用餐。一个穿西服的印度青年男子走过来，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你来访的目的是啥？”我无意同他交谈。他问我要去哪里，我说阿美纳伽。他说：“是去见一位哲人吧？”我说：“不是。”

“噢，那么也许是美赫巴巴？”

我很惊讶，说：“正是。”他告诉我早春时巴巴在普纳开了个新中心，他提出带我去那里。于是我们去了普纳中心，带到后他便离去。天色昏暗，我注意到中心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几位男子。我走进去，他们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我说：“需要，我是来参加撒唔斯活动的。”其时已是11月中旬，我知道撒唔斯计划在12月，我想也许能够帮忙准备。我意识到这样大规模的活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办公桌对面的人说，“什么！你是来参加撒唔斯的？”一脸惊异。我说：“对，我是来参加撒唔斯的。”他说：“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巴巴已经取消了撒唔斯！”我说：“不，我没开玩笑。”

原来巴巴已于9月4日发布通告，将活动取消。我9月1日出国，没人知道我在哪里。我没收到任何信件，因此无从得知活动取消的事，直到来到普纳。我对他的反应是：“你肯定在说笑吧！我绕了大半个世界，为了来听你说巴巴取消了撒唔斯！”他说：“没错，他在严格闭关，不见任何人。”我长呼一口气，说道：“好吧，我必须一试，我必须见到他。”

我强烈渴望见巴巴，此人却告诉我：“这不可能，巴巴谁都不见。”我想他们不知拿我怎么办，便送我去巴巴弟弟佳尔的住处“巴巴的家”。佳尔带我去了巴巴简的墓地，我们讨论了我的困境。早上他说：“你为何不去阿美纳伽见见阿迪·K·伊朗尼？”

第二天我很早就起床，去阿美纳伽。中途迷路，不过最终找到了阿迪的办公室。阿迪瞅了我一眼，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背着背包的西方年轻人，说道：“你为何不梳洗一下，我

们喝喝茶。”阿迪向来直率，满德里不习惯见这类的巴巴爱者。我们坐下来喝茶时，阿迪问我如何找到这里的。我开始对他讲我的故事，中途向外看时，注意到我的双肩背包被绑在一辆摩托车后面。我问阿迪要做什么，他回答：“好吧，既然你大老远来了，巴巴不见你，满德里想见你。”他已送了纸条到美拉扎德，他们回复说应把我送过去，他们想见见以这种方式远道而来的这个人。接下来我知道的是，我坐在摩托车后座上驶向美拉扎德。

我们驶入我称之为“爱者之巷”的美拉扎德进路，那里还没有如今的诊所、其他建筑或者侧路。唯一的入口是经过那道绿色大门。我脑子里出现的念头是，如果巴巴想见我该多好啊，如若不见，那即是他的意愿。我会在印度等到门打开。在我们接近大门时，佛教禅宗的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这即是禅宗所指的“无门之门”，经由它，你将自己远抛在身后。

我被带到男子这边篷下的一个小长凳前。长凳如今还在那里，靠近法鲁的房间。他们让我坐下，我把背包放在地上。几分钟后埃瑞奇走过来，坐在我身边，说：“你好，我叫埃瑞奇。你是怎么到这里的？你是怎么来的？”我对他讲了一遍我的故事。他说：“啊，我明白了，”让我原地休息一下，他有一些文件要带给巴巴。不久埃瑞奇回来，满面笑容地说：“我有个好消息给你！巴巴明天早上见你。他希望你留在这过夜，睡在蓝车里。”我回答：“噢，我的天呐，太棒啦！谢谢巴巴！”

埃瑞奇带我去他的小屋。巴巴闭关时，满德里也闭关，拜访者的到来使常规打乱。许多满德里，包括玛妮、高荷、拉诺、弗朗西斯和另外几人过来看来者是何人。他们都想知道我是如何听说他们的至爱的。于是我又讲了一遍自己的故事。讲述中我提到 LSD（迷幻药）的字眼，埃瑞奇说：“哦，对了，那是啥东西？”他要我等等，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带着一封信回来，是艾伦·科恩使用 LSD 时写给吉蒂·戴维的，说他到了第六层面，完全不可思议，问 LSD 属于灵性全景的哪一层？吉蒂不知如何处理这封信，于是寄给了埃瑞奇。我暗忖：“噢，我的上帝！”LSD 我很清楚，讲了我个人的体验，解释说 LSD 是一种可服用的药丸，在波士顿，我们叫它“实在胶囊”。高荷听了大笑起来，说道：“只有在西方，也只有西方，服一粒药，二十分钟后——合一。”

我感到一个业力大雪球滚下山，即将把我吞没。埃瑞奇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后非常甜蜜地看着我说：“巴巴想知道，你愿不愿意现在见他？”好像我会说：“不行，等明天吧！”他说：“那好，跟我来，”我们从男子这边，转过几道门，沿那座小房子一侧去了巴巴的卧室。门开着，巴巴坐在床上。因为天热，白袍挽到腰间。房间里有几个人，但至今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

我们跨上巴巴房间外的三阶台阶后止步，埃瑞奇在我身边。巴巴笑容满面看着我，我看到的是非凡的光从他流溢出来，光明辉灿，他的脸在中央，闪耀着光芒。泪水滴下我的脸庞，这是对光之强烈的一种生理反应，当然也是终于来到他面前的一种反应。巴巴打手势，埃瑞奇翻译。

巴巴首先打手势说：“很高兴见到你。”此时我的头脑仍能运转，我记得我想：“他很高兴见我吗？”他打手势说我看起来很疲惫，风尘仆仆，应该洗个热水澡，然后下午日落前阅读《神曰》中关于法那（Fana，涅槃）和巴卡（Baqa，肉身成道）的章节。他指示得很详尽。我要好好吃顿晚餐，晚上在蓝车里好好睡一觉，他第二天早上见我。

我始终未发一言，当然巴巴也是。埃瑞奇是唯一说话者，因此这确实是沉默中的对话。埃瑞奇带我回到男子这边，遵从巴巴的指示进行安顿。这是我多日以来的第一个热水澡。旅行以来我一直节约花费，一路上只能得到和使用冷水。之后坐在院子里读《神曰》中的节选。这是巴巴完美安排的又一例证：刚好借着剩余的光线读完要读的最后一页，最后一段，最后一句，不多不少，刚好。

我与男满德里们一起用晚餐。弗朗西斯着实被我来这里的故事逗乐了，他说这就像乌龟和兔子。乌龟穿越了大陆，兔子打算飞，却从未成行。他看着我说：“罗伯特，你就是1965年的撒唔斯。”当晚我在蓝车里过夜，车内唯一的物件是巴巴1949年新生活前闭关用过的简易床。至此我已很久没睡过床，只睡石地板和轮船甲板。而此刻睡的第一张床是巴巴本人的！

埃瑞奇一早叫醒我。要知道那时没有电——只有煤油灯。埃瑞奇说：“起来兄弟，我们洗漱吃早餐。”完毕后他说：“快点，你的达善时间到了。”于是我们去了满德里大厅。巴巴那时的闭关是这样的，他会一早过来坐在椅子上，满德里各自就位，与巴巴讨论当天的诸项事宜。然后巴巴回自己的房间，这天剩余的时间在那里严格闭关。我走进满德里大厅，坐在对着巴巴椅子的地板上。满德里坐各自的位置，巴巴从花园经后门进来。他穿着长袍，手扶弗朗西斯的胳膊。他习惯在就坐前，在大厅来回走两三遭锻炼一下身体。我一看到巴巴，立刻站起来，他挥手让我坐下。经过拜度时，巴巴伸手轻拉了一下他的胡子。又捏捏彭度的脸颊。这是他与把生命献给他的亲近者之间甜蜜的爱之给取。最后他走过去在椅子上落座。

巴巴看着我，做了一个埃瑞奇无需翻译的手势——即过来拥抱他。我站起来走到他的椅子前，跪下来，巴巴双臂揽住我，我双臂抱着他。他亲吻了我的两颊，我亲吻了他，他示意我顶礼他的脚。我知道这非同寻常，因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巴巴不许任何人碰触他的脚。如此的许可是一种殊荣。我把头放在他的脚上时，余光看见了他白袍的一角。我脑海中出现的念头是：“抓紧我的衣边。”于是在我把头放在他脚上的那几秒中，我伸手抓握住他白袍的衣边。

巴巴打手势让我回到原地坐下。埃瑞奇坐在旁边，这样他可以阅读和翻译巴巴的手势。巴巴向我传达的第一句话是：“我在严格闭关，不见任何人；你在这里是有福的。”他问我睡得如何，身体怎样。那时我消化上有一些问题，就说了。巴巴示意高荷医生。高荷出去拿了一片药回来，放在巴巴手中，巴巴递给她，叫她给我吃。

我已连续几周没刮胡子，巴巴看着我打手势：“你怎么不剃须？”我说：“我搭便车穿越中东沙漠时，用冷水剃须，我就想：‘我为谁剃须——为骆驼吗？’于是就停止了。”巴巴表示这没问题。他问我读没读《神曰》，我说正在读。他打手势：“好，很好。你应该一遍遍阅读《神曰》，直到对它有了感觉。”他做了一个手势，手指顺手臂上的血管滑过：“直到你感到它在你的血液里歌唱。”他问我看没看过《与神同住》。我回答“没有”时，巴巴示意弗朗西斯，弗朗西斯跑出去，很快我发现自己手中拿着《与神同住》的手抄本。

接着巴巴解释了对神存在的四类确信。第一类是理智确信，可以通过阅读《神曰》获得。之后是经由视见的确信，通过面对面见神而获得，这是第六层面的体验。但唯一真正的确信乃是通过合一的确信，一个人知道自己同神一样是神。“一个人如何获得这种确信？通过把一切献在我的足前——你的一切思想、言语和行动，好的坏的——把它们献在我的足前。别担心，我会帮助你。有一天你会看到我的本来面目。”遗憾的是我当时没问何时。所以我等待着——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

我一定是有些躁动不安。那时还没有这些漂亮的地毯和靠垫，因此我的脚腕难受。巴巴打手势：“把脚伸出来。”我从印度教典籍的学习中得知，万不可把脚伸向大师，这是最大的不敬，但巴巴再次打手势：“把脚伸出来，要舒服，要放松。”我“放松”了几分钟，对把脚伸向大师感觉不安，于是缩回去。接着巴巴打手势：“整个宇宙及其事件只是个巨大的玩笑，别无其他。乃无中之无。”埃瑞奇说此乃无的平方。

巴巴神情严肃起来，他问：“西方很多年轻人在使用毒品吗？”我说：“是的，巴巴，很多。”当然那时还算不上什么，比起现在的发展，不过是冰山一角。巴巴表明如果持续滥用，很多人会因此致病和早逝。他打手势：“毒品在身、心和灵性上皆有害。”我知道毒品会损害身心，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我的态度是：那又怎样？它只是冒险的一部分，生命充满了冒险，尤其是如果一个人在征兵年龄，越南战争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但巴巴对其灵性上有害的强调深深触动了我，因为他之所是以及他的权威，如果他说它们损害灵性，这就意味着我应该引以为戒。巴巴看着我，如果沉默以带感叹号的大写警示语呈现，那便是：“拒绝毒品！”巴巴打手势：“毒品乃幻中之幻。”他指出印度有很多人吸大麻，喝大麻饮，他们只是暂时忘记自身问题，一旦回到现实，一切照常在那里等待着他们。他们看见明亮的色彩，但那毫无意义，阻碍其灵性进步。

实际上，巴巴对我传达的第一件事是回西方去，因为我所要找寻的，不会坐在寺庙中，或在喜马拉雅山流浪中找到，那正是我打算要做还没对外表明的。巴巴打手势：“你会在与人交往接触中，在对他们的服务与爱中找到。随后巴巴直视我的眼睛，问：“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我感到好似在进行电台直播，即问即答。我说：“没有，巴巴，我没什么要知道了。”

他微笑着做出表示完美的手势：“很好，你已得到足够的言语。”确实，我已取得文学和哲学学位——言语够多了。“那你是否有什么想要的？”他问。

再次没有时间去思考，我回答：“有，巴巴，我有想要的。”

他打手势：“是什么？”当然提问来自造物主，当造物主问你想要什么——星星还是太阳系——你要什么都会如愿。

我说：“为了他人的利益，我想一直在万人万物中见您，以您应当被爱的方式爱您。”

巴巴打手势：“这是个非常好的要求，是能终结其他一切要求的要求。你如何得到这种爱（prema），这种你寻求的深爱？通过把一切给我，放在我的足前。我会帮你达成。”接着打手势道：“回到西方去，把我的爱与真理讯息，以及有关毒品的声明，告诉那里的年轻人。神若能在一片药里找到，那神就不值得为神。”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可怕念头：在旧金山的嬉皮区中心，我站在一个肥皂箱上，高举着巴巴画像和“远离毒品”的标语。幸运地是，巴巴的方式相比则更为巧妙一些。谢天谢地！

巴巴问我在西方从事什么工作。我回答我一直在一家精神病院，对封闭病房的长期精神分裂患者工作，巴巴打手势：“很好，你回去后，回那家医院，继续对封闭区的那些病人工作，

我会通过你对他们工作。”几周后我回到波士顿，打电话给这家医院，得知头一天有人刚好辞职，问我愿不愿意回来，次日开始上班！

巴巴随后强调：“不要去拜访瑜伽士或圣人，也不要去墓地或圣陵，你已经找到了我。我是神，我的话语即是真理。”我站起来再次拥抱他，埃瑞奇和我走出大厅。我们坐下来逐字逐句将所有的话记下来，可幸的是埃瑞奇有着相机般的精确记忆。而后埃瑞奇走向大厅，几分钟后来对我说：“巴巴希望你今晚仍留在这里，在蓝车里过夜，明天离开。”我的心情当然格外激动。巴巴叫人用他的车送我去美拉巴德。他要帕锥带我游览美拉巴德，尤其带我看巴巴的圣陵三摩地，当然那时三摩地是空的。当时我奇怪巴巴为何要我看这个。我知道其历史含意，帕锥向我解释过，但直到再次回来参加“1969年大达善”，看到巴巴自己躺在里面，才意识到巴巴送我来此的用意。

当天下午，我回到美拉扎德后，玛妮跑过来，那时玛妮只有四十几岁。玛妮说：“巴巴想知道你来这里途经的路线。”我随身带着地图，于是在我走过的所有国家和城市上连了一条线，她高兴地拿着地图去了巴巴的房子。不一会儿拿着一块巴巴刚擦过脸的手帕回来，还是潮湿的。她说：“巴巴希望你把这个带上。”玛妮对我说她拿过去地图，把地图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同巴巴、美媞和其他女子们观看。她沿着那条线指点着：“巴巴，他去了这里，去了那里。”巴巴打手势道：“非常好。告诉他，整个旅程我一直和他在一起。”

如今我想到的是，在我们走向他的旅途上，巴巴始终和我们每个人一路相伴相随。捷巴巴！

来自 1999年8月美拉扎德满德里大厅的一次谈话。

他给予爱的拥抱

作者：苏伦德拉·巴特纳格尔

一个人最难表达的关系，也许是与神的、尤其是与神人——阿瓦塔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尝试是在定义不可定义的，在描述超出人类意识与思想的东西。即使神选择揭示自身，采用的也是“我是那”或“索哈姆（Soham）”等非定义性词汇。而这个“那”究竟又指什么？

对于我，神的概念只是人类头脑的想象。天堂之神未被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发现，至少在地球上如此。如果你想在天堂里找到神，你就只能在天堂里寻找，这是我的想法。因此这不是我要找的那类神，我要找的是悲伤时能在他面前哭泣，他则愿倾听的神。我要找的是可诉求可依靠的一种人格神。

美赫巴巴不符合我这样的一种人格神概念，一种深受印度教传统影响的概念。我从朋友阿密亚·库马尔·哈斯拉教授处听说美赫巴巴，他与我近邻而居，是影响我一生之益友。我们平日在一起谈论很多事情——社会、政治、灵性的——观点大多分歧不一，因此讨论经常很激烈。我期待他作为孟加拉人，多谈谈罗摩克里希那·帕拉宏萨或奥罗宾多，可每次他都导向美赫巴巴。他对我讲巴巴的生平故事，巴巴的大师，他的奇迹，他对玛司特的工作，以及他广泛的世界旅行。但这都不让我满意，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各大师的生平中似乎太司空见惯了。

那是在 1940 年代末，印度次大陆于 1947 年 8 月 15 日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创伤依然疼痛。印度教徒将分裂责任归咎穆斯林。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看到巴巴的照片，见他穿得像阿拉伯人，要么穿戴西服，令我反感。这种感觉又因他的文献强化，其中包含了许多乌尔都语和波斯语术语。我想：“我们为何不崇拜属于自己传统和文化环境的灵性大师，”我思付：“辨喜即便去美国也不穿西服。奥罗宾多不着英式服装；即使甘地也拒绝这样做。”类似这样的想法让我远离美赫巴巴。

然而似乎巴巴对我有不同的安排。有一天阿密亚来告诉我，巴巴要在普纳的古鲁帕萨德举行达善。时值 1960 年夏，我的大学暑假期间。阿密亚对我说：“苏伦德拉，你瞧，此时你可以不相信美赫巴巴是人身上帝，但想想万一你以后相信了，在巴巴离开肉身以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怎么办？你会悔恨终生，而那时已再无可能得到他的达善了。”这种论点对我有吸引力，于是同意随他去达善巴巴。

我只是出于好奇去见巴巴，其中并无虔诚或信仰之心。什么敬献都没带：没有花环，没有帕萨德，连一朵花都没有。也不期望来自巴巴的任何奇迹。我跟阿密亚站在人群后面。巴巴坐在沙发上，人们排队近前，他一一拥抱，并发帕萨德，长队缓慢向前移动着。

我注意到巴巴身上有一种辉煌的临在。那是灵性的，但不是我所期待的。他头部显得大，但肩膀和身体文弱。他稳稳坐着，只有眼睛和手指在动。虽沉默无言，他的脸却在对我不尽地言说。他身穿粉色上衣和白色长袍。埃瑞奇半弯腰在他身侧，翻译着他的手势。

我们站在人群后面，阿密亚问我要不要过去得到巴巴达善和拥抱。我注意到队列依旧很长，便谢绝了。我对阿密亚说：“你想的话自己去排队吧，不用管我。”至今我也不知道阿密亚当时怎么想的，他决定跟我待在一起，不去达善巴巴。就在这时，巴巴朝我们招手。我以为他在叫阿密亚，很明显阿密亚也这么想，因为他急忙穿过人群，过去巴巴那里。没走几步，巴巴再次打手势，同时埃瑞奇的声音从麦克风传来：“阿密亚，巴巴叫你的朋友。”

听此，阿密亚立刻回到我身边，说道：“苏伦德拉，巴巴叫你。”这让我既惊又喜。巴巴似乎不需要对我的介绍。“他怎么知道我是阿密亚的朋友？他何以能在一大群人中以这样的方式把我挑出来？之前阿密亚给巴巴写信提过我吗？”这类问题不断在我脑海闪现，但无暇顾及，不多时站在了巴巴面前。

巴巴给予的慈爱和关心超出预料。他询问我的行程和来访目的。他尤其想知道我是来普纳游览还是专程来达善他。听到我专为达善他而来时，巴巴显得很高兴，让我在达善这些天和他同住。我欣然同意。这样的机遇让我获益终生。我只是在书上看到过灵性大师们的生平故事，如今获赐与一位大师共同生活的机会，亲睹至师怎样工作。

不过准许我同住的同时，巴巴附加了一项限制。他说我只须观察，不要提问。“只是在这里观看。”他指出。尽管对我来说不提问很难，我还是同意了。

巴巴曾宣称人们要么把他当作神，要么是骗子，但不应称他为萨度、圣人或苦行僧而贬低他。我开始认识到这句话背后的真理。此刻我面见的这个“人”，无法归类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圣人。他只能是神或骗子。而在我看来他不可能是骗子。我读过有关他生平的一些书，熟悉他所身体力行的、及对满德里所严格要求的正直与诚实。那么，他是神吗？我开始认真起来。

“他若是神，他真实了解我的一切吗？”我忖度。随后发生的事情证明他知晓。

下午通常是巴巴让人读爱者来信的时间。在一次读信期间，我被告知巴巴收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信中抱怨我不愿结婚。巴巴让我解释为何不肯结婚。当时我无法告诉巴巴。巴巴听后说：“你应该遵从你父亲的愿望结婚。”我对巴巴意愿的接受令他开心。他心情愉悦放松，对我要娶的女孩列出了细致长串的描述，让我把这个描述写信讲给我父亲。我对巴巴说我会给父亲写信。然后巴巴让我复述他刚才说的话，而我做不到，在场所有人包括巴巴都大笑一场。于是巴巴让我在他面前写了信。

我提及这个是因为它显示巴巴不设限。他不给人固定的曼陀，除了他的爱。他的为与不为皆因人而异。比如，巴巴同意我父亲意愿的同时，却拒绝只有独子的阿密亚的寡母的一样心愿。她来巴巴这里，唯一要求是他允许阿密亚结婚，然而巴巴每次都拒绝。那些与我们两家亲近的人现如今能理解巴巴缘何态度有别了。这正是大师之做为——因人施教。

在古鲁帕萨德的这些日子，我记得的另一件事与印地语阿提有关。那个时期，在每次达善活动结束时，都唱这首阿提。它谱曲优美，但我发现其中含有大量的文法错误。每次唱阿提时，我都有这种强烈的感觉：“巴巴为何不把他的印地语阿提歌词弄好一点？”我不明白巴巴为何接受这种不甚规整的填词，尤其是英语阿提无论在音乐还是语言上感觉都很好。

一天巴巴让我唱一首自己创作的巴赞或祷文。我唱到：“我不停向真正的父亲、至古之父美赫巴巴致敬。”这后来发表在《师利美赫巴巴灵性歌集》上。听完祷文唱诵，巴巴评论说梵文上有些错误，要我让普纳德干大学的潘度兰格·沙斯特里给予更正，他当时正好在听众中。我依令把手稿拿给沙斯特里，他为我做了校正。我注意到他在最后一节做了改动，我曾在此处插入几句印地语用以押韵。

第二天我给巴巴演唱矫正后的祷文，巴巴显得满意。巴巴给我上了一课。我是一个追求完美与艺术表现的人。因此对我，他要求完美。这是他纠正我所作赞歌的原因。但对他的爱者，他要的是爱。

由摩度苏丹创作的这首阿提发自心灵，而非艺术作品。这是巴巴接受其原创的原因。不仅如此，巴巴还把它作为所有达善活动的赞歌，这首阿提被以巨大的情感与奉爱，唱遍全印度。

一次在古鲁帕萨德，巴巴来到外面草坪上，因为他的爱者坚持请求与他合影。他曾亲自表示不想拍照，但既然爱者们愿望强烈，他给予许可。巴巴打手势让所有人过来。人们纷纷涌过去合影。我感觉最好遵从巴巴的意愿，不参与拍照。

第二天，朋友们让我陪他们去米兰照相馆取与巴巴的合影。因为我没照片可取，所以不想去，他们告诉我米兰照相馆收藏有许多巴巴其他的照片，我可以选一张。这打动了，于是跟他们去了。令我惊讶的是，我们到照相馆时，我发现在玻璃窗里有一张我与巴巴的合照。那是在一次家庭访问活动中拍摄的。巴巴散发着光辉，坐在沙发上，身穿白色亚麻长袍，佩戴着花环。我立刻感到巴巴是多么知晓我们隐密的渴望，又是多么慈悲地设法满足之。

我向至古者美赫巴巴致敬！我想起 1962 年 11 月东西方大聚会，他给从全印度乃至全世界前来普纳参加达善与撒唔斯的爱者们的一则信息：

你们不远千里而来，不是来参加某种会议或者聚会，而是来享受我的陪伴，感受我的爱在你心中的焕新。这是东西方的孩子们相聚在父亲的家。

世上所有宗教都宣称只有一个神，造物界众生之父。我就是那个父亲。

——美赫巴巴

一个无神论者的神爱证明

作者：阿密亚·库马尔·哈斯拉教授

我曾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一天，我沿中央邦贾巴尔普尔的道路行走时，看见美赫巴巴的弟子宝·喀丘瑞在对群众演讲。我停下倾听，集会结束后，我找到演讲者，问了几个问题，但他的回答没能令我满意。我对这样的改宗劝导付之一笑，走开了。过了些天，我去参加婚礼，一名巴巴爱者走上前给了我一本巴巴著述的《创世主题》。我读了小册子，印象深刻。我告诉给我书的穆尼拉吉，过后我会去拜访他，同他探讨此书。

实际上，我没有如约去拜望穆尼拉吉，但有一天在街上碰到了他。穆尼拉吉又给了我几本巴巴的书让我读。美赫巴巴宣称自己是阿瓦塔、人身上帝。我想：“如若他是那，那他一定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若他是，他定会向我证明。”于是开始了对他的试探期。

比如，一天母亲让我买些酸柠檬。我正在躺椅上读书放松，不想去市场，于是暗忖：“如若美赫巴巴无所不能，他应该送给我一些酸柠檬。”不一会儿，一位邻居出人意料送了我们一些柠檬。此类愚蠢的试探不断进行着。我一定是试探过巴巴一百五十多次。每次他都“通过”测试，但不知为何，我仍不确信，因为我倾向于将这些事件归于巧合。于是一天我走进自己房间，对美赫巴巴说：“也许神存在，您就是那位神。也许我受骗了。如果我直接得到来自您的体验，而没有第三者介入，我就接受您。”

晚饭后我坐在床上，突然整个房间充满了奶白色的光。我四下环顾却找不到光源。我在眼睛上蒙上布，但仍能看见光。接着在白光中出现了美丽的色彩。我一时沉浸于眼前辉煌的光与色之景象中。随后一个灿烂的金色光环出现，速度极快，直向我而来。我突然感觉“被攫住”一般，甚感惊慌，发现自己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离开了房间、家人和家。迅疾远逝，远得感觉再回不到地球，更不用说回家。我大叫着从床上跳起，跑出房间，希望逃脱这种体验。我开始祈求巴巴送我回家。“美赫巴巴，原谅我试探您吧。”我恳求道，“别把我送到这么远的地方。我爱我的母亲，我的父亲，爱我的姐妹们，请把我送回去吧。”随着祈祷，这种体验逐渐消退，恐慌也随之退去。我被这件事惊得只想上床睡觉。

第二天早上，尽管发生了昨晚的事件，怀疑还是再度升起。那不会是一场幻觉吧？我去见一名巴巴爱者，告诉他发生的事。他说：“现在相信巴巴吧，否则你会再过七百年才能再次上船。你可以写信给巴巴，如果你愿意。”

于是我给巴巴写了第一封信。巴巴的亲近弟子埃瑞奇代表巴巴回复：

巴巴说因你不在他的在中，这让你感到与他分离。巴巴与你“自己”近得难以想象，正是你的想象使得探求无果。停止想象，停止探索，在你内里找到他即你自身的真我· · · · · · 证神超越想象领域，因为神是真理而非想象· · · · · · 停止想象，心必须歼灭。唯有爱，纯洁无染的爱能够战胜头脑，发现神即一切众生之真我。巴巴希望你更加爱他。巴巴给你他的爱。

我写信给巴巴请求给予命令，但发信后又疑惑巴巴是否真的接受了我。埃瑞奇在回信中写道：“巴巴把他的爱给他亲爱的阿密亚。”这是我生命的转折点。此后我不断忆念巴巴。我继续工作，但心不在上面。我想着巴巴，渴望见他。我写信给巴巴祈求他的达善，埃瑞奇回复：“克制自己。”我写信说若不能得到达善，我会发疯。我一封接一封写信，埃瑞奇回信：“若是你等不及 1958 年 2 月的撒唔斯，就在 12 月来古鲁帕萨德见巴巴一天。”

我无法表达读到这封信时的感受，欣喜若狂的同时又异常不安。万一巴巴是个普通人怎么办？万一巴巴不是我近期生活中奇迹的施与者怎么办？那意味着希望、信仰以及我开始珍视的一切的破灭。相反，若是结果证明他是我所设想的，那会是怎样的意外之喜啊！

在约定的那天早上，我匆匆赶到古鲁帕萨德。走近宫殿时，看到有几百人在那里，我一个都不认识，都在翘首期盼巴巴 8 点的到来。人人都全神贯注于第一时间瞥见巴巴，没有人注意到我。

我没料到是这样一次大聚会，与巴巴个人亲密接触的希望似乎渺茫。我相信根据照片我可以认出美赫巴巴，但不知巴巴如何认出我。在这一大群人中我又如何介绍自己。我感到有点沮丧。

这时人们瞧见一辆蓝色轿车缓缓驶进大门。众人高呼“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涌向汽车，空气立刻像充了电。汽车抵达柱廊，车门打开，几位满德里下车，接着是美赫巴巴本人，身穿粉色上衣和白色长袍。他整个人光芒四射。那样优雅，那样纯洁。他的人格既令人敬畏又温暖人心，我只是伫立凝望着。

巴巴对跟随者们频频点头，迈步走向大厅时，他突然转身，用星星般明亮的大眼睛看着我，露出微笑。接着他走进大厅，弟子们仍喊着“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也随后涌进去，坐到尽量靠近他的座位上。上百人从我身边跑过，我意识到自己也应该这样做，但太晚了。我进入时，大厅几乎坐满了，我只能在靠近入口倒数第三排找到位置。我坐在一些戴包头巾的村民后面，因此几乎看不到巴巴。

我十分恼火。我第一次来这里见巴巴，可现在甚至无法看到他。最糟的是那里没人认识我。没人能告诉巴巴我来了。当音乐响起，唱巴赞时，我失望更甚。感觉自己大老远从博帕尔赶来，只是看到三个包头巾而不是美赫巴巴！就在这时，包头巾的头分开了，我看到美赫巴巴在大厅另一端，坐在椅子上，仿佛一切美丽与优雅之王。他伸出手用食指直指着我，并用手手指做了几个手势。一位男子，我后来得知是埃瑞奇，弯腰问：“阿密亚·库尔马？”巴巴点头并再次指向我。埃瑞奇看着我说：“阿密亚·库尔马，巴巴叫你过来。”

我站起来，第一次与美赫巴巴面对面。他仿佛光芒四射的太阳，超凡殊胜的眼睛看着我。他

刚刚从数百人中将我选出，证明了他的无所不知，而在场者没人知道我。我战栗起来，每走一步，战栗加重一层，感觉仿佛在水中跋涉一般。前行中奇怪的阻力感令我紧张得几乎要晕倒。我曾是短跑健将，之前从未感到自己的腿这么虚弱过。我开始害怕如果再走向巴巴，我会栽倒在地，我在内心祈祷：“美赫巴巴，您无所不知，您知道我，您也知道此刻我已完全迈不动步，因此现在请不要叫我。”

我向前挣扎了一两步，巴巴打手势：“阿密亚·库尔马，巴巴让你先别过来，但他希望你坐得近一些。”在他的右侧十到十二英尺的地方指了一个位置。我努力蹒跚到那里，巴巴打手势：“阿密亚·库尔马，之前你看不清巴巴，现在能看到了吧？”我感激地点头赞同，巴巴对我安慰地一笑，接着就有关服从给予开示。

尽管巴巴的开示具有权威性，而比起他所讲的，我则更被他本人吸引。看着巴巴，我仿佛找到了失联多世的密友至亲，其对我的爱不可测量。然而我却一直充满怀疑、批评和讽刺。我为以前的不公正想法深感愧疚，在内心祈求着宽恕。忙于描述着什么的巴巴突然停下，完全转向我，用充满怜悯与慈悲的眼神望着我，我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巴巴转过身，继续开示。我哭了一会儿。然后感觉似乎有必要对他的神圣宽恕再次确认，因为感觉自己罪责深重。我试着再次看巴巴，他转向我，完全直视着我，意味深长地向我传递出他的爱与宽恕。我再次泪如泉涌。

我的哭泣发自心灵深处——既表现了与巴巴见面的狂喜，又表达了分离的剧痛。我无法抑制哭泣，就用牙咬自己的手腕。即便如此也难以克制这种情感状态。然而我还是希望巴巴再次用爱、无条件的爱看看我，因为我感觉我需要他胜过世间的一切。全知者无倦地转向我，用他倾注着爱的眼神填满我的心。这种爱是如此高洁、如此无私、如此完全给予，让我重新发现了该词语所承载的崭新含义。我发誓不离巴巴身边。这种誓言令我喜悦，但好景不长。

很快巴巴以爱触过的大筐大筐的甜食被送了过来。一名志愿者宣布所有人离开大厅，到后廊领帕萨德，喝茶。巴巴留在大厅，我们喝过茶再来大厅达善巴巴。所有跟随者都起身陆续退出，我发现自己陷入困境。我该遵从内在誓言还是巴巴的外部命令？我不知怎么办，看向巴巴，祈求他向我指示脱离困境的方法。令我惊讶与受挫的是，他转过身对一位满德里打起了手势。此前对巴巴无所不知的怀疑又卷土重来。我站起来，跟其他人缓缓离开了大厅。

对我而言，巴巴转过脸显然表明他错过了我对他的祈求。而他之前对我的念头又有过很多次的回应。我困惑得不知如何将这些事实协调起来。我领完帕萨德，走进古鲁帕萨德后院，用周到款待的热茶。一名志愿者微笑着递给我一杯茶，还没来得及啜一小口，一位满德里从大厅跑出来叫道：“阿密亚·库尔马，谁是阿密亚·库尔马？”我说我是。他眼神锐利地看着我，口气严厉地说：“你就是阿密亚·库尔马？好，放下茶，赶快去大厅。巴巴叫你！”

我放下茶，跟在他后面急走。但他说：“不要走——要跑，巴巴一直在找你。”这让我吃惊不小，因为差不多也就过了五分钟。不管怎样，既然此人叫我跑，我便跑回大厅，一位身材魁梧的志愿者严肃地看着我说：“你就是博帕尔来的阿密亚·库尔马？”“是的。”我回答。

“你为啥离开大厅？”他诘问道。“你大老远前来伴随巴巴，他需要你时，你却不在。你不应该离开他。现在进去见他吧。”

“他怎么敢斥责我是否遵守巴巴的命令？”我暗忖。就在这时我瞧见美赫巴巴坐在沙发上，温和地对我微笑。我顿时明白不是那个语调强硬的志愿者，而是巴巴本人批评我离开大厅和我的虚伪诺言。是的，是他在责备我，但通过这种仁慈的忠告，也使我得到一个教训。一旦我发愿不离开他，就应当坚持，而留心违令的后果。另外我只是单方面做出此誓言，并没有请教巴巴，为何期望巴巴回应我的祈祷，我要不要遵守这自定的誓言？

突然我听到埃瑞奇说：“阿密亚·库尔马吉，过来拥抱巴巴。”我在空荡的大厅向前走了几步，但此刻既羞又愧的感觉压倒了我，因为我再次怀疑了给了我那么多神性证明，尤其是他的感情的神圣者。我挣扎向前走，当目光落在他圣洁的莲足上时，我无法挪步。

我不配碰触他的足。他那么高尚、纯洁与慈爱——我却如此多疑、低劣，充满污秽自我恶习。我中途坐下说：“在这里就好。”但巴巴打手势，双臂不停招我过去。“阿密亚·库尔马，巴巴想让你上前去拥抱他。”

我再次起身，但看到他充满光与慈悲的双眼，我失去勇气，那是亵渎圣洁，我不值得拥抱。我又坐下，而巴巴不停示意我去拥抱他。

“你为何要远离巴巴。巴巴想让你近前拥抱他。”埃瑞奇柔声说。见无可选择，我慢慢走向巴巴，闭上眼，伸出手，像个瞎子在祈求施舍。立刻我发现我的手被我所触碰过的最慈爱的手握住，然后把我拉近，很快我发现自己被拥入怀抱，一种至今都无法描述的怀抱。我的头倚在他肩上，他像父亲对久别重逢的儿子那样亲吻我。我感到自己的一切罪过被那神圣的一触悉皆抹去，我满心的担忧释怀了。是的，巴巴爱我，他会永远爱我。

摘自《探寻者回忆录》，作者阿密亚·库尔马·哈斯拉教授。

蔻诗德的内视

作者：沃德·帕克斯采访

蔻诗德·凯库希如·伊朗尼是美赫巴巴最早最亲近的女满德里之一。她十岁时首次见到巴巴，正值巴巴与乌帕斯尼·马哈拉吉以及萨考利埃舍的外部联系即将结束的时期。在孟买大师之家期间，她每日拜访巴巴；是 1923 年随同美媪、美媪的母亲朵拉特麦和她自己的母亲苏娜玛西，在美拉巴德邮局居住的第一批女弟子成员。贯穿巴巴使命之初直至 1969 年离开肉身的密切联系，蔻诗德成为有关至爱记忆的活宝库。蔻诗德回忆的完整记录能够集成一本书，下面几个故事选自她初遇巴巴的早期生活。我根据蔻诗德于 1999 年 8 月 4 日去世前两年的口述所记录。由于英语不是她的第一语言，为便于阅读，我进行了编辑，但尽量保留原文字。最后的手稿读给蔻诗德，请她予以更正。

蔻诗德幸运地出生在爱神者的家庭。母亲苏娜玛西从首次遇到巴巴直至去世，都与巴巴保持着亲密联系；如今她的墓地安置在吉蒂、拉诺和娜佳的墓旁，紧邻巴巴三摩地的南侧。其父凯库希如·贝拉姆·伊朗尼是一位热忱的求道者，将大部分个人财产献给了巴巴；巴巴 1920 年代在美拉巴德的很多早期活动，部分（财务上的）支持得益于他的捐赠。蔻诗德的姨妈是巴巴称之为“灵性母亲”的顾麦。顾麦为凯库希如·萨若希·伊朗尼之妻，后者给家人建的

住所“库希如大院”，如今是信托大院；他献给巴巴的地产，后成为巴巴的美拉巴德埃舍。凯库希如和顾麦之子（即蔻诗德的表兄弟）鲁斯特姆和阿迪，两人都是巴巴的亲密满德里。1923年鲁斯特姆娶了巴巴的至爱美婿之姊芙芮妮为妻；这样从最早期在美拉巴德埃舍生活的蔻诗德和美婿，是亲密的朋友，也是姻亲。鲁斯特姆和芙芮妮的女儿美茹·伊朗尼，曾在新生活中伴随巴巴，现居住在美拉扎德。巴巴的一位满德里，受巴巴之令紧邻信托大院建立萨若希汽修厂和萨若希影院，后来成为阿美纳伽市长的萨若希·伊朗尼，是蔻诗德的表兄阿迪和鲁斯特姆的堂兄。总之，巴巴的几个长期亲近弟子，都与蔻诗德有亲戚关系。

蔻诗德的父亲凯库希如早年就有灵性倾向，但这些渴望不断被身不由己的世俗生活环境所磨难。蔻诗德的祖父有一家酒铺，死后接管的责任便落在凯库希如身上。“凯库希如根本不喜欢，”蔻诗德说，“因为他倾心灵性。一直想把时间用于向神祈祷，而不是不得不考虑世间事务。他有一个妹妹，两个弟弟，还有祖母跟他一起生活。他知道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巴巴简、赛巴巴、纳拉延·马哈拉吉、塔俱丁巴巴——他知道他们所有人，一有机会就去他们的埃舍看他们。因不喜欢被迫耗时间在酒铺俗事上，他一直心绪低落。‘要是我有更多钱，’他想，‘我就能隐居一地，把自己献给神。’于是他经常买赛马赌注，希望自己能赢。‘这会很不错。’他想。但他没赢过，沮丧之情依旧。他的一位穆斯林朋友注意到他的情况，问他：‘你为啥总是闷闷不乐？’他回答：‘我没钱，我想要更多钱，好让自己投身灵性。’”这样的话，穆斯林朋友说，‘你要是真想做些什么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做苦行。在地上画一个圈，在里面四十天不吃不睡，一直待在圈里。我会给你看需要念的祈祷。你必须意志极强，因为会有野兽的视像来吓唬你，但你不可走出圈子一步。’“凯库希如确实意志足够坚强，为了有更多的钱，他决定施行苦行。于是回家告诉妻子苏娜：‘我要做苦行。’他在房间角落画了一个圈，对周围的人说：‘接下来四十天我不吃不睡，也不做事。不要打扰我。’于接受那位穆斯林朋友建议的当日就开始了苦行。三十八天都顺利通过，但第三十九天时他睡着了。睡梦中得到一个内视。印度的财富和幸运女神拉克希米径直向他走来，说道：‘接着。’她手中是一个小小的婴儿。凯库希如回答：‘不，不是，我不想要什么孩子。’‘那你想要什么？’拉克希米女神问他。‘我想要灵性和金钱。’‘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拉克希米女神回答，‘那就接着这个孩子。她会给你一切——金钱和灵性——一切你想要的，都会从她那里得到。’听此，凯库希如改变了主意，心想：‘那我就接受这个孩子吧。’于是伸出双手，发现自己的双臂从手到肘都变成了银子。他伸手从拉克希米女神手中接过孩子。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婴儿，就觉得她非常漂亮迷人，活泼可爱。‘她叫什么？’他问。‘蔻诗德·芭奴。’拉克希米女神说，‘不过记着，你必须给她一切舒适，让她高兴，细心地好好照顾她。不要给她任何烦恼。总是让她开心，她就会给你渴望的一切。’说完，拉克希米女神消失了，内视结束。“但凯库希如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个内视的重要性。苦行结束后，他走出圈子，到外面街上散步。在街上遇到个人，此人问他：‘你能做我的合伙人吗？我在孟买商业区有一家珠宝店，有十一个男孩帮忙。我一个人顾不过来，我想要一个合伙人。你愿意成为我的合伙人吗？’凯库希如说：‘好啊，我愿意。’于是凯库希如成为一个更为心仪生意上的合伙人。这是他一走出圈子遇到的第一件事。他把酒铺给弟弟经营，自己转行新的生意。很快凯库希如的妻子苏娜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埃瑞奇，但孩子夭折。不久苏娜再次怀孕，诞下一个女孩。他们感觉孩子很漂亮，但不知起什么名字好。于是请来一个给婴儿看星象的占星家，占星家告诉他们：‘按照她的星象图，婴儿名叫蔻诗德·芭奴。’凯库希如一听到这个名字，立刻想起那个内视，自思道：‘这是拉克希米女神给我的孩子——就是那个孩子。因为她说孩子叫蔻诗德，这个孩子也叫蔻诗德；因此这一定是她给我的孩子。’他异常欣喜地迎接孩子的到来，因为她是来自女神的馈赠。”生活继续着，珠宝生意兴隆。凯库希如经常去萨考利拜访乌帕斯尼·马哈拉吉。孩子在父母苏娜和凯库希如的庇佑下，健康幸福地成

长。

拉克希米女神在上面的故事中形象鲜明，作为毗湿奴的配偶和女伴，拉克希米是印度教诸神及当代印度教流行肖像的主要人物。当然毗湿奴本人在至高的梵天-毗湿奴-希瓦（创造者-保护者-毁灭者）三位一体中，代表神性的维持者一面。按照印度教传统，毗湿奴周期性地作为阿瓦塔降生。从蔻诗德本人后来与被视作至爱巴巴女伴美婣之间的联系看，似乎与下面叙述的拉克希米女神对蔻诗德的生活施予的有力影响相符合。

故事发生在蔻诗德还是个小女孩时。“那时家人住在孟买的帕雷尔区，我家的房子叫作伊朗尼大厦。房子只有两层。一层是厨房和储存室。二层是卧室，带客厅和通向屋顶阳台的楼梯。

“一天，那年我九岁，刚接受圣线仪式（皈依礼）不久，我走出自己的卧室，想去外面阳台。突然感到两只手腕被人抓住。我奇怪是谁抓着我。定睛一看，是两个小仙女，一边一个，很小，好似年纪和我一般大。仙女们长着金发，带着金发卡，蓝色的眼睛。她们长得很美，穿着白裙子，系着蓝丝带，每人有一对白翅膀。原来是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仙女。仙女们抓着我，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们把我领到楼梯口，带我上阳台。我跟着她们上到屋顶。外面阳台上好多光，像有一百个太阳。有一种异香，又浓又香。我四处看着，想知道怎么回事。阳台正中有一把金椅，上面坐着拉克希米女神。我明白原故了，但两个仙女不松手，一直把我拉到阳台上。

“我们一走上阳台，拉克希米就看到我，我看着她，她张开双臂迎接我。仙女们将我的手放在拉克希米女神手里，她握住放在胸前，慈爱地用双手捂在自己胸口。我依偎在她跟前。‘噢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她说道，‘今天我总算逮到了你。我的女儿，我等了好久要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情。今天我找到了你，所以听我说。’当她开口说‘我的女儿’时，我突然想到拉克希米女神曾给我父亲一个孩子，我就是那个孩子。因此我想听她要告诉我什么。她说：

‘仔细听我说。不要结婚。不要结婚。’她又说了一遍：‘不要结婚。’两次我都点头说‘好的，好的。’她第三次开口道：‘不要只说好的好的。慎重考虑一下，给我你的回答。’她摊开手，我看着她的手想道：‘她想要我的保证。’于是我把手放在她手上以示承诺。我一作出承诺，她就站起来，手托着我的咯吱窝，像举起婴儿那样举起我，把我放在她坐的椅子上。我看到我变得像她一样，身体发光，散发着好闻的香气。我在椅子上坐好后，她摘下王冠戴在我头上，我惊奇地看着她为我做的这一切，但没有说话，只是安静着快乐着。她非常慈爱地拥抱我，对我说：‘你知道为何我给你这一切并为你做这一切吗？因为你已经许诺，要用你的生命保证。’“接着内视结束，一切消失。只持续了约五分钟，我发现自己回到卧室外的客厅，仙女们一开始就是在这里抓着我的手的，虽然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这里的。恢复知觉后，我思忖：‘我做了啥？我向她承诺了什么？’我郑重思索起来：‘现在该怎么办？只要活着我就要遵守诺言。’随后我突然想到我不能把拉克希米女神的内视和承诺之事告诉父母等任何人，因为他们不会相信。他们只会说：‘你只是个小孩子。拉克希米女神内视啥的都是怎么回事？’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我只能保持沉默，并遵守我给拉克希米的承诺。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感到好些了，因为我找到了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那时我舅舅住在这个房子里。他是医生，在伦敦取得学位。他有妻子，一双儿女，他们都很爱我们。姨妈们也住在那里，我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所房子里，我们小孩子们会一起玩耍。一天在一起玩时，我舅舅的儿子突然对我说：‘蔻诗德，将来你长大了会成为我妻子。’我非常震惊和生气，叫道：‘不，绝不会的，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妻子。’但我没说承诺的事。我表兄去告诉他母亲，她又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来问我：‘是真的吗，你说了那样的话了

吗？’我说：‘我说了。’她说：‘可我许诺了弟弟，我们已经安排了你的婚事。我们的承诺怎么办。’我说：‘我不知道你的承诺，但我不结婚。’母亲和姨妈们就想：‘她一定是不喜欢这个男孩。’她们开始带我看其他的男孩，我对谁都没兴趣。每当她们试图让我看男孩子时，我看都不看，直说：‘不，不要，不看，我不要。’”就这样蔻诗德的婚事一时搁置下来。几年后，蔻诗德与巴巴建立联系，安全地在他的庇护中时，内视的话题再度提起。场合是巴巴第一次上山参观地产，也就是后来的上美拉巴德。由于凯库希如（顾麦的丈夫）拥有这片土地，顾麦曾邀请巴巴前去视察；一个晴朗的日子，他带着顾麦、美婍、蔻诗德和其他女满德里去了。这期间，婚姻的事和向拉克希米女神的许诺一直萦绕在蔻诗德心头。因为巴巴最近让阿迪的妹妹琵罗佳结婚；不久他又安排了阿迪的哥哥鲁斯特姆与美婍的姐姐芙瑞妮的婚事。“他要是让我结婚怎么办？”这是蔻诗德所担心的。“我该怎么办？要服从他，我就不得不违背对拉克希米女神的诺言。”于是那天上午，巴巴看完水塔等房产，带领众人下山时，蔻诗德抓住机会向巴巴提起此事。当时巴巴快步走在前面，女子们较慢跟在后面。蔻诗德跑着追他：“我向他叫道‘默文吉，默文吉，请等一下！’巴巴转身看着我，我打手势请他停下。‘默文吉’，我追上他说，‘我必须告诉您一件事，因为我有过一次内视。’我开始对他讲有关拉克希米女神的内视。巴巴止住我。‘不要再想这件事，’他说，‘因为我知道一切，我会照管。所以别担心。我会照看一切。’因此这意味着他会照料我，不会给我结婚的命令。”不久后，蔻诗德加入了美拉巴德的埃舍；此后的岁月，她作为巴巴的一名亲近女弟子，与美婍和其他人一起共同生活。蔻诗德的婚姻问题再未被提及；她终生未婚。

摘自《美赫拉纳讯息》，1997年第7号

用歌声荣耀主

作者：保·纳图编辑普拉卡什瓦提·沙尔玛的故事

普拉卡什瓦提·沙尔玛很小的时候就是主奎师那的热忱奉献者。她热爱唱诵巴赞，献给奎师那，渴望见他。1930年代后期，她听说一个名叫帕诗的七岁女孩，在完全清醒的状态见到并与主奎师那谈话。

普拉卡什热切希望见到这个女孩，赶到帕诗的住所时，发现已经聚集了許多人。实际上人多得像是村里赶集。普拉卡什心有两个主意——留下来尽量等待，要么回家去，过几天再来。最后她决心一直等到得见帕诗。她刚一决定不走，令她大为惊讶的是，她听到有人叫出自己的名字以及家庭地址。

她被引进帕诗的小屋，拜会这个上主的孩子，简短的交谈中，帕诗说：“主奎师那告诉我，你达善的时间还未到。”普拉卡什感到失望，谦逊地询问适当的时机是何时。帕诗回答：“你还需要等一些年。当时机成熟时，他会给你达善；在恒河边的一个茅屋。”普拉卡什当时住在北方旁遮普（现今巴基斯坦）的一个城镇，距离恒河岸边很远。

随着时间的流逝，普拉卡什结婚生子，某种程度上沉浸于世俗生活和家庭责任当中。1940年代中期，她与丈夫孩子居住在靠近现今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拉瓦尔品第。邻居基申·辛在空军国防会计管理办公室任职。基申·辛的妻子于1936年去世，留下他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几年后，基申·辛因公须离开拉瓦尔品第几个月，普拉卡什慈心提出在他离家期间照顾

孩子们。这种机缘巧合让两家人更加亲近起来。

基申·辛家中有许多美赫巴巴的优美照片，他长发飘逸，笑容温暖，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普拉卡什称呼基申·辛为巴布吉，称巴巴为“巴布吉的时髦巴巴”。

之后不久，基申·辛调任德里。几年后，由于印度次大陆分裂而成印度和巴基斯坦，西北旁遮普的多数印度教家庭都迁居印度。印度各地为大批无家可归者建立了难民营。普拉卡什和家人去了位于圣河恒河岸边哈德瓦的一个营地。是否她希望在此见到主奎师那，我们无从得知。

分裂后的日子对于难民们在各方面都是糟糕的，他们把家园土地抛在身后，只带着最基本的必需品来到印度。这期间，普拉卡什对神、她的主奎师那的信心受到多方面的考验。很快身心压力超过了承受极限。因身体问题，她被紧急送往德里就医，进行了全面检查和大量治疗。最后在输血之后，她感到有所好转随即出院。此时普拉卡什的丈夫在德里找到一份工作，基申·辛仁慈地收留了一家人。普拉卡什在这里接收到有关美赫巴巴 - 真正至爱的更多讯息。爱自发流动，当一个人经历生活，尤其经历了像普拉卡什这般的考验后，心要么怨苦，要么成长，更易接受真爱的给取。普拉卡什经历的诸多变故，使她开始欣赏基申·辛对巴巴专注的爱，以及巴巴在其生命中发挥的影响。基申·辛对巴巴之爱的沉默而自然的景仰，打开了普拉卡什的心。全心全意与真诚的崇拜乃接受纯爱之前奏。

普拉卡什带着真正的兴趣，听基申·辛讲加入巴巴新生活的打算，对基申·辛对巴巴全知者的体验也更关注起来。她对巴巴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提议在自己家中开巴巴中心。在每周的聚会上，她热情演唱巴赞，赞颂巴巴。不过她依然认为巴巴只是个圣人，虽然也许地位更高。为了保持巴巴的爱的气氛，普拉卡什还开始每周唱克坦（赞美神的奉爱歌曲）。所有这些聚会缓慢却肯定地开始对普拉卡什产生深远影响，也许超过了她当时的想象。大约那个时期，基申·辛和普拉卡什都被珍·艾德尔讲述灵性体验的书《阿瓦塔：至师美赫巴巴的生活故事》所打动。他们甚至赠送时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本。

每周聚会使普拉卡什与德里的巴巴爱者们有了接触。在巴巴生日庆祝上，她开始感到美赫巴巴也许是与奎师那同等意义上的阿瓦塔。她的心燃起面见巴巴的渴望。她听基申·辛说巴巴很快会访问哈德瓦，但因在新生活中，他不见任何人。基申告诉她在 1950 年四月大法会前夕去哈德瓦并不好，因为这会无意中违背巴巴的指示。

虽然普拉卡什高度崇敬巴巴，但她仍不认为自己算是巴巴爱者，感觉巴巴给爱者的命令不适合她要见巴巴的愿望。她迫切想从个人经验中知悉美赫巴巴真正是谁。她从与基申·辛的交谈中得知，巴巴计划那段时间住在属于桑萨·禅德的一所僻静房子，离莫提恰、哈德瓦附近的一个村庄不远。她无法抑制自己渴望见巴巴的躁动心灵，一天怀抱着两个月大的婴儿去了哈德瓦。她不能在德里等下去了。普拉卡什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希望在巴巴乘火车到达或离开时遇到他，一直在路口守着。

一天过后没见到巴巴的踪影，她决定去莫提恰寻找巴巴的住所。当晚雇了一辆嘟嘟车，但司机不愿带普拉卡什去，因为道路通过一片森林，再者她连房子具体位置都不知道。但这没有挡住普拉卡什。她充溢着无法遏制的想见巴巴的强烈冲动，雇了一辆马车出发了。走了几英里，马突然停在路上不走了，任车夫使劲鞭打，一步不挪。

普拉卡什下车向一个店主打听房屋所在。店主听了她的询问大笑道：“马比你们这些人更明白。哑巴动物正好停在你要找的地方。”问到谁住在房子里时，此人回答：“似乎是一个长相特别有魅力的大富商住在那里。可神是残忍的，因为他让他成了哑巴！”这清晰向普拉卡什显示，这正是巴巴的住处。

普拉卡什注意到一个园丁坐在房子大门外，她过去问他谁住在那里。他回答：“孟买那边来的一位商人，长得英俊无比，不幸的是他不能说话，来这里暂住一段时间。”走进大门，普拉卡什注意到有人在升炉火，也许是在准备晚餐。他是巴巴的一名满德里，对她说美赫巴巴不在，但补充说巴巴也许第二天晚上回来。

普拉卡什带着第二天要见到巴巴的更强心愿回到哈德瓦，是夜难以入眠。她满怀期待，又惴惴不安怕巴巴不见她，次日再次前往莫提恰。傍晚时分，她顺利来到巴巴住的房子。这一次幸运的是，巴巴在那里，他背对着门，在通过字母板与埃瑞奇交谈。普拉卡什注意到围着竹席围墙，旨在为居住者提供隐蔽。她走近时，巴巴转过身直视着她，她感到他直接看进她心中。看到竹席，又知莫提恰十分靠近神圣恒河，普拉卡什突然回忆起 1930 年代帕诗传递给她的话。巴巴示意让她近前，问她从哪里来。想起与基申·辛的对话，普拉卡什不敢正面回答。说：“巴巴，我从您让我在的地方来。”巴巴问她可曾有人向她提醒过不可见他的话。她再次迂回答道：“父亲的门永远对女儿开放。”巴巴会心地微笑，把手指放在眉心，表示幸运的手势。普拉卡什与巴巴在莫提恰的会面对她是压倒性的体验，她难以分清哪部分真实哪部分是梦幻。巴巴抬手慈爱告别，善意温存地打手势：“现在，立刻回到你来的地方，记住一件事：若是你发现有人想来莫提恰或德拉顿达善我，不论是谁都要予以阻止。”普拉卡什热情高涨地回答：“我向您保证，我会服从您的指令，就算以生命为代价！”巴巴再次微笑，普拉卡什离去。

普拉卡什正要上马车，看到满德里埃瑞奇向她跑来，一边叫道：“停下！停下！”他跑近前说：“巴巴想知道你认不认识德里的基申·辛和普拉卡什瓦提。”普拉卡什十分惊讶，因对全知者隐瞒身份深感羞愧。不过她仍面带微笑说道：“认识。”随后向埃瑞奇坦白她就是普拉卡什瓦提，居住在基申·辛家。听此，埃瑞奇让她等等，他去给巴巴传信。几分钟后带信回来，说巴巴再次要求她完全遵从之前的指示，阻止任何人前来达善巴巴。务必完全打消想在新生活期间拜见巴巴者的意图。回到新德里的住处时，普拉卡什发现一辆马车候在院子里。询问后得知基申·辛的女婿及母亲正要出发去哈德瓦达善巴巴。普拉卡什向他们反复强调巴巴给她的命令。基申·辛的亲戚开始表达不满，指责她自私，因为她自己刚得到巴巴的达善，却叫他们不要去。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普拉卡什最终成功劝服众人不再去哈德瓦。这件小事是普拉卡什对巴巴全知的又一次瞥见，同时表明服从巴巴命令的重要性。

随着岁月流逝，普拉卡什对美赫巴巴的爱进而加深，对他是“主奎师那再临”的信心开始萌芽开花。多年后有一次，巴巴问普拉卡什是否仍每周领唱克坦。普拉卡什显得沮丧，抱怨参与者甚少。巴巴表情异常慈爱，打手势叫她不要担心，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以爱念记我，我都在场。怀着爱做的克坦，我都在场，跟人多少无关。重要的是我的临在！”巴巴令人愉快的话语及神圣权威令普拉卡什备受鼓舞，回到德拉顿，依巴巴之令，普拉卡什继续进行克坦活动。一大批妇女参与到普拉卡什带领的巴巴克坦唱诵中。德拉顿美赫巴巴中心后被称做美赫巴巴的布兰达班，挤奶女荣耀主奎师那之地。许多参与者都提到巴巴临在的体验。美赫巴巴从而奠定了克坦唱诵的基础，通过他的临在使之持久传唱。

摘自《神人美赫巴巴剪影》第四卷，保·纳图著

与神的约会

作者：辛迪·达西·劳

我父亲克劳德·惠特克是长老会的一名瑜伽士，是个真诚的求道者，居住在芝加哥附近，对凡有自我宣称，但表示怀疑的灵性人物，都进行过调查研究。他知道乌斯宾斯基、葛吉夫、尤迦南达·帕拉宏萨、克里希那穆提及神智学，还相信外星人和外星生命。他每天一早一晚忠实地修习瑜伽，还种植有机作物，是长老会合唱团主管及风琴手，还是专业会计师。他睡眠很少！

童年时期，爸爸和我经常睡前一起念上主祷文，有时我们还会谈论灵性问题。他教我瑜伽，对我讲轮回，以及打开“第三只眼”的重要性。他还解释阿瓦塔的含义，对我说他相信阿瓦塔会在我有生之年降临地球，我的任务就是找到他。父亲的话让我激动不已，决定尽此一生寻找阿瓦塔。

十二岁时，我对耶稣产生出深爱，经常感受到他的在。一天晚上，我躺在房间的床上，黑暗中看到床尾有一张脸，以巨大的爱看着我。他非常美，我知道我看到了耶稣。奇怪的是似乎没有身体——只是一张脸。不过脸很完整，毫无缺损。我对这次体验感觉非常好，但没对任何人说，甚至我父亲。那个内视伴随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变得十分虔诚，虽然确信伊利诺斯州的利伯蒂维尔的长老会教堂不是我的归宿。

父亲在我十六岁那年死于心脏病发作。次年，1962年，我去密苏里上大学，期间开始阅读父亲留下的灵性书籍。我特别着迷神智学，甚至相信自己上一世也许曾是波拉瓦茨基夫人！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尤迦南达·帕拉宏萨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但也读过不少很奇怪的东西，包括据说一个来自木星的人写的书。在保罗·布伦顿的《印度探秘》一书中，我实际上读到了美赫巴巴，虽然由于作者对巴巴的负面态度，我没引起太多注意。但我很高兴父亲也读过那本书，因而至少他知道巴巴。

从阅读中我开始确信自己需要找一个大师，唉，这早在六十年代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管怎样，我会没完没了跟愿意一听者聊灵性话题。我觉得自己或许灵性上高级，想知道自己到底在哪个层面！

1963年，我转入迈阿密大学，我的室友是无神论者，她对我谈论的灵性道路完全不感兴趣，对我烦透了，有一天绝望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上高中时有个同学去过印度，见到一位大师。我想把你介绍给他。”

我对能见现实中遇到过大师的人倍感兴奋，结果见到他却是另外一回事。我的室友不知道他的姓氏和电话号码，只知道他叫爱德，居住在迈阿密海滨的某处。到海滨十分考验人，因为我们得倒三次汽车，这个爱德好难找，头两次都没找到。我央求室友再带我去一次海滨，因为凭我自己当然认不出这个家伙。第三次，我们一到室友就找着了。她快速为我们做介绍，说道：“辛迪，这是爱德。爱德，这是辛迪。”说完转身就走。

我欣喜异常——毕竟，我已找寻大师两年之久。我热切地说：“我听说你去印度见过一位大师。”爱德不慌不忙慢条斯理地说：“是的。他叫美赫巴巴，我在印度见到他。”

我有一种感觉——找对了！我说：“快跟我讲讲他。”时间慢了下来。我感觉自己等这个讯息好像等了好久，此刻一刻都等不下去了。爱德问我想不想看巴巴的照片，他钱包里有。他不不着不急地，简直是慢吞吞地拿出钱包，打开，给我看一张题为“至古者”的照片。立刻，我认出这就是我十二岁时内视中看到的那张脸！

爱德对我说巴巴是神。我压根就没想过他不是神。我知道这是真的。我知道美赫巴巴是我的大师，我一直在寻找的那一位！

爱德和我谈了一整天，我处于一种奇特的愉悦狂喜状态。我感到自己生命中所有的拼图碎片突然间完整地拼在了一起——关于美赫巴巴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完整感。我记得自己当时傻傻地想，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大师了，所有的问题都结束了！

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尽快见到美赫巴巴。我是一个名下只有二十美元在校大学生的事实，对我根本构不成阻碍。我要去见他，什么都阻止不了我！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在伊利诺斯州的母亲，告诉她我要退学，去印度见我的大师。我一边告诉她这个惊人的消息，一边狂喜地抽泣着。母亲当然不那么激动，也哭泣起来，原因却大相径庭。她说：“噢不！家中不能再有第二个了！他们想要多少钱？”她指的是父亲以前经常给他跟随的“大师们”大笔钱的事情。（后来，我母亲开始喜欢并尊敬巴巴，最打动她的有两件事：她相信是巴巴让我戒了毒；他或他的跟随者从未要过钱。）

随后我打电话给爱德，宣布我要去印度，需要得到美赫巴巴的地址。他对我说巴巴在闭关，我不可能见到他。爱德解释说去印度会严重违背巴巴的命令，由于我真诚地想服从巴巴，于是同意不去。但我感到心碎。直到今天我都感到当时不去印度是我此生最大的错误。当然，我也意识到自己命中注定，把坚决否决我去印度的爱德，作为我的巴巴链接。我一直苦苦寻找大师，如今找到了他，却不能见他！那次简短的通话，让我从极乐跌入绝望谷底。

爱德邀请我去迈阿密海滨见他哥哥欧文，与见新找到的大师相比，似乎是可怜的替代，但我与勒克兄弟度过了美好的一天。此后，我一有机会就与他们及其他迈阿密爱者聚会。这是我此生中与巴巴的一个美妙时期——“蜜月期”。

巴巴在闭关，但不像后来年间的深度闭关，这期间我们给巴巴发过几封电报。1964年我们发了这样一封：

辛迪、爱德和我爱您胜过一切，执行您的意愿让我们感到荣幸。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感谢您那么爱我们。辛迪·惠特克的地址是佛罗里达，珊瑚山墙，米勒道 1101 号。

在巴巴您的爱中

辛迪 爱德 欧文

在迈阿密，我过着两种截然不同但绝对平行的生活。在走向巴巴的同时，我开始使用毒品。每当我跟巴巴的人在一起，就与别的人一起吸毒——多数是音乐人。爱德和欧文建议我把使用毒品的事写信告知巴巴。我记得他们建议我用“大麻”（hemp）这个词，因为巴巴也许不知道什么是大麻制品玛若沃纳（marijuana）或帕特（pot）！于是我发了下面的电报：

鉴于停用大麻及当前情形，需要您的帮助，以进一步与您靠近。

爱您的辛迪

为了戒毒，我从学校退学，离开迈阿密，回到伊利诺斯州与母亲一起生活。不久我首次拜访了美赫灵性中心。中心的每个人都惊奇于我这么年轻——十九岁的我十分稀有。只有几个巴巴爱者不到四十岁，多数人年龄更大。拜访期间，我看了自己的首部巴巴电影。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巴巴，我难以自制。他看起来多么美啊！我真的不记得那时都想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啊哭。

我在那里的一段时间，是中心的唯一访客。与吉蒂·戴维度过很多时光，惊讶于她的充沛精力。那次拜访中我还遇到了拉姆·金德医生，让他给巴巴带回如下信件：

感谢您为把我拉近所给予的所有的爱、所有的帮助。我想尽可能地爱您，越来越爱您。请别为我受苦。我已停止吸大麻。感谢您对我的爱——感谢您给我生命，感谢您是巴巴。希望您身体好起来，愿您不要因我们而受苦。感谢您的爱。辛迪

1965年3月29日，玛妮从美拉扎德回信：

亲爱的辛迪，

你亲托金德医生带给美赫巴巴的心灵信息，已抵达至爱巴巴这里。巴巴让我写信告诉你，你对他的爱让他感到高兴，爱已强到足以让你停用大麻。巴巴希望你切莫再吸大麻，也切莫再养成任何类似的吸毒习惯。巴巴送去对你的爱，希望你在对他的忆念中保持快乐。至爱巴巴说你不必回信。

把爱给你、亲爱的辛迪和我们的伊丽莎白、吉蒂、露丝、爱琳、劳拉、伊迪丝、贝茜和在中心的所有人 玛妮

现在我感到能够听从巴巴关于毒品的命令了，我离开伊利诺斯州去了纽约，在那里有一段时间情况很好。不幸的是，我又开始吸毒，但自认只要等到在将至的1965年5月的达善活动中见到巴巴，我的问题自会解决。因此当巴巴取消对西方人的达善时，我极为震惊。我致电巴巴，问我能不能去，他回复说我应“等待达善”。

我的生活变成了地狱。我不停地吸食大麻麻醉自己。尽量不去想巴巴，除了仍在床头放着“至古者”的照片，那是我每天一睁眼，每晚最后一眼瞧见的地方。巴巴的氛围对我是一种压迫，我越来越多的涉入毒品，以消除违令的痛苦。我与巴巴社区几乎完全隔离。

1965年巴巴间或许可爱者于特定的时间内与他通信。我等到最后的时刻才写信，情绪亢奋。

我记得自己写到：

亲爱的巴巴：

我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您的爱。爱您的辛迪

我找不到回归巴巴的路——尽管巴巴时不时提醒我他没忘记我。这期间，一个朋友安排我卖毒品给一个著名的英国民谣摇滚歌星。令我大为惊奇的是，我被派往德尔莫尼科宾馆做此交易，这正是巴巴 1956 年访问纽约时的住地！之前我没去过，但看过巴巴在德尔莫尼科的一部电影，与一大群西方爱者庆祝他的生日。而此刻我置身这里，身边尽是眼神空洞的歌迷，售卖毒品给英国歌星的恍惚“助理”（我并没见到这个明星），就在巴巴曾经接见人们，参加宴会的下榻之所。当我徘徊着等着收款时，产生一个生动的幻觉，巴巴实际上就住在那个套房！我不知自己正确与否，但当时十分确信，我能清晰地想象巴巴坐在角落里的长沙发上，容光焕发。我感到惊骇无比。但我知道巴巴仍在那里，等着我。

巴巴也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在那里提供救援。在我最后的迷幻剂之旅中，我停止了呼吸，我相信自己死了。我跟巴巴做了一个交易：“如果您把我从中拉出来，我绝不再碰 LSD（迷幻剂）。”我对巴巴信守“契约”，再没用过 LSD，但确实还在继续使用其他毒品。

大概这段时间，巴巴联系了爱德和欧文，说他不希望他们吸食毒品，包括大麻制品，或与吸毒者交往，欧文给我写信说他们不能再见我了。现在我与巴巴的人更加疏远了。

1966 年 10 月，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与一个深爱的人在一起。第二天我遇到了亨利·达西，正是我在梦中爱上的人，因此事情发展迅速，仅在三天后，他就向我求婚。我对亨利说他若得到巴巴允许，我会同意结婚。他给巴巴发电报，巴巴对他回电答复：

你可以娶辛迪，如果辛迪也想嫁给你。送去我的爱。——美赫巴巴。

我们相遇数天后，亨利和我一天早上起床后没有吸食毒品。没有事先商量过，只是不想吸——这十分令人惊奇。那天下午，1966 年 10 月 10 日，我接到爱德·勒克的电话。鉴于巴巴要求远离吸毒者的命令，接到爱德的来电我很诧异。他对我说他收到埃瑞奇的一封来信，信中有巴巴的一段话：

至爱巴巴很高兴听说亲爱的辛迪·惠特克完全摆脱了毒品，为她对他的爱而骄傲。

听到这个讯息，我立刻感到完全摆脱了毒品！我惊奇地发现埃瑞奇的信是一周前从印度发出的。我感到不仅摆脱了毒品，还摆脱了所招致的相关业相。不知为何，我愚蠢地认定讯息是给亨利和我的，我们计划去中心结婚。

我们在默土海滨结婚，在中心住了几天回到纽约，在此开始我们脱离毒品后的新生活。遗憾的是，亨利做不到不碰大麻及其他毒品。接下来几个月，我接连收到巴巴关于毒品的信函。1967 年 1 月 26 日，收到高荷医生给吉蒂的字条：

已注意到亲爱的辛迪·惠特克的情况。是的，一个人从体验中学习。至爱巴巴送去对她的爱，

希望她全心全意纪念他，远离毒品。

这条消息让我迷惑不解，因为我已不再使用任何类型的毒品。我也为丈夫重新吸毒而深感抑郁，我请巴巴说明“远离毒品”的含义。巴巴在 1967 年 6 月的电报中回复：

亨利可以吸烟草，但要远离毒品，除非是专科医生开出的药剂。把爱给你和亨利。——美赫巴巴

亨利继续吸毒。虽然我恳求他别把毒品带回家，去别处吸，但他仍往家带。最终，尽管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我还是离开了亨利，因为我想遵守巴巴给我的远离毒品的命令。我搬到伍德斯托克，重新开始。

自从巴巴说我已摆脱毒品，我一直都能轻松服从他的命令，直到 1976 年，一天晚上不知为何我突然与朋友们一起吸了一些大麻。我不知为何吸毒，因为我完全没有吸食的欲望。奇怪的是，我仍然感到“脱离”了毒品，即使我吸了毒。不过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巴巴清晰向我表明，切莫再用毒品。我再没吸过。

1960 年代后期，对我来说最棒的一件事是很多年轻人走向巴巴，我终于有了同龄者的团体。许多“新”爱者，以前像我一样是吸毒者，成为我最亲密的朋友。我与巴巴社区新朋友们志同道合感很美妙。

1969 年，当巴巴离开肉身的消息传来，我无比震惊。完全难以置信他已离去！我们陷入哀伤，不知该怎么办，这时印度传来消息说满德里相信达善活动应照旧举行；毕竟巴巴说过：“我将斜靠着施达善。”

1965 年巴巴对我说要“等待达善”。1969 年 4 月，我终于在他离开肉身前就已为我们计划好的“1969 年大达善”活动中“见到”了巴巴。埃瑞奇以这样的话开启了达善活动：“现在是九点钟，你们遵守了与神的约定。”我知道事实如此。我生命中所有的时刻都引向这个无限永恒的时刻，我生命中最重要时刻：与神的约会！

整个达善的一周期间，我都感到美赫巴巴的鲜活的临在，是我后来所罕有体验的。我频繁去印度，试图再次捕捉与巴巴“在一起”的体验，但与他的首次“会面”最为非凡殊胜。

就这样我遵守了与神的约定，收到了此生能收获的重要礼物。感谢您巴巴！感谢一切。

遇见美赫巴巴

作者：C·D·德希穆克博士

1932年，我在伦敦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我不喜欢书本知识，也不满意自己，被似乎穿不透的灵性黑暗所包围。我在《先驱日报》上看到美赫巴巴的照片；他被伦敦的报纸尊称为“弥赛亚”。照片下的标题写道：“重回生命目标”。照片上有种东西吸引了我，使我确信找到了可以求助的人。有可能就是我一直找寻的光之源。

一段时间后，我游览英国的湖泊地区时，在报纸上看到一张以美赫巴巴为中心的合照。看着照片，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却又难以抗拒的要见美赫巴巴的内在召唤。内在驱策如此强烈，我立刻取消余下的行程，赶回伦敦。我联系了刊登巴巴照片的报纸，他们不清楚巴巴的住址，还是设法转寄了我写给美赫巴巴的信。美赫巴巴回信说这次不能见我，会于下次访英时与我会面。随后巴巴去了美国。

虽然我内在被巴巴吸引，但读到他的一些文献时，却依然批评，充满抗拒。后来，1932年7月29日，我经历了一次最意想不到的奇旅。我躺在床上入睡，一种全新的景观突然间向我打开。我置身不同的空间，以另外的身体。我与自身肉体分离，发现自己置身释放出全新敏感与觉受的更高灵魂载体，似乎由光与色构成。环境满是美赫巴巴即将到来的期待氛围。我要见巴巴心切得一刻都等不下去了。迈着坚定的步伐，美赫巴巴从我的右侧走来。站在我面前，身体光辉四射。我们面对面而立！他身体辉灿，眼眸灵动甜美，又意味深长，深深注视着我。

在我面前的是神圣化身，不可挑战，以心体表现，轮廓外形清晰稳定。我不是指美赫巴巴的神圣完美，我视他为完美的化身。我怔怔望着他，在景仰中沉醉，完全忘记了自己。从我自己的发光身体中，涌出奉爱的波浪状美丽玫瑰色云朵，自我的心中飘向至爱巴巴。显然无需正式的问候，言语仪式的表达。这种奉献完全自发，毫无任何的人为感。它只是简单发生，我可以看见它发生。一瞬间我忘记了自己和环境，只是融入自身生发的奉爱情感当中。我的心灵完成表达后，我的心和振动的精神体稳定下来，我再次完全看清面前至爱阿瓦塔的辉煌形体。我的爱慕也找到了表达方式，不是语言，而是明亮色彩的振动。

接着美赫巴巴以其内层面的精美声音，对我首次开言，语言清晰无误：“你与我联系紧密。你是个好人。”我内心对接受这个评论明显犹豫了一下，巴巴又问：“你不是这样吗？”

我以祈祷作为回应，只是伴随着巨大的热情从心中自动流出。我在心中至诚向至爱祈祷：“不管好坏，请接纳我。”

巴巴的回应是即刻的。从他的内层面的光体所散发的难以言喻的灵性美中，他的爱与祝福以深天蓝色的振动，向我倾注而下，包裹吞没了我的整个存在。怎样的平静啊——言语无法表达！何其满足的狂喜啊——语言难以形容！宛如沐浴在清凉明澈的月光之中。接着，意识毫无间断，强度也无减弱，我发现自己慢慢转回物质世界，回到肉身，躺在床上。

四个月后，1932年12月8日，在伦敦骑士桥宾馆，我极其荣幸地臣服在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圣足下。我认出他就是赢得我心的唯一者。他的神圣临在，难以用语言描述。他俊美的眼睛和迷人的微笑，散发着爱与喜悦，提升周围人的意识，给其以生命真正价值的瞥见。在他的陪伴中，时间停止，一个人可品尝一丝生命永恒。他里面是纯爱之常青泉。他的在庄严完美，却毫无距离感。他的爱不知分别，径直步入弟子心间。

回到印度，凭借巴巴的恩典，我在大学里找到一份工作，能够在假期时间陪伴和服务巴巴。在美赫巴巴身上，一个人看到生命之完满。他的每个动作，每句话，每个眼神，皆自发涌现，与真理同振动。遇见美赫巴巴是我有生最重要的经历。

摘自《慈父、我的大师和他的教导》，C·D·德希穆克博士著

红心之王

作者：克莉斯汀·基勒

我生长在新英格兰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一个声称无神论者的父亲。母亲大学生时代参加了葛吉夫的团体，但嫁给我父亲后放弃了灵性方面的兴趣。在我青少年和成年时期，我效法父亲，对宗教表现得极为轻视。对心理学倒深有兴趣，年少时就规划做精神治疗师。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美赫巴巴的照片是在 1970 年代初期。这段时期我辗转于加利福尼亚各个公租房，尝试毒品及其他形式的异类行为。一天在伯克利，我看到一张美赫巴巴年老时期的海报，脸庞圆润，目光闪烁。底部以黑体字写着“别担心，要开心”字样。我的反应是对那些被冠以古鲁者的习惯性厌恶，并没仔细看照片，愤然断定“别担心，要开心”公然写在海报上，是多么高度不负责任的言论。

“他难道不知道有大量事情需要我们担心吗？”我质疑道。“难道他无视世间疾病、饥饿和战争等难题吗？发生这一切时我们怎么可能开心？不应该允许人们说这类话。”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克鲁兹又生活了多年，做临床医师工作，没有再听说美赫巴巴，直到 1978 年遇到帕特里克·卡尔森。第一次到帕特里克家，一张异样的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一位男子躺卧床上，身穿白衣。我问此人是谁，吃惊地听到美赫巴巴的名字。我刚与帕特里克恋爱，希望这位美赫巴巴不会在他的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我曾目睹拉吉尼希的人们在黎明的海滩舞蹈，不希望帕特里克涉入奇怪的教派。

我失望地得知，帕特里克实际上对美赫巴巴最上心。甚至早在 1970 年代之初在美拉巴德生活过四个月，将之描述为他此生中最美妙的经历。我私自认为帕特里克需要有人扮演父亲的角色，因为他自己的父亲是个酗酒者，家庭生活很悲惨。

帕特里克与我开始一起度过大量时间，向我介绍了他的许多朋友，他们也知道美赫巴巴。一天晚上，贝弗莉·史密斯给我们播放她去美拉巴德旅行的幻灯片。约翰和雷内·巴萨尼救过来观看，他们都热烈地谈论着巴巴和印度。我听着，每句话都想批评，再次断定他们都有过不幸的童年，成年生活中需要这样的“拐杖”。我发现他们相信美赫巴巴是人身上帝，这尤其令人惊骇。“神”这个词本身对我就很刺耳，正如正统基督教传教士叫嚷的声音。

“你要是需要靠幻想生活，”我一时对帕特里克说道，“美赫巴巴听起来不错。我却不需要借某个故事建立生活。我的童年不像你的那样不快乐：我不需要到印度建新家，也不需要靠神话过活。”

我提防着帕特里克和他的朋友们转化我的企图，但他们只是礼貌地听完我的异议，继续谈论美赫巴巴，热情依旧。我发现自己被人们家中美赫巴巴的照片和画像困扰。眼光无意中撞到一副，赶忙转开，几近难堪。他的眼神让我不安，我不想看它们。

有天晚上，帕特里克和朋友们想去参加菲里斯·弗雷德里克举办的聚会。我想跟帕特里克在一起，于是十分勉强地随他们去了。聚会结束时，所有人站起来念一个祷文，我感到强烈排斥，发誓绝不再参加美赫巴巴的聚会。我告诉自己这些人遭受着可怜的错觉，他们对此人的信仰表明尚有未愈的童年创伤。

对有关美赫巴巴的谈论，虽然多数时间抗拒，但偶然也有软化的时刻。当帕特里克演唱美赫巴巴喜欢的科尔·波特的歌曲，或讲巴巴的妹妹玛妮，晚间给他朗读侦探小说为他消遣时光的故事时，不知为何我又被这个奇怪的人所吸引，尽管我从不会向别人承认。一天晚上我与帕特里克及朋友们去看一部有关美赫巴巴的苏非剧，有几场戏我发现自己潸然落泪。“我一定是太累了，”我自忖，“毕竟剧情伤感，动情流泪也属正常。”

一年春天，我遇到美赫巴巴的侄女希琳，她刚嫁给帕特里克的老友杰伊·邦纳不久。希琳感觉到我的矛盾心理，为消除我的疑虑，讲了巴巴禁止她读任何有关他的书的故事。我立马来了兴趣——美赫巴巴希望希琳通过别的方式认识他，不被文字和概念所影响。她建议我也不必读任何美赫巴巴的书，我感到莫名地放松与开心。我再不用去衡量那些话的对与错了！

几年后，帕特里克和我决定结婚，计划在缅因州海滨举办婚礼，有家人并几个朋友参加。因偏好于非正式的个性化仪式，一天下午我们坐下来写结婚誓词，几乎立刻在婚礼上提及神这个问题上争执了起来。

“我绝不允许在婚礼上有神这个词，”我激烈抗议，“我不信神，我的家人不信神；我的朋友们不信神。神不可以参加这个婚礼！那会非常尴尬！”

“那么，你认为结婚的意义是什么？”帕特里克有些震惊地问。

“我不知道，但肯定与神无关，”我语气强硬，“我也绝不会与那种事关联，除非死亡把我们分开！”

帕特里克在海滩上走了很久整理心绪。后来才对我说，散步中他质疑了整个婚姻，不过最终回来向我提出一种可行性妥协方案。

“我们不提神这个词，但在仪式中让卡尔·恩斯特读几段美赫巴巴的短文。”

“可以，”我同意，“只是穿插在中间，并且要简短。”暗自希望短文混夹在一片音乐声中，没人会注意到。

婚礼如期举行，念巴巴短文时我设法堵上耳朵。新婚燕尔，我们开始计划国外旅行。帕特里克经常说起想再到印度的愿望，对此我提不起兴致，但既然对他显得那么重要，我认可了。我们决定在欧洲旅行两个月，然后向东进发。

“我们可以去美拉巴德两个星期，从那里去斯里兰卡，然后去尼泊尔，”我表示，“我不介意满德里，既然他们对你这么重要，但别指望我进美赫巴巴的陵墓，或其他类似的怪异事情。”我警告帕特里克，帕特里克说我可随己愿行事。我打算阅读一些资料补补课。

在伦敦，我们住在皮特·汤曾德的住处——海洋美赫。迪莉亚·德里昂和小阿迪有意要我参加美赫巴巴的谈话，我避开了，有时我真希望没有答应过帕特里克随他去印度。虽然多数时候戒备和恼火，偶尔柔软的一刻也会不期而至。一天晚上有人看美赫巴巴的录像，我受好奇心驱使也一同看，但只看了一两分钟就走开了。有人丢下一本珍·艾德尔的书《阿瓦塔》，我读了几页，才有点兴趣，突然又抛到一边。

我不要进入这种美赫巴巴狂热崇拜的圈套，我对自己说。只有无法独自面对生活，无法独立思考，生活不幸寻求安全感，要么孤注一掷、执着虚假承诺的人，只有这些人需要，我不需要，我给自己打气：我已经很快乐了。我的生活很完美。我刚嫁给自己心爱的人，我们正一起周游世界；我有工作、家庭和朋友，我很满足，不再需要其他的了。

我们前往印度的时间终于到来。我们在法国和英国的整个旅行期间，我已注意到帕特里克想去美拉巴德的无言焦躁，对他不安心永居法国郊外，我感到失望。他为何一定要对这个美赫巴巴如此着迷？在其他任何方面他看起来都是一个理想的伴侣。

1980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飞往孟买，或者至少说努力飞往孟买，飞机因大雾无法着陆，被迫继续飞往马德拉斯（金奈）加油。我一直害怕坐飞机，尤其是起飞和降落时。这次航行很受折磨，时长、混乱，在马德拉斯地面等待加油时，机舱里闷热不堪。

然而情况变得更糟。返回孟买起飞过程中，一部发动机失灵。一只鸟飞进发动机，飞行员被迫用平时一半的动力完成起飞。发动机吃力，我们低空飞过机场附近的棚屋，难以升高。所有人都扣紧皮带坐在座位上，知道一定是出了严重问题，希望能躲过空难。最后经过努力，飞机升空，飞行员颤抖的声音从扬声器传来，告知我们刚发生的灾祸。“一旦抵达孟买，”飞行员相当不圆滑地继续说道，“飞行将不再继续。”乘务员在飞往孟买的三个小时中，脸贴窗户观察，警惕发动机爆炸。许多人在祈祷。我希望自己相信上帝。

大雾散去，我们在巨大的欢呼与掌声中着陆。印度显得神奇；我们急切走出飞机的牢笼后，我想亲吻大地。我立刻爱上了孟买，其活力、喧闹和气息。它让我想起非洲西部，我年少时在那里生活过；我有种到家的奇异感觉。我们去了美赫巴巴的长期弟子蔻诗德·伊朗尼的公寓。街上在庆祝印度教节日，年轻人游行舞蹈，举棍与伙伴手中的棍相敲击。喧闹声醉人，我在沿街的一个小门廊伫望，感受到一种野性的兴奋，几乎难以入眠。我们住了几天，安排去阿美纳伽的行程。我仍对祈祷和美赫巴巴的照片感觉不适，但总体环境让我激动不已，其余的都能忍受。蔻诗德看上去那么可爱可亲，我不愿祈祷时不起立而冒犯她。

一天夜间，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去阿美纳伽。整晚我都清醒无眠，充满莫名的兴奋，而帕特里克在我旁边打着瞌睡。凌晨四点我们在阿美纳伽的阿肖克旅馆下车。有几人在夜里游荡，但城镇大部分人仍在沉睡。帕特里克已有近十年没来过这里，辨不清方向。黑暗中我们拖着行李，蹒跚寻找着信托办公室。灰尘迷了我的眼睛，公厕的味道让我恶心。狗在我们路过时使劲吼叫，我紧张得要命，害怕某种动物趁黑暗冲出来袭击我们。我越想越气恼，本想在旅馆睡一觉，帕特里克非要找能代表美赫巴巴社区的地方。

在那片区域绕了半小时，我们找到了信托大院，但大门关着，门前地上睡着几个人。帕特里克建议我们坐嘟嘟车直接去美拉巴德。他找到一个司机，不懂英语，似乎从未听说美拉巴德，提到阿冉岗时把头晃来晃去。

“我记得美拉巴德在阿冉岗村附近，”帕特里克对我说，“因此如果我们朝那个方向走，也许能找到。”我知道与帕特里克争辩无济于事，他可以固执得无人能强，显然不到美拉巴德地盘绝不罢休。我们上车出发，驶入茫茫黑夜，很快转入荒僻的乡间马路，巨大的黑色天幕上繁星点点。帕特里克和司机都对路线不十分确信，我真后悔早该多争几句，留在镇上，至少等到天亮。就算阿美纳伽满街尘土，到处是狗，气味难闻，也比迷失于印度乡村的黑路上强。就在我开始游说返回镇上时，帕特里克叫道：“美拉巴德！美拉巴德！”指示司机拐入一条模糊难辨的车道。

我们在一长排矮建筑边停下，从嘟嘟车向外张望。黑暗中，一扇门砰地打开，从房子一头传来怒吼声。

“你们怎么想的，一大早4点半吵醒所有的人？你们这些愚蠢的朝圣者！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你们应该去朝圣中心，而不是大半夜……”一个高大瘦削、一头浓密白发的男子大步走过来，发出一连串的咒骂。蓦然间他好像认出了帕特里克，张开双臂将他抱住，长串的骂人话骂到一半戛然而止。我仍在动摇，好想跳上嘟嘟车速速离去。又一扇门打开，一名女子冲了出来。“帕椎！海德！帕特里克！”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大叫，又拥抱。拥抱过程中，帕特里克介绍了我，而我已经不喜欢这个地方。

帕特里克问起艾瑞克，听说他的老朋友仍在山上陵墓旁守夜，想再次冲到黑夜里去。我又激愤，又精疲力尽，现在面对二选一：要么在下面与帕椎和海德在一起，要么随帕特里克上山去陵墓。我已决心不靠近陵墓，以防有人想让我进去顶礼，我发现这个想法特别可怕。不过黑灯瞎火与帕椎待在山下，更让我感觉恐怖，于是心情极坏地陪帕特里克上山。

到陵墓时，帕特里克找到了艾瑞克。他们拥抱后开始愉快地低声交谈。我站在黎明前的黑暗里，一动不动，不想有人看见我，不知道多久才能离开。等待中，我预想了几句话跟帕特里克说：我要告诉他无论如何我不想待在美拉巴德，建议我们去斯里兰卡，或至少去阿美纳伽，立刻。

一个女子拿着一个小盆和几块抹布，打开陵墓的门走了进去。从我在外面站的位置，我看见她开始擦一块大理石，仔细地把水滴在布上。另外几个女子从我们来的方向摸黑来到，开始帮忙清理。我盼望帕特里克早点结束谈话，我们好离开。女子把头探出门外，看到站在黑暗中的我，招手让我近前。我微笑着摇头，不谢谢，我打着哑语。女子将头一歪，微笑着，更加急促地招手。

我想对她说我对美赫巴巴不感兴趣，不想进入他的陵墓，但门外一个大指示牌上写着“安静”字样。我想告诉她我根本不想来这里，只是等帕特里克与朋友谈完话。她仍旧无声招手，敦促我进去。即使允许我说话，我推断，她也有可能不懂英语。她再次示意我进去，用布做着清洁的动作。

这比我留在山下更糟，最终我决定干脆拿过布，她指哪儿擦哪儿，赶着做完，这样还容易些。也许那时她就会让我一个人待着了。我脱掉鞋，走上石门檐，接过棕色小抹布，迈过门槛进入陵墓。我发现自己进入画着壁画的小空间的一刻，开始流泪。其他人都没注意，那位女子微笑着示意我擦拭大理石，我猜想那覆盖着美赫巴巴的肉身。我感到虚弱，便跪下来擦拭大理石面。

我边擦边流泪，不知因何哭泣。不觉得难过，只是眼泪不断淌下脸颊。我认定是时差的缘故。内心有个声音说：“这即是世间每个人在寻找的！这即是人人所求之爱！”我的其余部分争辩说是疲劳和时差之故，催促我走出陵墓去睡一觉。我在里面待了感觉有几个小时，然而我出来时，帕特里克和艾瑞克还在原地交谈着。后来我走下山，晕乎乎的，把要离开的计划忘得一干二净。

我想远离陵墓的决心烟消云散。我像磁石一般被吸引，一天回去几次坐在里面的地板上，甚至用之前自己感觉恐惧的方式顶礼。我发现自己在阿提时间唱歌，倾听祷文里的话语。眼泪依然流淌，有时在陵墓内，有时在听别人提起美赫巴巴的名，看到他用过的物品，或想象他曾走在我正在走的路上时。“时差反应，”我自忖，“疲劳过度。”

一天早上，我盘腿坐在陵墓内，抬头看见美赫巴巴站在角落里，挨着一瓶花。他看起来很年轻，穿着白色长袍，非常美，微笑地望着我。形象清晰，虽然并非固态，我可以把手穿过去。“幻觉，”我警示自己，仍不移目光凝望着他。“一定是因为旅途太过劳顿，还没缓过来。”他美得令我屏息，我只想尽情地哭泣，不要停下来。

我一次次回来，以期更多的瞥见。很多次我可以看见他在窗户之间的角落里，有一两次看见他经过右侧的窗户，长袍飘拂。他大步走过时，目光会透过窗户与我的相碰，我感到晕眩。我一定是在想象，我自思。似乎每当我看向角落，都能看见他的形象出现。我告诉帕特里克，他建议最好不要过多谈论此事。我跟保·纳图谈起，他说我能见巴巴很幸运，可我不完全相信他的话。有时，我疑惑自己是否被洗脑了，因为周围有那么多美赫巴巴的照片，但我仍然喜爱看他。

一天我坐在陵墓里，开始听到巴巴对我说话。似乎是无声之声，来自外部，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因阿瓦塔的概念困扰吗？你不能相信这个？”

“是的，我无法接受这一切。有人成为神，这听上去很疯狂。我甚至不知道神是什么。”

“这无关紧要。你不必使用任何那类词汇。你只要接受我是你最好的朋友。你现在对心理学感兴趣——你相信高我这个概念吗？”

“是的……那对我讲得通。”

“那么那就是我所是的。我是你的高我，最重要的是倾听并服从这个高我。”我一直困扰于人们谈论服从美赫巴巴。以一种西式背景，我无法理解服从大师的概念。现在我感到符合自身逻辑，简单而有力。

“现在站起来走到外面去。”

“什么？我刚刚在这里坐下。”我抗辩。

“学会听从这个声音，服从它。”他命令，我开始担心自己出现幻听，不过还是服从了他。我从变态心理学课程知道，幻听比我一直经历的幻视症状更严重，尤其是错觉为听到神的声音。我怀疑自己在经历某种精神衰弱。但我感到很开心，继续跟随这个声音，引导我进行各种看似无意义的训练，练习倾听与服从的艺术。最后，这个声音变得更内在，语言也更不明晰，直到它成为一种知道，而不是命令。

时间流逝。帕特里克和我在美拉巴德度过两个月而不是两周。我没有过多谈论我的体验，经常怀疑它们的真实性。最终放弃了自己出现过精神病症状的观点，断定只是想象，自我乐做的小游戏。

我们回到美国，定居新英格兰。我于内心保持着一种对巴巴的安静而个人的感情，仍不喜读书与讨论形而上理论。起初朋友们认为我这次从印度回来，可能会发生转变，但很快接受了我还是老样子。而我也感觉确实没变，又完全不一样了。

几年后，帕特里克和我带着一位朋友一道，重回美拉巴德参加永恒日。我盼望在巴巴的陵墓中再次见到他的形象，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使之重现。我坐下盯着墙角，但没有形象出现。也许失去了诀窍，我寻思，失望于只看到画着壁画的墙面。我多次尝试想象看见巴巴，都没能成功。不管怎样，我喜欢待在美拉巴德，这将成为帕特里克最后的朝圣之旅，第二年他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在那次拜访中，他手持火炬，于清晨从美拉扎德跑步至美拉巴德，在黎明时点燃永恒日度内火。后来他说：“如不出现意外的情况，这此行动之后，我今生已无遗憾（圆满）。”

1984年6月1日，我下班回家，在门口发现一张纸条，让我联系警察。我知道帕特里克出事了。电话中，警官让我去警局，帕特里克发生了车祸。朋友开车送我去警局，我一路念着巴巴的名，知道帕特里克已去。我仍处于麻木状态，意识到自己一直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就好像名叫帕特里克、克莉斯汀以及卡车司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的三人，曾经相约在此生如此交集。我感觉冥冥之中有准备，知道美赫巴巴会帮我渡过接下来难以想象的痛苦。

当天，我同朋友们带着美赫巴巴的照片，以及巴巴一次在美拉巴德点的一些度内火灰，到殡仪馆看遗体。我以前从未见过遗体，第一次走进房间时，看见帕特里克躺在医用床上，双手不同寻常地合抱于胸前，我无法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显然这个僵硬的身体不是帕特里克，或者不是我最熟悉的他。我默默问巴巴帕特里克遭遇了什么。我站在床边触摸他僵硬冰冷的手，抬头向左看，因为我看到他的头旁有光。巴巴站在那里，再次微笑望着我，这次是年老形象，穿着优美的白袍。

随着视像聚焦，我还清晰地看到帕特里克，站在巴巴身边。我惊讶地发现他穿的衣服不是我带给殡仪师为遗体穿的那件。不相干的小细节让我心有所动。他为何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深蓝色衬衫？而我带来的是深红色衬衫。

帕特里克在巴巴身边站了有几秒钟，同样微笑着，轻松而无忧。他的形体无碍无声地移到巴巴前面，接着消失不见。我仍然凝神注目，凝视巴巴有几分钟，他的眼睛反映出一切，我所知和未知的。他承受着我所感受的所有痛苦，以及在将来的日子里我将会感受的一切。那一刻我明白在陵墓中看到的那些形象，从来不是我所创造，而是巴巴给的珍贵礼物。几分钟后，巴巴的形象消退，但他的在让我感到安慰。

我再也没能像早期那样看到巴巴的脸和形象，那时我最需要他；有时巴巴以其他美好的方式，让我知道他的临在，教我在每一处见他。比如有一天，那是在帕特里克去世后不久，我去洛杉矶附近的西海岸参加一次撒唔斯。我想和巴巴爱者在一起，但在那里认识的人很少。这也是自从帕特里克去世后，我第一次离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有一刻我突然感到异常孤独，不确定来这里是不是个好主意。我请求巴巴离我更近些，让我知道他一直和我在一起，正如在许多痛苦时刻他做的那样。

休吉·麦克唐纳突然向我走来，头戴魔术帽，在我面前展开一叠扑克牌，牌面向下。他无言地邀我抽一张牌，任意一张。我全都触摸一遍，专心地选择，参与休吉的把戏，最后抽出一张。我翻转纸牌，再次意识到美赫巴巴比亲近更近。牌面是红心国王。在与帕特里克最后一次去美拉巴德的旅途中，我曾为巴巴写下这样的歌词：“我哭了又笑，我伸出手，他给我发牌红心之王！”

收获他的恩典

作者：埃斯潘迪亚·维萨里

埃斯潘迪亚·维萨里为 1927 年巴巴召唤至美拉巴德、美赫静修所 14 名伊朗男孩中的一员。后来跟共同有特殊爱的体验和灵性生活倾向的男孩编入一组，同其他人分隔开来。巴巴学校的这部分被称为修爱院（Prem Ashram）。修爱院男孩与美赫巴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一些男孩体验到内在灵性觉醒。

大约两年后，男孩们被遣回伊朗，在各自的社区继续同家人一起生活。埃斯潘迪亚和家人多年始终忠爱巴巴，但自巴巴 1930 年访问伊朗后，埃斯潘迪亚很多年再未见过巴巴。埃斯潘迪亚做了农民，青年时随叔父去了伊朗的另一个地区，在德黑兰北部，种植草莓和樱桃。埃斯潘迪亚在果园劳作，果实成熟后到市场售卖。

那时，他和住在印度的巴巴的亲近满德里拜度通信，拜度会询问其生活和工作。埃斯潘迪亚回信说只要他们的樱桃树不在不该降雹的时节遭遇冰雹，造成减产，一切都好。埃斯潘迪亚和家人靠着一年的好收成维生。

1963 年的一天，埃斯潘迪亚接到拜度的来信，说巴巴邀请原美赫埃舍成员到印度同他见面，这么多年后，终于等到了这个时刻。这真是个从天而降的好消息！不过埃斯潘迪亚知道，他能否成行取决于当年的樱桃收成。写信对拜度说了自己的担心。巴巴得知后回信要埃斯潘迪亚到果园里走一遭，每棵树前念一遍：“这么多年我终于有机会去见巴巴，所以恳请你今年好好结果，让我负担起路费。”

埃斯潘迪亚一丝不苟照巴巴的话做，到每一棵树前陈情。做完后满心喜悦，确信当年的收成能满足旅费之用，于是借钱筹资，为印度之行做足准备。他计划走陆路，但到达伊朗东部边境时，发现桥被大水冲毁，过不了河。他只好去了附近儿子家，借钱买机票，乘飞机前往印度。这给埃斯潘迪亚造成一些耽搁。巴巴允许伊朗来的人待四天。埃斯潘迪亚到达印度时，发现自己已晚了一天半，只剩两天半跟巴巴在一起。中午时分直奔普纳的古鲁帕萨德，见人们已开始离去，深感沮丧，以为当天的活动结束了，已错过见巴巴的机会。迎接他的阿娄巴让他等等，说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巴巴会来，埃斯潘迪亚还有机会达善。

等候达善时，埃斯潘迪亚思忖：“这是真的吗？还是我在做梦？”不禁思绪万千。终于被召去见巴巴时，他想：“我是谁？这么低微的一个人，大老远来见神本人？！我怎么敢接近神？”很快他发现巴巴示意叫他上前达善，并让他就近坐下，坐舒服。埃斯潘迪亚落坐后，幸福满溢，产生想按摩巴巴脚的冲动，就像当年和其他男孩在美拉巴德常做的那样。他真的为巴巴按摩起了脚，不一会儿，他自己意识到，停了下来。

接下来两天，埃斯潘迪亚和大家一起与巴巴共度时光。有各种灵性音乐与歌曲，被巴巴周围美好的气氛包围。

最后到了与巴巴离别、动身回伊朗的伤感时刻。巴巴让亲近弟子帕椎，陪埃斯潘迪亚从普纳赴阿美纳伽参观美拉巴德和美拉扎德，再去孟买。埃斯潘迪亚到孟买后想用伊朗币买去伊朗的机票，却无法购得机票。他只得写信到伊朗，让人把机票寄过来。埃斯潘迪亚自己留了信件复印件，这件事一做完，就径直乘火车回普纳伴随巴巴！

阿娄巴来到古鲁帕萨德门口，惊叫道：“你回来做什么？”埃斯潘迪亚向阿娄巴讲了原委，解释说他得等机票到了再去孟买。阿娄巴向巴巴禀明此事，巴巴打手势：“把他带过来。”巴巴对埃斯潘迪亚说：“别担心，没关系。就在这里待两周，机票来了以后再走。”埃斯潘迪亚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这真是预料之外的祝福——能够有更多时间与巴巴在一起了。

接下来两周，埃斯潘迪亚每天到古鲁帕萨德拜见巴巴。在各种活动中，享受与巴巴相伴的时光。巴巴允许他每天跟那里的满德里共进午餐。两周后，巴巴让他去孟买查看机票。机票还未到，他立刻返回普纳，巴巴让他再待一周。

埃斯潘迪亚再一次欣喜万分，又能跟巴巴多待些时日了。第三周后，埃斯潘迪亚再次去了孟买。这次他的机票已到，埃斯潘迪亚现在可以回伊朗了。离开古鲁帕萨德前，阿娄巴给他一个纸条，上写道：“不要不通知我们就回伊朗。”埃斯潘迪亚利用这个字条，直接乘下一趟火车回了普纳！这次到古鲁帕萨德，纳纳·科尔第一个看到埃斯潘迪亚，吃惊不已！“你怎么还在这里？”阿娄巴走出来问了同样的问题。埃斯潘迪亚说他是来向巴巴回禀动身回伊朗事宜的。阿娄巴对自己在纸条上写的话表示惊讶不解。

埃斯潘迪亚被允许再跟巴巴待一周，因为去伊朗的航班一周只有一次。巴巴说这次之后不能再留，由他自己决定从古鲁帕萨德出发的时间，不要耽误飞机。

两天半延长为四周伴随至爱大师的美好撒唔斯。这期间埃斯潘迪亚晚上一直住在古鲁帕萨德外面。最后一晚，巴巴准许他留宿古鲁帕萨德。与神圣至爱住在同一屋檐下，埃斯潘迪亚难以自制，无法入眠。最后埃斯潘迪亚启程返回伊朗。

埃斯潘迪亚到家时，已近收樱桃的季节。回家两三天后，他决定开始采摘。他摘了一箱又一箱樱桃，运送到市场。卸箱的人问他：“你在别的地方有果园吗？这些樱桃都是从哪里来的？”埃斯潘迪亚给他看了自己的果园，此人说：“这些树你都采摘过了吗？还是果实累累，看着根本不像采摘过的。”埃斯潘迪亚的果树那一年收成巨大，足够当年的花销，以及埃斯潘迪亚去巴巴那里的旅费。大师下达指令，弟子以信心行动。而那些樱桃树们也在神圣戏剧中完成了各自的角色！

上文来自 1998 年 1 月埃斯潘迪亚·维萨里于美拉巴德的谈话 伊拉吉·纳米伦贝译自波斯语。

首次见美赫巴巴

作者：约瑟芬·罗丝

我第一次见美赫巴巴是在 1931 年 11 月 10 日，在纽约的哈德逊-哈蒙、巴豆河岸一座漂亮石屋上层的一个房间。巴巴首次访问美国时，这所房子曾租给他使用。每层都有阳台可一望河岸一带的森林沟谷。巴巴住的房间在面河的一侧，从阳台可直望见树顶——一座森林景致的静修所。

我母亲玛丽·安汀首先见到大师，打电话要我务必来见。我当时 23 岁，非常天真不谙世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中流行一时的“摩登”时代，对我来说只是个传说。我在封闭的寄宿学校，或与亲人在安静的度假地度过年少时光。

我母亲、马克姆和珍·艾德尔·史罗斯在哈蒙类似工作人员一同工作。也许还有其他人，但见巴巴后，除了他我谁都记不清了！

我到后被引到楼上巴巴的房间。房门打开，我在门口踌躇不前。长形房间的一头，橙黑相间的宽大沙发椅上坐着一个人，黑发长而飘逸。他身穿棕色毛皮夹克，也许是波斯羊羔皮所制。一名弟子说：“不要怕。”我记得巴巴把手伸向我。不管怎样，我走过房间，跪在他足前——迷失于那明亮的棕色眼睛。我几乎立刻感觉认识他，基督在此，我心中毫无疑问。后来，巴巴对我所呈现的意义，我只能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一个人无法用语言描述超越语言的超然体验。

巴巴温柔地抚触我一下，手指在那时用的字母板上飞速移动。为他解说的弟子迅速传达他的想法，对每个人都用“巴巴说”或“巴巴问”这样的词语进行表述。对我用的是“巴巴问”，“巴巴问”我有什么要问的，我说我想帮助人们。他毫不迟疑地回答：“首先你必须学会如何帮助。”这对我似乎是可以得到的最明智的回答。不谙世事、理想主义，对多数人面临的问题完全懵懂无知，头脑中有些伸手“助人”的模糊概念，却从未想过自己根本不知如何帮助！

一些人遇到大师时，需要受助推出离尘世，进入更高的思想与行动层面。我却刚好相反。巴巴不得不让我面对世间，除了多数人逐渐认知的美好事物，也意识到丑陋与痛苦。作为知识分子父母——一位是作家，另一位是教授——的独生子女，我被保护得严严实实，对进入成

年生活几无准备。在外界看似严酷、不顺利时，我就躲到书本里面与幻想之中。只看生活中想看的一面，不喜欢就闭上眼睛。巴巴不得不让我转身，面对与战胜现实世界。经过漫长的年月与诸多困难，他始终在我心中，在我身边，帮我成为更为平衡的人。巴巴做到了心理治疗师和爱友们做不到的。

在巴巴居住哈蒙的一个月中，人们往来于纽约等地，前来面见大师。一些人从楼上下来，激动振奋；有些流着泪，被巨大的体验征服。有些人被领到单独的房间休息，平复情绪。

我们一直知道大师在楼上，仿佛住在天堂里知道神。他的临在布满整幢房子。我有很多次享有殊荣，把巴巴的饭食送到他的房间门口，当弟子接过餐盘时我有幸瞥他一眼。

我见巴巴当日，几位朋友也来见他，我们被安排到附近的一个宾馆居住。我们住宿那里的第一晚，宾馆失火，我们穿着睡衣逃出。房子夷为平地，我们很高兴可以搬回巴巴住的房子，无人不在乎损失的东西或遇到的不便——我们住在巴巴住的房子里——这才是最重要的！

第二天巴巴把我们叫到他的房间，问是否有人受伤。确认没人烧伤后，巴巴告诉我们他所到之处经常起火。之后，他去看了仍在冒烟的废墟，带着仅剩的一些照片返回。其中有我母亲在我七岁时拍的。衬边烧焦了，但照片没事。巴巴给我看了看，但未做评论。此后我再没见过这些照片。

跟随巴巴的有一个年轻弟子叫阿里，我还记得亲爱的禅吉。记名字不是我的强项，我确实只意识到巴巴，其他人来来去去就像不真实世界中的影子。

我记得梅瑞迪施·斯达。后来我遇到梅瑞迪施的小叔肯尼斯·罗斯，他成了我丈夫。我还清楚记得诺芮娜·马切贝利王妃，一个迷人而不凡的人，还有总是与她很亲近的年轻人安妮塔·德卡罗。我同麦洛·沙特克、格蕾丝·曼、霍华德·英奇斯、唐纳德·哈罗威等在那里的年轻人一起去河上泛舟。

让我欣喜不已的是，巴巴说他在哈蒙时希望我待在那里，并且在他离开后，一直住到他回来。我帮忙打印信件和要发布的有关巴巴及其使命的公告。不用说，那个冬天我们这些住在哈蒙的人，只是为了巴巴春天返回时能再次见他，而这次他只住了几天。

也许表达我在哈蒙的体验的最好方式是写成诗歌。我要补充的是我遇到巴巴前从未写过诗。突然间我写了——能够描述体验的唯一方式，诗文是我对至爱的赞美之歌。下面是我于 1931 年 12 月 11 日，在哈德逊河的哈蒙，美赫埃舍写的一部分诗：

至爱者

如同火焰燃烧在千颗心的祭坛，您来了，

每个圣坛都升起玫瑰色的香云。

您走到哪里都带着光，人们的生命绽放出新美。

终于我们知道了何为爱，终于我们懂得了为何耶稣对人心有如此的力量。

看着您，我们看见了耶稣；我们爱他，更爱您。

爱、喜悦与美，和平、光与生命在您身上化现，

我们的信心因而巩固加强。

我们相信神，如今我们知道他存在，因为我们在您身上找到他。

生命成为连续的荣耀之光与光彩之美——您就是那荣耀那美。

每个时刻都充满神圣喜悦——您就是那喜悦。

我们的心被难懂的爱燃烧——您就是那爱……

摘自《国际辉光》1998年11月

爱——心灵的语言

作者：保·纳图

从1959年起，美赫巴巴开始在浦那的古鲁帕萨德度夏。古鲁帕萨德位于滨江公园路，是由巴罗达的王妃献出供巴巴使用的一座宫殿。整个1960年代前期，在一些周末，巴巴慈悲允许爱者们前来达善。居住浦那、被印度巴巴爱者誉为桂冠歌手的P·玛度苏丹，频繁拜访古鲁帕萨德，在大小聚会上为巴巴演唱。他创作了许多歌曲献给巴巴，为巴巴喜爱。赞词配以生动曲调，愈加引人入胜，巴巴经常让玛度苏丹在其他人伴奏下，为他和聚会众人歌唱。

玛度苏丹颇受欢迎的一首歌曲叫“美赫伊卡姆”。这首歌曲很有趣的一个特色，我记得，每一句都以字母“m”结尾。这激起了巴巴的兴致，给伴随他居住古鲁帕萨德者，名后都缀了字母“m”。比如，彭度成了彭度姆（与巴巴早年间给他起的昵称彭度拉姆不同），韦希奴姆，美赫吉姆等等，诸如此类。

一次周末，众爱者中有一位高级法官，从加尔各答来的姆卡吉先生，带着他的妻子在座。达善巴巴回家后，姆卡吉写信给巴巴，说他很喜欢“美赫伊卡姆”这首歌，现在和妻子每天都唱。

巴巴听后突然间面露关切表情。“听了这首歌，”巴巴问，“会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它是语言大杂烩。”巴巴打手势：“混合有马拉地语、梵文和印地语。人们听到这些不平常的歌词，会怎么想我？会不会给他们造成错误印象？”

巴巴转向我，问我怎么想。我说：“个人而言，我喜欢这首歌，巴巴。它曲调优美，歌词感觉发自肺腑，我想人们会理解它只是一首歌。”

“语法上正确吗？”巴巴问。

“巴巴，我觉得可以。”我再次回答，但巴巴不满意。

“你知道潘杜兰戈·萨斯特里吗？”他问我。我当然知道。他是著名的梵文学者，在德干学院的语言研究学院工作。另外，因家住附近，他已开始闲暇时来古鲁帕萨德达善巴巴。

“你知道他住哪儿吗？”巴巴问我。

“我没有他的地址，”我回答，“不过我知道他住在德干学院的校园里。”

巴巴看起来很高兴。“去问问他对这首歌的看法，”巴巴打手势。我接受了这个命令，也许看上去不够紧迫，巴巴打手势道：“别等到明天。现在去。”

我拿着歌曲的复印件，乘嘟嘟车去德干学院寻找潘杜兰戈·萨斯特里的住处。见到我，潘杜兰戈·萨斯特里很惊讶，到我拜访为止，我们不过仅寒暄过一次。我给他看了歌曲，解释说巴巴对歌曲中马拉地语、印地语和梵文词语不合文法之处表示关心。萨斯特里回答说他也喜爱这首歌，认为它很好。

“确实，”我赞成，“但语言的使用如何？”

“它是用心灵的语言写的，”他答道，“因此平常的语法规则并不适用。”

我很高兴得到一个可以回复巴巴的结论。我多待了一会儿，因为萨斯特里招待了我一些点心。能够礼貌道别时，便急忙赶回古鲁帕萨德，以免巴巴等我。巴巴一见到我就打手势：“那么，他怎么说？”

“巴巴，”我回答，“萨斯特里说它是用被您的爱唤醒的心灵的语言写的，平常的语法规则并不适用。”

听此巴巴显得很是放松，微笑着打手势：“那么如果法官和妻子继续唱这首歌是没问题的。”

巴巴让埃瑞奇回复姆卡吉的信。巴巴对结果显得高兴，打手势让我靠近。给了我一枚象征神圣奖励的新鲜饱满的葡萄。

由爱激发的心灵之语的确超越所有规则，正如至爱巴巴对爱者们的开示：

神倾听发自心灵的祈祷，神不听口舌以及头脑之言，他回应心灵之语。心灵之语是献给至爱的爱之歌。至爱只能在你内里找到，因为他的唯一住所乃是心灵。

巴巴的全知

作者：克里希那·奈尔

我第一次见巴巴是在 1939 年，巴巴在班加罗尔居住期间。我出生于喀拉拉邦，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被托付给姑妈和叔伯们照管。因没考过九级，我的一个叔叔狠揍了我一顿。一个心善的姑妈怜悯我，给我钱，让我出门走走。于是我与一个朋友到了班加罗尔，身上的钱用光了，我便在一直就餐的金德拉·博文饭店找了一份工作。店主给了我一份仆人工作，对他的好心，我十分感激。在这家饭店工作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幸运来临，美赫巴巴的弟弟佳尔、阿迪·K·伊朗尼、邓肯医生等满德里来饭店喝茶。我负责在客人用完茶后收拾茶杯。佳尔对我的服务有好感，问我愿不愿意到他们孟买的家中工作。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我谢绝了提议，因为我觉得老板有恩于我，再者也不太想再变动移居。佳尔回到巴巴住的客栈，对巴巴讲了我。尽管年纪尚小，巴巴却指示佳尔，要我为他们工作，甚至命令佳尔务必把我带来，不许失败。他第三次来请我时，我同意了。我告知店主，店主警示我不要跟陌生人去孟买，说了他们可能对我做的各种事。不管怎样，我决定冒险开始新生活。

我在约定的时间去见佳尔，从脸上可以看出他心情大好。也许是因为完成了巴巴的命令的缘故。他开车带我去“链接客栈”。巴巴坐在椅子上，满德里围在身边。他让一个人问我：“你害怕巴巴吗？”我想起老板对我说的话，他们会怎么对我云云。不知该如何作想。巴巴静静看着我的脸，让我过去他那里：“靠近我坐下，坐下，坐下。”巴巴对佳尔打手势，让他用印地语对我说：“对他说，别担心。我已认识他很久。这就是我召唤他的原因。”然后巴巴表示：“别担心。留在我身边。”

我对巴巴说我想回去一趟，告知老板我很安全，让老板放心。巴巴同意，要我次日上午 11 点返回。于是在第二天，1939 年 10 月 18 日，我开始跟巴巴一起生活。一些天后，巴巴决定去迈索尔。这样我便与男满德里一起，伴随巴巴去了迈索尔。

接下来几年，我跟随巴巴在印度多次旅行以及寻访玛司特，开始从内心感到他是阿瓦塔、神人。1942 年，我跟巴巴在德拉敦。一天傍晚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下午五点我像平常一样出去散步，与此同时，住在附近院落的一家旁遮普人的四个女孩也出门散步。在这一天，她们合计戏弄我。一个女孩问我可不可以和我一起散步。那时，我不想跟年轻女子发生任何瓜联。觉得要求很无礼，向她脸上啐了一口，转身离去。

女孩们十分生气，去向巴巴告我的状。巴巴派人骑车带我回来。我走进巴巴房间时，四个女孩站在他面前。巴巴问我怎么回事。我从自己的立场对巴巴讲述一番，巴巴让那个女孩脱下凉鞋扇我的脸。她很使劲地扇。然后巴巴让我顶礼她的脚，我遵命，因为这是巴巴的指令。女孩们笑着凯旋而去。我则难堪至极。

巴巴问我为何这样做，我说我不想跟任何女子有瓜联。巴巴却表示我会结婚生子。我对巴巴说我不想涉入家庭生活。巴巴问我是否在挑战他，我说：“是，我永远不会结婚！”巴巴便让尼鲁医生拿针刺破我的手指，我用我自己的血写下“我永不结婚”几个字。巴巴拿走纸，让韦希奴保管，有一天他会要，并没让我知道。

三年后，1945年，巴巴给我两个月假期，去喀拉拉邦探望我母亲，并指示我遵从母亲的愿望。在那里住了不几日，母亲谈起婚事。我对她说明年再说，可母亲非要当年就办。她说：“我想看到你和妻子在一起。”我便写信给巴巴，他回信说要让我母亲高兴。因此我同意结婚，母亲做了安排。

婚礼后第二日，我接到巴巴要我立即返回的电报。亲戚们看到电报，问这是什么大师，竟提出这种要求。我叫他们别问巴巴的事。给妻子看了电报，说我想回去。妻子说既然美赫巴巴召唤，就得去。当天我便动身去了德拉敦。

见到巴巴，巴巴问起我妻子——她漂不漂亮，爱不爱我。我对巴巴说：“我能说啥？我跟她不过婚礼上待了八个小时而已！”巴巴大笑，叫我不要对任何人提我结婚的事。

一年后，巴巴给我一个月的假，让我回老家看望家人。只住了十八天，便接到巴巴让我返回的电报。十个月后，我收到妻子来信，告诉我儿子出生的消息。巴巴越过我的肩看了信，问是男孩还是女孩。我说是男孩时，巴巴显得高兴，但让我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

几个月后巴巴召集满德里，当着他们的面，问我妻子和孩子的事。我回答说凭借他的恩典，他们都好。满德里对此非常惊讶，因为他们没人知道我已经结婚，更别说有了儿子。伽尼医生问巴巴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巴巴大笑回答：“克里希那有一次挑战我，写血书永不结婚。”然后让韦希奴把那张纸给我。这显示每个人的生命对于巴巴就像一本打开的书。

尼鲁医生说：“为了庆祝克里希那的儿子出生，我们应该吃巴笋迪（待客的一种奶羹）。”巴巴让他向我提要求，可我没钱，至爱巴巴亲自为所有满德里举办了巴笋迪宴。

阿瓦塔美赫巴巴有一些年让我作守夜人为他服务，这是一种巨大的殊荣和祝福。与他在一起的生活，令人难忘，温暖人心；伴随巴巴的生活并不易，在对他的服务中，是他的爱的临在，支持我度过升华与挑战时刻。

上文来自克里希那·奈尔在美拉巴德的谈话录音。

白血球

作者：迈克尔·勒·佩奇

我1951年出生于墨尔本的一个巴巴家庭。我父母在1940年代末就开始接受美赫巴巴。我和姐妹们在悉尼长大，作为全世界巴巴家庭的一份子。巴巴访问澳大利亚，我们家去印度朝圣，以此保持着与巴巴及其满德里的联结。

1996年我有幸有过一次特别的经历，我分享给了美赫巴巴的妹妹玛妮。下面是1996年5月5日我写给她的一封信：

最亲爱的玛妮阿姨：

有一件小趣事，我想应该会博您一笑。

几个星期前，我经历了一次不眠之夜（其时 4 月 25 日星期二，正值澳新军团日）。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第二天还有事，睡眠不足该如何撑得过去。我呼唤巴巴帮我入睡，但无济于事。一直清醒无眠到天亮。

当天是周五，早上 8 点我与自然疗法医生加斯·哈里斯有预约，加斯这几年一直在治疗我的慢性疲劳综合症。加斯医生的主要诊断方法是“活血细胞分析”，针刺取一滴血，在显微镜下观察。显微镜与摄像机连接，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放大的血像。

加斯和我看着电视屏幕，我们首先讨论了我的红血球，它看起来很好。然后加斯转向显微镜载玻片，聚焦中性白细胞，我理解为是一种白血球。白血球有助于身体抵抗感染。中性白细胞的图像占据了屏幕大约三分之一，加斯对这种血细胞的健康情况评论了几句。

我一看中性白细胞，其上三分之一处，很清楚可以看到巴巴的脸；他双臂向下张开，也能看到，但不大清晰。我盯着巴巴的形象大概五秒钟，有点发晕（部分是因为睡眠不足，我猜）。不知为何，我一点都不觉意外或者震惊。

我问加斯在细胞里看到什么。他注视着屏幕说“一张脸”。他停顿了几秒，说：“是基督。”又停顿了片刻说：“是耶稣基督。”过了一会儿，说道：“是上帝的脸。”

我们在那里坐了有几分钟，惊异地看着这个形象，时不时互相嘀咕一声那是上帝的脸。两个人意见一致——两人完全在幻灯片的同一部位，看到的完全同一个面容。我们谈论着想要给图像照相或录像，遗憾的是加斯的办公室里没有这样的设备。我决定这会儿先不跟他讲巴巴的事，等一等再说。后来我发现他已从我姐姐詹妮那里听说巴巴的名，她也是病人。

虽然没能睡个好觉，我却得到了更奇妙的东西——巴巴呈现在我的细胞中的形象，在我与疾病抗争中帮助支持着我！

臣服于美赫巴巴

作者：沙利格·拉姆·沙玛

从最早记事起，我内心就渴望着什么，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一种比我在过的生活更真实更有意义的东西。物质财富不太吸引我。我喜欢独处，沉湎于苍穹笼罩的广袤大地令我快乐，惊叹让一切万物得以存在的隐秘力量。

早年，我接触到一个社会领袖，对灵性感兴趣；他察觉到我的天性，鼓励和帮助我培养觉知。通过他，我看到了种性制度的愚昧，懂得在日常生活中自律的重要性。

在这种精神滋养下，我很快开始渴望更深层次的满足，而后想到应舍弃世间，前往喜马拉雅山寻神。对于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我来说，这是相当大胆的一步。然而，就在我付诸行动的时

候，幻想破灭了，因为美赫巴巴，如今我相信，已为我的生命规划了完全不同的蓝图。

我乘火车去喜马拉雅山脉的巴德里纳斯，到格瓦里尔车站时，一位仪态与穿着威仪不凡的陌生盲人上了我坐的车厢，我认定他是圣人。不多时他问我：“小伙子，你去哪儿？”

我恭敬地回答：“巴巴，我的心在世间找不到慰藉。因此我要弃世，去巴德里纳斯寻神。”

陌生人答道：“你在那里会得到什么？你在这么小的年纪去那里，只会受骗，被误导，沦为乞丐。”进一步交谈中，他让我相信在宗教场所寻找平静的徒劳，既然神在我心中是压倒一切的存在，有一天自会在我的家庭生活中向我显现。心中带着这个讯息，我在阿格拉下了火车，无憾地返回家中。

陌生人是谁，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这对我一直是个谜；直到遇到美赫巴巴，逐渐确信正是他以圣人的形体联系我，以便在我生命的重大危机时刻给予引导。

然而我内心的不安没有减轻，虽重新开始学业，却产生一种加入埃舍的迫切感，想到那里满足自己的灵性饥渴。确实有过一次机会，也仅仅只是途经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曼马德，而在后来的年间，我会经常在这个火车站中转，去浦那或阿美纳伽拜见美赫巴巴。

1954年，我二十六岁，经过十多年的学习生涯，从法律专业毕业，和一个虔诚的女孩结了婚。在安拉阿巴德受训时，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圣人，但发现无人能让我托以生命。

接着我在“助理检察司”机关供职。这期间我独自生活，因为妻子与父母同住；这让我有机会探索个人需求，对生活做个根本改变，满足自己的灵性渴望。因此为了自我净化，达到成道目标，我决定停食谷类食物，只以水果维生。同时，我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将多数时间用于研究印度教经典。

几个月后，我接到赴汉默坡的调令。一天，我的上司把我介绍给这个地区任职的各位官员时，偶然提到其中一位的妻子非常虔信美赫巴巴。一提美赫巴巴的名，我眼前浮现出一个优美的面带微笑的神圣人物，身穿飘动的白衣和粉红色外套。由于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美赫巴巴，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因此除了感觉激动，其他不知所以。

有关美赫巴巴的大量讯息接踵而来。没几日，我遇到出版过一本巴巴杂志以及文献的印刷厂的经理。读了送给我的所有书册，心中产生想了解有关他的一切的巨大好奇心。

人们讲给我的故事让我激动不已，尤其是有关那些多年来，把生命献给他们认作上帝化身的、美赫巴巴这位大师的亲近者。读完《神曰》，我对美赫巴巴真知的深邃与广阔充满敬畏，毫不怀疑交托灵性生命的寻求结束了。

现在一切都集中于一个渴望——见到美赫巴巴。可是，唉，他当时在闭关，通信都严格禁止。我只能满足于他在汉默坡的众多跟随者的陪伴，参加反映他们对至爱巴巴的爱的各种活动。

这期间，美赫巴巴安排某日在阿美纳伽与一些特别亲近者召开会议。其中一个被选者，碰巧我跟他很熟，认为他可以带我去达善巴巴。可惜，巴巴的弟弟佳尔得知了这个计划，表示强

烈反对。他感到既然我的名字不在名单上，连想都不应想去参加达善。这显然关系到服从巴巴命令的事情。见我接受了此事，佳尔被我的服从和想见巴巴的真诚渴望打动，许诺看看他能做些什么。结果会议后来被巴巴取消。

不管怎样，佳尔信守诺言，不久我收到了他寄来的令人振奋的一封信。他写道，他已于 1960 年 12 月 25 日，在美拉扎德与巴巴会面几分钟；虽有规定限制，他还是给巴巴看了信件、电报和我给佳尔的一张自己的照片。美赫巴巴给我的讯息是，我丝毫无需担心，他知道我的一切。他希望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合适的时机召唤我，在闭关结束后。

“你确实非常幸运，有他的纳扎（关注）在你身上，”佳尔最后说，“因此要高兴。”

这封传递着巴巴的爱与慈悲的信，加深了我要见他的渴望。巴巴要求爱者，连续二十一天每天念他的名 500 遍，我得以首次参加这样的活动，联系进而巩固强化。

后来我很偶然地得知，虽然通信被禁止，但给巴巴发生日贺电则不受限。于是我利用这个机会，首次与巴巴直接联络：“阿瓦塔美赫巴巴，凭借您的恩慈，我谨以生日问候向您以表臣服之愿。”

让我倍感喜悦的是，看起来巴巴已开始把我看作他的爱者的一员。我收到巴巴秘书的电报，说美赫巴巴希望我停止一直采用的果餐，恢复正常饮食。

1961 年这一年，确实是我的吉利年，因为巴巴宣布将于 5 月 25 日到 31 日，在浦那的古鲁帕萨德给爱者们施达善。何其有幸！我的心在满怀期待中快要崩裂，我还特别高兴的是，我父亲已有意加入汉默顿团体。而我们 5 月 14 日到达时，巴巴甚至给了我们更大的惊喜。他决定在我们到的当天下午，额外加一场达善。我仍能生动地回忆起第一次见巴巴的情景，他身穿白色长袍，坐在古鲁帕萨德右侧房间的椅子上。我的整个存在感似乎暂停，感受到爱、诚与和平不断从他流溢而来。我对他的体验，似乎不是通过平常感官。每有交流，乃是心与心之间的。

我在地毯边缘，靠近巴巴脚的地方找了位置坐下。领队普卡把我介绍给巴巴，提到我禁食谷物一年，身体虚弱。巴巴问我有无听从他的建议恢复正常饮食。他想知道我何故采用这种方式。我只是在巴巴跟前就已眩晕不已，记忆迟钝，口齿不灵。巴巴很亲切，没迫我回答。由于房间太拥挤，我们去了古鲁帕萨德的大厅。

中间巴巴换上粉红色上衣，有人告诉我他在做重要工作时会穿，他再次向普卡问起我，之后直接问道：“你想要什么？”

这次我头脑警醒，立刻回答：“我想真正完全地臣服于巴巴。”

他的回答让我与他更近。“我遇到的人中，”巴巴打手势，“至今无人能做到……”他继续解释有关臣服，讲到面对头脑障碍，要变得像尘土一般。

但巴巴仍有话对我说。“你为何想要这个？”他问，“你若是得到了，将对这个世界一无是处。”他让一个满德里用哈菲兹的诗句进一步阐述这一点。

我回答：“巴巴，我已见识过您的世界。就让我对它一无所知吧。”听此，巴巴向普卡问起我的妻子和孩子，想知道我妻子是否反对巴巴。我解释说她不反对，但是这次不能来。

巴巴再次回到我的问题上，“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之后，”他问，“世间还剩什么？”

“我不知道，”我回答，“但除了我说的，我什么都不要。”

巴巴出乎意料地问普卡：“他的嗓子如何？”普卡想起我创作过一首歌，他特别喜欢，便说：“巴巴，他有一副好嗓子。”不过我确实没有心情唱歌，巴巴也似乎不想听我唱。普卡的娱乐主意被一带而过。

巴巴再次让我说出心中所想。我感到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充分意识到神圣至爱所提供的独特机会，我再次让心灵说话。“巴巴，”我说，“您要给，就给我完全的自我臣服吧，给我您的庇护，给我这个能力。”

巴巴抬起右手，两根手指向上一指。与此同时，一道强闪电将房间照亮，伴随一声雷鸣巨响。巴巴打手势：“库达（神）听到了你的声音；完全同意，这就是证明！”

我的喜悦无边无际，第一次到神圣至爱面前，就被授予臣服恩典。我毕生的渴望实现了。丝毫想不到如此的奖赏就这样降临了！

摘自《辉光国际》，1994年11月。

平衡与净化

作者：米西·布里格斯

1980年代那个时期，我处于感情低谷。因婚姻和金钱问题消沉沮丧，对生活状况非常不满意。又不知如何改善，为此深感挫败。那时我着迷于石英晶体的研究。有人借给我一本相关书籍，一天晚上我无法入睡，读书到凌晨四点。上床时我把一块水晶放在枕下，做了一种放松的静心后入睡。接下来我知道的是，我梦见自己在一间教室里，一个女教师在讲有关水晶的知识。这不像别的梦——显得非常真实。下课后，一个笑容灿烂的人过来拥抱了我，并用传心术说：“很高兴你终于做到了！”终于遇到了自己的大师，我万分激动，问道：“您是谁？”“巴巴”这个名传了过来。“巴巴？”我思忖，“这是哪类名字？”接着“美赫巴巴”之名从他传递而来。我向他讲述我的难题，又无能为力的绝望处境。在我诉说之时，他一直荣光满面，慈悲微笑，仿佛在说：“别傻了！这全是幻相！”接着他回答我的“怎么办？”的问题。不是用话语，他说道：“平衡与净化。”

我一直感觉与神亲近，他就像是某类守护天使。因为从我记事起，就深受东方智慧吸引，尤其是对印度——佛陀、奎师那和《薄伽梵歌》。多年来我一直静心，希望遇到自己的大师。虽然有时感觉他很近，实际上却到现在才出现。可以想象我激动的心情！我终于找到了他，虽然我对这个美赫巴巴是谁一无所知。据我所知，我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

于是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一个朋友，问美赫巴巴是谁，这个朋友我已有十五年未有联系。他说：“你准备好了吗？米西，你遇到了基督！”我震惊而又狂喜！现在我有大师了，我得找到一本有关他的书。我给“联合教堂”书店打电话，他们没有存书，但知道有一个巴巴团体每月聚会一次，而当晚正是聚会日！我感觉仿佛被磁石吸引一般去参加了聚会。我到后，与一个女子交谈，她十二岁时在默土海滨见到巴巴。我感到非常幸运，见到与源头如此近的人。她帮我解释我所得到的如何“平衡与净化”的讯息。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从我梦到巴巴的那一刻起，我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的整个家庭现在都爱巴巴。我的孩子们尤其敞开与接受他是神，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我对她说的第一个词就是“巴巴”。

还有另一个“巧合”。当时我正在看一本充满灵性理想的书，书名叫《少有人走的路》。我借到的美赫巴巴的第一本书叫《窄道》。书名的相似还不是全部。通过阅读这两本书，我发现他们似乎在说同样的事，我知道说的是同一个真理。

而今我知道他一直与我在一起，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就像令人兴奋的侦探谜底，我过去所有的线索拼凑在一起，最终将我引向美赫巴巴。

阿瓦塔式巧合

作者：哈桑·瑟利希克

我是如何走到巴巴这里的，一切都源于我在美国的姐姐。姐姐从土耳其远赴北卡罗莱纳州的基督山，攻读戏剧博士学位。1970年代有一天，她与戏剧系主任有个预约。在秘书办公室等候约见时，在桌上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男子，留着长发和浓厚的胡须。她深为照片吸引，思忖：“我记得这张脸，但在哪里见过，就想不起来了。”

她问秘书莉亚·佛罗伦斯，这位先生是谁。莉亚告诉她，是美赫巴巴。姐姐意识到没听说过美赫巴巴其名，但是他的脸却感觉那么熟悉。她想其中定有什么不寻常的意味，便好奇地探问究竟。莉亚对她说，他是阿瓦塔。

姐姐问：“阿瓦塔，是怎么回事？”

莉亚开始解释，不巧我姐姐的约见时间到了，她只好去见系主任。姐姐毕业后，被大学聘用，因此有更多机会可以见到莉亚。每次她们见面，莉亚都讲美赫巴巴。姐姐很喜欢听，因为她一直有灵性倾向。

一天，莉亚邀请她参加由美赫巴巴的秘书阿迪·K·伊朗尼在大学进行的一次讲谈。我姐姐感觉还没准备好见这样的人，于是谢绝了莉亚的邀请。

莉亚跟阿迪谈话中提到了我姐，阿迪说想见见。第二天莉亚将阿迪的话转达，姐姐感到别无选择，同意参加会谈。她来到活动现场，见到阿迪，他们一起交谈起来。从谈话一开始，姐姐就确信美赫巴巴是阿瓦塔。

那年夏天她回到土耳其，讲的全是美赫巴巴的故事。她对我们所有人讲美赫巴巴是谁，我却态度略显谨慎。心想：“可怜的姐姐独自一人在美国，她需要抓住些什么。”我很为她难过，对她说不想再听她讲这个美赫巴巴。

两年后，当时我在法国读书。一天大约凌晨三点，我伏案做课时，一个问题出现在脑海：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因为那时我从不会对自己或别人问此类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是谁？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停下来试图再听一次，但这个声音来去匆匆，仿佛是个幻觉。我继续埋头学习。五分钟后，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这不属于我的问题类型，”我对自己说，“太怪异了。但问题没有错。我知道自己叫哈桑，是这个身体，有这张面孔。我在这里做什么？我在学习建筑学，这我也知道。但在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的职责是什么？我为何在这里？出于何因？这个问题才有真义，那我又如何找到答案呢？”

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滴答滴答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去学校，跟朋友们讲了昨晚的经历。一个朋友大笑道：“你想知道答案吗？”“想啊，”我说。他告诉我他在做超验冥想，并邀请我参加，说那会帮我找到路径。

“这个超验冥想是啥？”我问，在我家里，家人信神，但拒斥宗教和传统。所以所有这类事情对我都很新鲜。他对我做了讲解，每天早晚各持咒二十分钟，以打开能量中心。

我决定试试。练习了一年半，并不满意。我想体验灵性力量，认为那是真正的神秘主义。不过超验冥想的课程费用一般很贵，我负担不起。而且我也经常与老师们争论，并开始看到他们的缺点。“这不是真正的神秘主义，”我思忖，便中断了学习。

我又修习了几个月禅宗，但禅宗太讲戒律，太严格，感觉不适合我。我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究竟什么适合我呢？我开始在自己的土耳其神秘主义文化传统中寻找，阅读哈菲兹、鲁米、祖班等苏非大师的教言。阅读这些令我喜悦，感觉他们更能讲到我心里；感到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然而，我意识到仅仅通过读书不能达到目标，我得找一个向导或大师。但我如何在马赛这般的物质世界找到这样一个人呢？

蓦然间我想到了美赫巴巴，我姐姐多年前曾对我讲过。或许她能帮我。于是我写信给她，问她认不认识住在法国、见过或知晓美赫巴巴的人。收到信的当天，姐姐正在去默土海滨的路上。她对巴巴在法国的跟随者也不了解，便带上了信，觉得吉蒂·戴维或伊丽莎白·帕特森会有这方面的信息。

吉蒂说她知道一个名叫伊冯·安东尼的女士住在巴黎，但后来听说这位女士离开了巴黎，她现在在哪里，吉蒂也不知道。这时，一个年轻女子走了进来，听到了这番谈话，说很抱歉打断一下，她认识伊冯。她在魁北克的时候给伊冯写过信，向伊冯要过《美赫巴巴语录》的法语译本。

“她刚刚寄给我几本，上面有她在马赛的新地址。”这位女士说道。

吉蒂微笑着说：“你瞧，现在有了她的地址，可以寄给你弟弟。”

收到伊冯的地址时，我惊讶不已，因为她家离我的住处只隔了一条街！我寻思这一切太奇特

了，到底怎么回事；好似太有规划了吧。不行，我不能立刻就去。我得消化消化。

第二天，我等不及了，就去拜访伊冯。我按响了门铃，一位年老的女士前来开门。我说抱歉打扰了，对她说是吉蒂·戴维介绍来的。听到吉蒂的名字，她邀请我进去。我一进门，巴巴就捕获了我的心，我通过伊冯感受到了巴巴的爱。伊冯对我们的见面欣喜异常，感觉发现自己留在马赛的意义。她取消了回巴黎的计划，感到留在马赛确为巴巴的意愿。伊冯当时如何来到马赛，开门迎接我的故事很动人。

1900 年代初，伊冯出生于马赛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从军，伊冯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在学校与修女们相处艰难。修女们对她非常严厉，因此伊冯自小就对宗教本身十分厌倦。几年后，伊冯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后来再婚，再后来，暴躁善变的继父在她面前枪杀了母亲。伊冯悲痛欲绝，决心永远离开马赛。

口袋里只有五法郎、18 岁的伊冯去了巴黎。幸运的是，她在巴黎附近的一家工厂找到工作。经理及其家人对她很慈善，她也非常爱他们。就这样她留在了巴黎，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这个时期，伊冯产生要找到在世大师的迫切愿望；确信早晚有一天会找到这样的大师。然而由于政局动荡，这方面的找寻受阻。战争期间，伊冯开始为法国抵抗组织工作。这期间遇到了未来的丈夫罗伯特。当时经常是这样的情形，警报器拉响，警示所有人撤离公寓，去地下防空设施。人们一直待到警报二次响起，显示险情解除，方可回公寓。

一天，伊冯返回公寓时，路过一个女子的房间，女子嘴里念着：“谢谢您，巴巴。谢谢您，巴巴。”她来回观察到好几次，好奇心大增，想知道女子在向谁祷告。于是在一次警报解除之后，她走到女子跟前问：“夫人，你在感谢谁？”女子回答：“美赫巴巴。”伊冯说：“是，我听到了这个名字。我好奇的是美赫巴巴是谁？”

女子回答：“他是阿瓦塔。”

“什么是阿瓦塔？”伊冯问。

“你有兴趣吗？”女子问道。

“有，”伊冯回答。女子便邀请她到自己的公寓，向伊冯解释美赫巴巴是谁。

女子对伊冯讲述，她和家人一直住在波兰。就在战争开始前，他们接到巴巴的电报，叫他们马上离开这个国家，过大洋那边去。他们遵从巴巴的命令，立刻出国，来到巴黎，暂时在此安顿下来。战争爆发后，他们明白了巴巴指示的含义。

这位女士给了伊冯一张小卡片，上面印着巴巴的照片和地址。她让伊冯战争一结束就给巴巴写信。伊冯看着照片，立马确信这就是她在找的大师。

伊冯再也没见过这个波兰女子。也许她和家人已真的漂洋渡海，无人知晓。

等到战争结束，伊冯写信给巴巴，讲她得到他的照片和地址的经历。巴巴的回信写道：“我一直知道你；你也一直与我在一起。”这让她再一次确认是自己的大师无疑。

那些年，伊冯从巴黎小组之间分享的书信中，不断地了解巴巴。1952年，巴巴计划赴伦敦，伊冯对丈夫说他们得去见巴巴。丈夫担心巴巴有可能是江湖骗子，“我们干嘛要去？”他问。伊冯笃定需要去见巴巴，丈夫去不去，她都要去。伊冯希望丈夫去，但对方不肯。最后经过好一番说服，丈夫同意陪她一起去。

抵达伦敦后，他们与巴巴私下会面。一进房间，伊冯看到的只是一片白光，而非巴巴的身体——他的脸、头发和衣服，只是他那辉煌存在的明耀之光。有人叫他们过巴巴这里，他们向他顶礼。伊冯躬身时，巴巴手托住她的下颚，面对面直视她。那一刻她看到了他的脸，虽然光依然强烈。她听到有人翻译巴巴的手势：“不管做什么，以美赫巴巴的名去做。”当时伊冯和罗伯特在做帮助教育流浪儿童的工作。巴巴知道这项工作对他们不易，希望把这个负担承担过来，使他们只成为渠道。

从听到巴巴讯息的那一刻，罗伯特开始流泪——不是寻常的泪，而是爱之泪。哭泣多日，无法入睡，流泪不止。伊冯打趣罗伯特，说他要认出巴巴是江湖骗子的意图不成，结果反倒认出了他的神性。

这是他们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见美赫巴巴，但始终与巴巴保持着联结。伊冯完全确信巴巴是阿瓦塔，因为从一开始，她对巴巴的认知与服从就是来自于内心。

见巴巴几年后，罗伯特病倒，病重住院。身体虚弱的罗伯特深感无望，请求伊冯给美赫巴巴写信，问自己能不能活下来。伊冯反对：“这类问题，我们不要问巴巴。”罗伯特执意要求，为取悦丈夫，伊冯写了信。几周后回复到来。巴巴表示：“别担心，罗伯特会好的。”她给罗伯特看信，说：“你看，你会好的，为啥要担心？”数月后，罗伯特康复，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

一年后，罗伯特旧疾复发，住进医院。他再次恳求伊冯给巴巴写信，告知巴巴。最后伊冯直接说道：“罗伯特，你要走了，接受现实吧。”罗伯特说：“我接受，我接受死亡，但仍希望得到美赫巴巴的答复。”伊冯同意写信，巴巴的回复是：“罗伯特应接受自己的命运。”罗伯特看过信，感到自己能够欣然接受巴巴的意愿了。

几天后，伊冯给医院打电话，问询罗伯特的状况，护士相当冲撞地说：“你不知道吗？你丈夫昨晚去世了。”尽管伊冯对罗伯特去世有心理准备，但护士的粗鲁让她十分难过。她含泪挂上电话，突然传来敲门声。“这么早谁会来呢？”她想。她打开门，看到美赫巴巴发来的电报，写着：“罗伯特与我在一起。”她因巴巴的全知临在与仁慈而啜泣，同时又欣慰罗伯特最终与巴巴在一起了。

若干年后，邓·史蒂文斯建议伊冯去马赛，伊冯一口回绝了，说绝不再回去。邓说：“你知道，巴巴去过马赛，甚至带穆罕默德玛司特去过。他在那里做了大量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在那里做些什么。”起初伊冯犹豫是因为她在马赛遭受的所有痛苦，但最终经过劝说，她同意考虑，如果巴巴向她显示那是他的意愿的话。

离开巴黎、所有的朋友以及巴巴社区，只身一人去马赛，伊冯黯然神伤。那里她一个人都不认识，又没有家，“我去那里干嘛？”她不能理解。邓向她保证会有结果。她想到有个侄女在马赛，就打电话过去，说要来住几日。侄女听到伊冯的消息很诧异，她有很多年没见过伊冯了。

伊冯来到马赛，发现侄女住在有海景的风景很美的地方。伊冯喜欢此地，问侄女能不能给她找个类似可观海景的大公寓。侄女说不可能，因为这种房屋很少售卖或出租。“尽量为我找找，”伊冯回答，“你要是为我找到这样的公寓，我就来马赛。”伊冯以此向巴巴提出挑战，希望可以不必离开巴黎；认定侄女不会找到这种漂亮公寓。几个月后，侄女打来电话，说：“伊冯，我找到一个带大阳台和海景的大公寓。”伊冯说：“好吧，我接受。这是巴巴的意愿。”

伊冯到马赛后，头几周没什么特别的事发生。她的侄女很忙，不能经常联系伊冯。伊冯发现自己陷入极其孤独悲伤的境地。一天在去市场的路上，一个骑摩托车的小偷试图抢劫她的钱包。伊冯反抗时摔倒，胳膊和腿都摔骨折。她再次怀疑自己何必待在马赛，她一直以来就十分厌恶的城市。“我在这里，问题只会越来越糟，”她思忖，“这种痛苦，在巴黎根本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最后，伊冯受够了，决定回巴黎。就在她开始打点物品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来者是我。如今她已 95 岁高龄，仍住在马赛，分享着巴巴的爱。多么神圣的巧合啊！

来自哈桑·瑟利希克的录音，2000 年 7 月，于美拉巴德。